

學... 卷之十一... 陳玉璫序

世備言孔子刪書斷自唐虞... 夫所謂斷者... 則不徒曰刪唐虞以前... 黃帝之書固不足與... 三謨命必不如後世... 然則何以善始善終... 首尾自成篇章如共... 事而已有事無求者... 則存之于書故以為... 唐虞以前有書則伏... 則不嘗有書

則存之于書故以為... 唐虞以前有書則伏... 則不嘗有書

學文堂文集卷十一

夫椒山人陳玉璠賡明

論一

書論

世儒言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吾竊以爲非也夫所謂斷自唐虞者豈非以前此之書荒忽無稽爲不足錄也哉夫使唐虞以前而無書則不當曰刪唐虞以前有書則彼爲天子者皆聖人也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固不足錄與是故伏羲神農黃帝而有書必與二典三謨合必不如後世路史荒史恍惚怪誕而無稽而孔子安刪焉然則何以書始唐虞也曰唐虞以前無書也何以言無書曰上古文字至唐虞始備其先雖有之風氣簡朴所紀載不過一二行事非有首尾自成篇章如典謨者也故其所可知如易傳稱庖犧燧人之事而已有事無文者孔子旣繫之于易而事與文俱備者孔子則存之于書故以爲刪書斷自唐虞者非也卽觀于易可見矣使唐虞以前有書則伏羲于卦不當有畫而無辭故曰唐虞以前

無書然則傳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三墳三皇之書也是蓋前乎孔子矣說何居曰周衰處士橫議假古人以著書立說者多矣楚僻在南服其人服奇而好怪又其先祖為重黎顓頊之孫故好言上古之事潛出偽書以炫世人聽聞者事固有之不足為據吾請一言以斷之曰唐虞以前有書則孔子必不刪書始唐虞則唐虞以前無書斷然也或曰是則然矣刪書終費誓泰誓說者紛紛其何以斷焉曰費誓尊魯無論也泰誓或以為孔子錄其言或以為知秦之代周秦之代周其說近怪故人或非之吾則以為不然而存費誓亦非徒尊魯而已魯與周為一體周衰惟魯可以興周而伯禽以後無賢君也伯禽報政尊賢尚親周公以為必弱其奮發踔厲者獨見于費誓一篇至今讀其書先罰後賞有商人之風焉孔子以為救周之弊者必法商道故魯當興周然君必如伯禽又必如伯禽之誓費然後可孔子相魯卻萊兵墮三都皆憫然有殷武撻伐之意蓋不如是則不足振魯而何論于周此孔子

所以致意于費誓也春秋強國稱晉楚孔子時晉業已衰吳入楚幾于亡矣然申包胥以秦師出而吳人之敗如決潰隄則此時強國莫有踰秦者況秦得豐鎬故地于形勢為最便將興之機聖人豈不知之而秦自穆公以外無賢君穆公自悔過外亦無有足錄者孔子于是存秦誓以示意若曰此其可以興也云爾而其言亦足訓于後世嗚呼魯當興周而魯卒不能秦不當代周而秦卒代周孔子于此蓋與西狩獲麟同一絕筆也哉

許世子論

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胡氏曰不嘗藥也以不嘗藥而即加以弑是子春而外比戶皆可誅矣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之意豈如是哉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固慎之至義之盡也若夫疾之愈不愈則非由藥之嘗不嘗也藥之治疾所爭祇毫末之間雖同一疾同一藥施之猶有效與不效況以無疾之人而嘗救疾之藥嘗之而善嘗之而不善與其疾總無當也不嘗

藥而君父卒固曰弒矣藥既嘗而君父因所嘗之藥而卒寧非弒乎嘗不嘗皆不免于弒左氏所由有舍藥物之說而臣子忠孝之誠遂將于是而窮今考丘明云飲太子止之藥卒則藥由于止非特不嘗也公羊云進藥而藥殺則進由于止非特不嘗也惟穀梁葬悼公傳歷敘父母有司之罪謂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是固泛舉嘗藥之文以爲例責悼公教諭不蚤以致止不學無術非直責其不嘗藥明矣蓋許世子之弒其君固有弒之實非徒不嘗藥也于何知之于我與夫弒一言知之弒爲大逆詎臣子忍出諸口何言乎與也其曰與者殆謂人造弒之謀我亦不能辭其責使藥祇誤用也用藥者原非弒奚有于與惟藥非祇誤用斯用藥者之奸猶隱而進藥者之罪遂昭然不可掩矣瘡非痼疾必有弒君之人欲乘其瘡而弒之以藥復恐君之疑也因假世子手以進世子顧憐然不加辨信乎爲弒無疑泣歎飭粥啞不容粒其怨艾之誠誰不共見何以國之人不白其非弒傳位與弟虺虺不白其非

弒且子臧季札未嘗去國也何事而奔晉其奔晉當必有大不愜于羣情者雖未踰年卒君子不加以末減以止實有愧于生耳然則止終不可免乎令能討賊則免矣趙盾不討賊而爲法受惡教天下以臣道也許止不討賊而爲情受惡教天下以子道也

管仲論

蘇氏以管仲不能舉天下之賢以自代謂仲何可死若如此言則仲誠可死矣仲寢疾桓公問以政將安移歷數鮑叔及賓胥無甯戚孫在仲皆以爲不可而專舉隰朋不幸仲死後十月朋亦死仲固能料生不能料死也安得謂仲未嘗進士哉仲之罪在屬孝公于宋襄公耳桓公之多內寵夫人而知之五公子之才醜德齊夫人而知之以孝公爲宜立何必託之宋以孝公爲不宜立何得託之宋國事莫大于建世子桓公大功十二幾于改物使孝公而賢席其餘烈以長諸侯誰敢搖之者若其不賢則有公子無虧在如既不以賢復不以序而徒以愛結外援而傾內黨是豎刁易牙猶

有立長之名而致豎刁易牙之亂者仲之罪將焉辭卽曰桓公欲貴其所嬖仲力不能回仲不嘗定王世子乎試之政以重之列諸齊盟以固之豎刁易牙且將以事無虧者事孝公矣而顧眷眷于宋襄則屬之而當與屬之而不當有無一而可者屬之而不當是宋不能有加于齊而徒令諸子胥伐于厥室惜昭適以戕之也屬之而當則亂端亦已見于當日矣齊桓爲五伯首顧不克自植其子委諸貪懦無能之宋襄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卽無武孟之立卽無五公子之爭卽無甌之戰而孝公恃宋之重奄居君位勢已不能不制于宋尚獲如晉之世主夏盟乎況有武孟之立有五公子之爭有甌之戰由是內傷同氣外挫國威孝公雖得尸位十年六世之禍固因一屬成之宋襄因伯國之君廢立由己忽自忘其弱而妄冀偪脇諸侯執于孟傷于泓中國遂悉南向而服于楚安攘之績齊謀之數十年而宋竟潰之一旦孰非仲所啟耶令仲不屬孝公而任無虧自立患應不至此初桓公曰寡人有汙行不幸

而好色姑姊有不嫁者仲曰惡則惡矣然非所急也及八觀篇則有悖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之文可見仲非不知齊治之道特迫于建功名故不得不因所欲而導之如史所云論卑而易行者耳後緣內嬖召亂仲已難辭其責矧屬者歟所屬者皆非其人竟俾嗷嗷者得齧我猴乎仲謂宗廟滅祭祀絕夷吾死之豈死一糾迨桓公卒後七日不斂九日不葬此時宗廟祭祀何如耶則仲誠可死矣

蘇秦論

蘇秦張儀同師鬼谷子授以捭闔秦得當路儀甘委身爲秦用令秦能善用儀從約之敗當不至此速惜乎一激誤之也人雖甚狙詐未有不可以誠動者方儀困頓而就秦所志不過富貴利達耳若秦卽進諸朝分爵爵之分祿祿之與之同成洹水之盟寧非儀所深願而愉快者乎夫合六國以擯秦原難恃秦之兵不出而但在我之盟不解六國之心力非一人所能齊也時無儀猶當廣求

儀者任之卽儀已走秦猶當招之而顧逞其私智驅賢才以資敵國果何見乎戰國爲縱橫之說者多效秦儀是秦儀固遊士所宗也令有秦挽之復有儀推之六主之愚當不爲恫疑恐喝之言所惑若徒一秦而已趙疑復至燕燕疑復至齊雖賢于儀者且且旦夕安況秦自謂不及儀者乎以不及儀者主縱而儀主橫是洄水之盟固不待秦兵出而已知其必解矣然其時秦方謀趙令儀不入秦將盟未成而秦兵先出奈何不知盟未成而秦兵出原無害其爲盟也惟盟旣成而秦卽驅齊魏以伐趙斯雖盟而猶不盟耳以故人相遇而始佯恥辱之後僞資給之玩之不啻嬰兒若安有不怒者若以誠感則恥辱而資給之且復戴德寧有不恥辱而資給又不止資給而分爵爵之分祿祿之反不與之共圖國事者歟史記儀初爲客卿卽主伐韓而司馬錯主伐蜀儀之欲伐韓正怨秦而思敗其謀耳賴惠王卒聽錯不聽儀故逾時未遑東略而寧儀之爲乎顯王三十六年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三十七

年因公孫衍之給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由是伐燕伐魏諸侯卒未有如約救者然則從約之成不過一年刳白馬而爲要辭祇虛文而已所謂十五年秦兵不出函谷關者特諸侯未盡連橫而趙爲從長猶差能自植耳時卽無儀連橫之策從原必解寧有有連橫之儀而從反藉之以成者哉大抵儀秦之說本非爲六國本非爲秦但自爲高位多金計也秦之激儀入秦明知已不及儀恐儀越在他國或揚其短欲與共事又慮攘其功名若從之與橫則因諸侯之欲從也卽爲成其從不特秦成之儀亦聽其成之因諸侯之欲橫也卽爲成其橫不特儀成之秦亦聽其成之要之從甫盟而卽解橫未報而卽背二策原俱未有成而秦儀之志則固已得矣戰國之勢諸侯實利在從故秦雖沒從猶旋散旋結令秦能竭其才智以固從時事猶尚可爲己亦不至于大辱顧并相而後所行乖繆反覆竟無復一語及從卽令有儀推之秦亦難自立況儀已耽耽于秦庭耶嗟嗟古者司盟掌于王府降而伯主主之又

降而諸侯迭主之又降而大夫主之至洹水而天下諸侯推一匹夫爲長固世道一大變也違理愈甚則失之愈速逾年而解不可謂非幸矣

漢高帝論

以高帝之雄略自謂不如子房蕭何韓信又謂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高帝無他長史稱其豁達大度耳顧操何術以用三子人主無什伯眾人之才手殪大敵坐令天下豪傑爲我弋取吾恐豪傑不我用也楚懷王命項羽救趙九戰破秦軍羽召見諸侯將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當是時諸侯畏項羽莫畏懷王又命沛公入秦定三軍之約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當是時秦民德沛公莫德懷王鷹鷂一縱搏擊自取天下豪傑各自爲功然高帝卒以三子成帝業其故何也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趨趨兔兔遇犬獲之網以取魚也而并得鴻獲兔者犬也食兔者人也酈生謀撓楚權立六國後張良諫曰誰爲公畫此計者大事去矣固陵之戰諸

侯不至張良勸高帝自陳以東傅海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捐數千里之地如置敝禩然此與立六國後何異且高帝由蜀漢定三秦濯汗泥結毛髮烹不顧妻陷不恤與項王角馳中原以角孰勝者欲一天下也羽死而二子分王是立二項矣然在高祖不爲失計蓋大度者難機密用眾者在節制高帝奔走豪傑皆樂爲用其機密節制得也項羽之宰天下也分王諸將大者千里小者十餘城曷常不割地與人然而燕齊繼叛馳騫逐北卒莫能定者其節制機密失也高帝以關中誘蕭何慰勞之使冠蓋相望成臯之敗北渡河自稱使者入張耳韓信壁奪其軍兵符爲漢得信耳猶晏臥不覺則是信耳疏高帝密也人君未有以不密得人者光武命將手授方略千里之外不失尺寸趙普一書生宋祖時抑置之自古創業之君其操心慮危百倍于臣如此其後信越之倫相繼烹誅亦勢使然耳高帝卽位之初韓信王齊彭越王梁黥布王淮南皆以絕人之姿擁兵數十萬名城大邑參衡京師至

學文堂文集卷十一
六
強盛也昔周公太公股肱文武勤勞至矣受地不過百里高帝定天下豈容有功臣名將三四分裂千里南面而天子晏然不爲之所者哉高帝不與項王其天下故畀三子三子王又與三子其天下也芟誅戮滅固不足怪而韓信曰漢王不奪我齊也亦不明于御世立國之權矣由是言之奪齊梁者張良諫立六國後之說啟之也而高帝固非徒豁達大度者矣

漢文帝論

天下有聖人有賢人賢人而效聖人之爲未有不敗者惟聖人能
不計一時之利害而爲所當爲其變卒有以持之庸夫妄人不知
自審以爲吾所爲者聖人所必爲也甚至緩急失序爲所不必爲
天下遂至于不可爲昔者舜殛鯀而用禹天下之大公也武王誅
紂封其子武庚亦天下之大公也周公相武王豈不知武庚之不
宜封然不封先無以服殷民之心嗚呼聖人之不得已也其後流
言起自雒以東莫不煽動勢不異漢七國之禍其時議者欲捐關

以東棄之周公決策東征三年後克使非周公之聖徒有成王之
賢周幾失天下議者徒以制禮作樂致治之盛稱周公不知在武
王成王之初周公固有所不暇及也若夫賢君之爲則有道矣天
下不幸大難伏而欲作則有術以緩之而徐爲之所謀臣智士雖
有忠言至計時至而陰用之不爲無故而發以啟天下之疑故事
皆出于鎮靜不貪赫赫之名而天下受其實惠如漢文帝是已文
帝之時天下所急者在七國等然陳武鼂錯言兵事而言不用賈
生謀弱七國分封諸王子而帝不用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在帝一
詔令聞耳而帝不用帝豈不可與有爲者哉其自審者明而觀變
者深也帝以爲敵人志在侵掠未有大志中國之勢又未能撲滅
故決計和親七國之反惟吳王有老謀其餘諸王皆驕夫懦人不
足深忌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吳亦無隙可反迨分王淮南三王分
齊爲六實行賈生之策然使顯然用賈生之策天下誰不知其爲
弱七國計者適足以啟天下之疑故陰行其策而不以名也若夫

正朔服色天下之治亂不與故其事緩之無傷況天下未定而急
改易制度安知不以帝爲紛更高帝之制乎帝亦知才有所不逮
力有所不能故不敢輕發天下之大難徼一時之虛名其不能者
不强爲其能者固有所不可敗也宋仁宗之稱賢亦以是神宗則
不然始以唐太宗爲可法王安石曰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卒以
安石爲周公紛紛妄作宋遂以亡豈非不自知其所不逮而強其
所不能者與或曰文帝能緩七國之變周公不能緩武庚之變何
也曰時異事異七國惟吳急欲反而文帝之世天下無隙可以動
搖故几杖之賜能緩其謀武庚之變三叔欲去周公而武庚則欲
滅周其亂遂不可緩始武王立三監以制武庚庚謀亂三叔且告
周周可預止其亂三叔不惟不告周而且與叛然則聖人之慮猶
有一失若武庚之封真聖人公天下之心非武王莫敢爲矣後世
之待降王也重其防制使得保首領以沒卽爲盛德所爲未有建
以大國者其亦以武王之事爲戒哉

留侯論一

子房未盡得爲漢之謀臣也蘇子瞻曰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
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于不死此圯上老
人所爲深惜也夫以匹夫之力奮其身以試于不可知之地稍自
愛者不爲而子房爲之顧令高帝亦試之乎當鴻門之會何以異
是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高帝兵十萬在灞上以數計之不
敵也然子房受兵法于圯上老人此時當有陰謀祕計使羽不得
攻函谷關而破之卽破關之後尤必出奇制勝轉敗爲功有十萬
爲之主兵而不能稍支客兵之至乃欲幾幸于萬一之中苟非有
項伯之馳見授計必至于全覆矣子房尚得爲謀臣乎哉且子房
此時與帝皆未知楚之計也羽不特畏憚高帝且畏憚子房何者
高帝用兵畫策皆子房主之則羽之畏憚子房當倍于高帝故有
可以計閒子房者當無所不至而項伯適爲子房之故交謂可以
行其閒也遂命伯馳見子房子房不察遂以爲伯果不忘友也而

孰知非伯意乎今觀史之文曰項伯夜馳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是不過恐之激之欲挾子房走楚耳否則令之去可也何言俱去乎伯舍楚何去乎不謂子房有亡去不義之語詞義嚴正伯不可強不得已又爲旦日早自來謝之策是伯始終爲羽非爲子房也不然者鴻門何地羽何人以十萬之眾尚恐不能敵而欲以一身冒不測之威豈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哉乃子房不揆之事理度之時勢請高帝竟諾之以信友之過而幾危其君亦大可駭矣試觀鴻門之會危如累卵儻羽悟范增玉玦之示則高帝之命已懸羽手稍受項莊以意則項伯豈能以身翼蔽況身則何可翼蔽也伯不過以此佯謝子房而實非其本意況乎伯與莊皆羽宗族莊意在沛公伯顯爲翼蔽伯何以自安何以解于左右且何以釋羽之疑總之羽之意不忍遽殺沛公當舉兵之始或范增進說之時未嘗不憤然欲殺轉而思之又

不忍矣所爲婦人之仁也嗟乎天意旣屬沛公安得不以婦人之仁屬羽故鴻門之幸免皆天也子房不早爲之計而聽于不可知之天何哉吾故曰未盡得爲漢之謀臣也

留侯論

子房曰以三寸舌爲帝者師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從赤松子遊考此言在高帝五年至高帝崩已踰七年更踰七年惠帝崩而呂后稱制乃強子房食子房固未嘗棄人間也功成身退昔之人有爲之者范蠡也子房卽欲效蠡所爲亦宜如蠡去國而後可顧令呂后得而食之然如蠡者能全其身而不能盡分于君君子猶不能無譏蓋盡分于君者雖猜疑放逐之主猶將以身徇之況子房爲高帝帷幄之臣知遇之隆何遽以赤松之言憇遺其君也高帝憂惠帝之不類已子房知之最深又招四人以爲之輔則子房固不獨宜終其身事高帝亦當終其身事惠帝以慰高帝嘗觀惠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子房之子辟疆爲侍中白丞相創南北軍使呂祿呂產將之入宮中用事太后乃悅由是幾危漢祚攷子房之卒

在惠帝崩後一年此時子房固不能止之乎抑縱之乎抑姑從赤松子遊不得而知乎誠不能為子房解也蘇軾曰高祖能忍以待羽之弊此子房教之子房能教高帝得天下獨不能教其子以保高帝之天下而使為漢室罪人不善為子謀即不善為國謀嗟乎漢有子房卓然稱人傑矣猶未足于此焉豈不惜哉

鼂錯論

鼂錯之死人人悲之何去非陳傅良則謂吳濞已立四十三稔緩之數年濞且死七國可無反秦觀則謂漢斬錯七國兵不罷然後諸侯曲而漢直吾以為二說皆非也夫謂緩之可以圖者固以患貽後日者也七國反書聞天下婦人孺子皆知其反豈待天子斬謀臣以謝而兵不罷然後逆節暴露哉至蘇軾之論本漢書青翟等劾奏以自將之危遺天子而已居守以是召禍此論微得其實至謂錯宜自將擊吳楚未必無功則過矣錯能言兵非能用兵者也房次律戰陳濤斜而敗韓魏公制西夏而敗賢者猶然使錯一

出而敗漢事去矣誅錯不已晚乎以吾論之啟七國難者景帝也定七國亂者文帝也而錯之策不與焉錯策七國削之則反速不削則反遲斯言不然景帝以戲殺吳太子文帝崩景帝立則必反濞自知老且死不能久待則必反諸王多有罪懼漢誅則必從吳反是削之則速反不削亦速反而削地之策自錯發之故假誅錯為名耳方錯之輕七國之速反也以爲七國惟吳有老謀治反具其餘諸王皆驕夫孱稚取之如掇不知連百萬之眾西向如江河之決百川匯而注之勢且滔天惶悸莫錯帝四顧羣臣無可倚信者幸而父有遺言周亞夫緩急可用因以三十六將軍付之竟成大功然則七國之難景帝以一戲啟之文帝以一言定之而錯之誅在于無策以佐景帝而已矣使錯能知條侯早薦之帝以禦七國與文帝之言合則帝信重錯猶信重條侯豈有袁盎之禍哉錯乃庸人不與治亂之數班固稱其為國遠慮抑又過矣

平勃論

陳平絳侯曰于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
如臣或曰平勃實有長策足以制變呂后雖封爵橫加原不能出
其智計中也或曰平勃亦何有長策向令灌嬰不頓兵平陽侯不
聞賈壽之語酈商之劫不行紀通之節不獲矯納天下之爲呂爲
劉未可知也而要而論之孝惠崩呂后哭不悲丞相如張辟疆計呂
后乃悅則呂后之畏惡諸大臣正猶高帝之植醢韓彭恐其亂我
新造邦耳其委諸呂權意本欲安劉也其分王諸呂意亦本欲安
劉也寧若唐之武氏期革李爲周哉羣臣習見呂后剛忍少不承
其意必芟誅之無易種且呂后溺愛其所出自不奪少帝位而予
諸呂雖違白馬之盟于國家大計初亦無缺況呂后年已七十勢
不獲久若一旦釋位復取漢家制度而釐定之固可反掌致也此
平勃所爲甘受阿意背約之誚以全身耳孰知天下變故有非見
之所能及終不若王陵之戇爲得其正哉前少帝雖非張后所生
然其言曰后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必猶爲惠帝之美人子

而非他人子也若後少帝及梁淮陽常山諸王則竟非劉矣若前
少帝不死所憂特諸呂耳諸呂去少帝卽吾君也至前少帝旣死
而後少帝立則大臣之燕居深念應不徒在諸呂而兼在少帝矣
令後少帝少有幹略恐大臣疑已爲非類也與諸呂比而誅大臣
大臣于其始立旣未以他人子爭之至此安所逃其死否則愧已
爲呂氏所立恐大臣疑已爲非類也先誅諸呂然後討大臣頓首
請幽前少帝之罪大臣且悉負譴不容誅矣東牟侯安得除宮哉
蓋第患諸呂本不妨明目張膽以治之惟并患少帝始北軍左裨
實出天幸大臣有不得貪其功者時劉揭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
北軍太尉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是少帝之威令原未始不行
于下下亦未始不奉爲君也其廢而殺之大臣之陰謀不過曰今
呂氏皆已誅滅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耳少帝若防患于
蚤而左右謁者各不冝措兵而去大臣將置代王于何地乎非劉
氏而王者雖除之非劉氏而帝者卒偃然尸其位安在其能安社

稷定劉氏後哉大抵平勃之罪不在王諸呂在立少帝平勃之功不在誅諸呂在去少帝乃當日欲王諸呂猶或尼之至立少帝悉將順之惟恐後謀誅諸呂將相倉猝營圖不遺餘力去少帝則止爲身家慮而初非恐負高帝而鋤非類也縱燕居深念亦何以自白于天下呂后之名他人子爲惠帝子特婦人褊見不忍以艱難創造之業付之支庶耳大臣祇知無呂后卽不難制諸呂抑慮及有不易制之少帝乎其終得全社稷定劉氏後者幸少帝亦如祿產之庸劣耳否則平勃雖有長策恐無以謝王陵也

論三

七國論

六國之必亡于秦者勢也六國自亡而後秦亡六國秦之必亡者勢也秦亡六國而後秦自亡何以言之國勢之興亡不在乎富貧強弱蓋有因貧弱而興者矣秦孝公燕昭王是也有恃富強而亡者矣齊湣王秦始皇是也孝公發憤修政六國之主無有也不惟

孝公自惠武至莊襄皆疆明力政六國之主無有也如是六國安得不亡秦安得不興秦不亡六國禍不及天下禍不及天下秦安得亡今之論六國者曰六國貧弱秦富強以貧弱禦富強莫如合從尉繚之對始皇猶畏之信乎莫如合從也夫不自治其國內而待救于國外必亡之道也蘇秦合六國以賓秦卒不能出一策以破秦其爲揣摩已疏至范雎遠交近攻之說進而六國之心遂離且六國之主何如乎六國與秦爭力者莫如趙武靈而卒弊于內亂平原君懲長平之禍力疾佐公而竟棄其賢將廉頗其他君臣終歲養談士擁鄭女棄國恤而不問甚者醉溺其國士使走敵國其致亡之道如此向使秦有不肖之主國內大亂竟爲六國所滅吾恐六國之毒天下未必不甚于始皇則是六國不俟始皇而後亡也吾故曰六國自亡而後秦亡六國秦任商鞅以來其君臣上下安于毒殺數世矣自古未有數世殺人天道不亡者而論秦者曰逆取順守始皇不知夫因時更化貴而不驕富而不淫賢明之

主所爲吾觀秦惠王而下諸君皆守成良主惟獨始皇爲庸主秦之富强孝公諸君之所積非始皇也秦滅六國孝公諸君之餘威貽其良將亦非始皇也譬如富人其子籍祖父之遺業兼并鄰弱自雄一鄉貪毒驕縱而不知止舉國盡起而攻之猶以爲業大于祖父幸而槁頸牖下遺孤卒被其毒始皇之用秦國何以異是其既滅六國也北擾邊南擾越中作阿房驪山遊幸四出無一不可以致亡況承積虐之後流毒加甚乎嗚呼天之欲亡秦久矣六國之主不能亡秦而皆足自亡故假秦以滅之秦亡六國而秦乃自亡嗚呼此天道也

晉八王論

晉元康之季主昏后虐强藩據柄環伺內外雖得伊霍之臣亦無所庸其力惟有與時消息姑冀無事以待其自定而已若非與時消息姑冀無事則禍機一發不至淪胥以陷不止當日之勢然也自賈后殺汝南王亮楚王瑋之後汝陰王虔詐殺淮南王允齊王

罔成都王穎河間王顥起兵殺趙王倫河間王顥檄長沙王又殺齊王罔東海王越執殺長沙王又范陽王虓幽殺成都王穎南陽王模扼殺河間王顥石勒偏殺東海王越其他相殘滅者不可殫述至惠帝入關武帝二十五子存者止三人及王衍甯平城之敗襄陽王範等既殺于勒何倫消倉之敗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又皆沒于勒司馬氏之類幾殲說者皆咎武帝懲魏孤立而亡封建侈太之所致亦豈盡由是歟令其時或有桓文之佐尊王室而輔之或有成祖之辟靖內難而革除之則祖宗配天之統豈至淪于劉石哉卽不然而人各顧惜其爵土雖無裨于亂亦不至一潰而蕩焉俱靡惟武帝祗張封建之名而未詳封建之實故諸王徒矜其眾力以恣且而初不恤宗社之重而念其後奸慝由是得乘閒中之以希幸非望遂舉四世勞苦經營之業毀之于孫秀李含劉洽三細人詎不可惜賈后弑姑殺子司馬雅之謀權不詭於經也令果遂誅賈后而復太子亂可不作矣乃孫秀更期得志

忽進遷延緩期之說此晉事一壞也倫廢君竊位罔移檄征鎮討賊之義也使罔如王豹之牋以穎爲北州伯罔自爲南州伯以夾輔天子亂可不作矣乃罔既不克居高慮危而顛復因李含與皇甫商趙驤有隙惑以除偏建親之計及含終不得用事又說顛除皇甫重而函谷朝歌之師復起此晉事再壞也王斌石超旣敗穎棄鄴奔洛東平王楙等請降穎而遣張方杜今將之隙也雖方復劫帝奔長安然顛旣有拜迎霸上立豫章王熾之誠則四方奉其和解之詔亂雖已熾猶或可弭耳乃劉治勸越討張方不納劉弘釋兵解怨之書至顛令郅輔斬方以謝而終不許此晉事三壞也國家之務當可爲之時莫患苟可已而遂已當萬不可爲之時莫患苟可已而不已武帝貽謀不裕釁發牝晨蹈逆節者安得戶索而誅之惟去其太甚使不至大決則亦已耳若誤任禰言肆其一往之氣則今日爲忠明日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是非亦安有定哉世之論八王者謂亮瑋無辜不足責穎顛允則賢於倫虔罔

則賢于穎顛允又則賢于罔越則賢於又其實不然司馬氏本支大率皆愚下材也然愚而安于愚雖如惠帝不辨蛙鳴而無悍婦脇之猶可不至于亂惟愚而不自以爲愚愚而不但不自以爲愚而更自以爲智則禍烈焉愚而不自以爲愚者倫顛穎罔是也不省已之貪冒昏驕而乾沒無已足以殺其軀而已愚而不但不自以爲愚而更自以爲智者越是也倫顛穎罔造攻之際天下尚無事知進而不知退闇夫之常耳至越則亂形已成非祇智者當此而思止卽愚者當此亦不敢不止越乃自居爲宗室重望獨恂恂不少息卒致療饑中斷嬰戈外絕伊誰之厲乎惟又馳車魏闕不愧烈士之風然其穎拜陵而謬昵穎與越同列而不忌越則亦一穎越耳烏在其爲智哉嗟嗟武帝旣昧于開國承家之制徒貽以開國承家所勿用之人致不類之宗冒行無忌當國者雖欲與時消息而姑冀無事亦安可得歟

殷浩論

大臣非有才之難用才之難用才所爲難者非用才之不已若者
爲難而能用勝己之才之爲難晉南渡初外寇驟張內難屢告祖
逖抱澄清之略終不能越河南一步至咸康後江左人心已固而
敵之閒隙時有故雖主孱勢弱而圖復中原之議以起然庾亮欲
移鎮石城庾翼欲移鎮襄陽時石氏尚強識者爲之寒心宜也若
褚裒之赴彭城已爲觀釁而動況至永和九年趙魏之燼俱滅燕
秦之焰未成安得狃度德量力之虛言而終不敢經營分表哉且
當日非徒敵亂宜乘而朝野賢能之盛實亦足恃之以共濟桓溫
英雄之姿旣專重任謝安雖尚臥東山眾望已屬令崔浩虛懷和
協與溫共任疆場之寄進安坐鎮中樞溫卽懷不逞有一浩推之
復有一安挽之其旋軫舊都之志焉有奮然不自勵者況若張遇
若姚襄背僞國而來歸本亦期立效以自見令浩能撫之爲我用
以招西北遺民則如魯郡五百家自接踵而至寧虞因虛遠而傷
根本乎浩乃中則與溫隙外則與襄隙反恃敵之宿將梁安雷弱

兒可誘而致夫來歸者且不獲釋其疑而欲使數千里外人無疑
而匿我不亦慎哉北伐重任也溫據八州財力卽非其所欲亦宜
強之使同如溫嶠之于陶侃況溫軍武昌浩方欲去位避溫乃十
二月甫還鎮正月浩卽出師豈不踰月而資實遽贍乎朝廷不疑
溫浩自應推功于溫旣疑溫則吳會之甲兵且宜畱以防上流之
變概昧昧不恤而猝爲狡焉啟疆之舉寧非以國試歟觀于浩廢
後溫勢愈盛謝安以後進尚談笑彌之則浩之不善御溫反因與
溫抗而激成其專橫其得失固可見矣至恃遇進師而不能料遇
數使刺襄反令襄爲前驅以致復叛而皆不得其死則山桑之挫
不至喪邦猶幸也溫謂浩有德無才大臣原不容恃才特無德之
患耳令浩果有德則必能用才能用才則溫之才卽其才遇與襄
之才亦皆其才寧以無才慮哉浩顧于才之加人者妄欲制之制
之不克思逞己才以勝之卽令有成已非鞠躬之義而況輕一試
乎然人臣惟守正而已利鈍非所敢知浩雖不能屈己濟時而見

無禮于君者輒著鷹鷂之志固不忝名士風流也太和中申胤以朝臣不與溫同心預卜枋頭之敗則于浩亦不得過疵之

宋武帝論

曹丕司馬炎實禪晉魏後之言狐媚取天下者輒稱孟德仲達以丕炎有篡竊之實而無奸雄之才操懿有奸雄之才雖未篡竊而終不得辭篡竊之實在操懿詎不知崛起風埃可無受制之嫌而免被逆名哉特因其時相角者眾不得不俛首事人既已俛首事人而復圖入國又身不及圖遺之子若孫子若孫非復命世之姿徒以小人而攘君子之器故開創不成爲開創者祇令祖父奸雄篡竊之號遺之無窮予嘗論世獨歎劉裕有邁世之勇略其時其勢安在無土不王而裕不知自恤亦蹈繁昌金墉之迹而莫之救也桓玄之際晉祚已絕令裕因覆舟一戰遂啟鴻圖孰得而訾之或曰劉毅諸葛長民輩特一時相推原不甘爲裕屈況若何無忌孟昶嚴巖正氣裕苟非假晉位號寧肯附之若然則宜決之于入

關之日矣夫洛陽天下之都會也咸陽天下之險阨也既一舉克復遂宜據爲根本出巴蜀之甲兵運吳楚之芻粟以西伐夏北勦魏俟天下一統後散兵歸沛則南面之業雖欲讓焉得讓乎蓋東晉之域止居九州之三自裕滅燕滅蜀滅秦遂得九州之七以七加二自無不克之勢卽不克而撫周秦之版圖以建國不猶勝江南天子乎況晉安帝寒暑不辨詎有中興之望裕事既定保江淮數郡以備三恪宋之義聲且塞天壤顧委關中于十歲兒急東歸以圖篡竊南北形勢遂由是而成豈非量狹志卑不克大展其用爲可惜哉裕當京口舉兵實激于義及盧循內犯尚期橫尸廟門其非分之望特趨附者贊成之而非其始願人咸以長安不守爲裕咎不知裕之入秦原非有恢復之圖不過因司馬休之宗之魯軌等咸奔秦恐其結外援爲我難耳及秦滅而氣已盡安能復及其他嗟嗟申衢有尊不知往而挹之反紵兒之臂而奪之食其爲不知類也亦甚矣然裕雖昧于識斷不遑廓清西北其詐力亦何

難坐撫東南乃于區區愚主辱宗必翦滅之爲快草間英雄之概已盡消于二十年富貴中至毫及神餒不能不因疑忌而生殘忍亦獨何哉桓溫求九錫王謝故緩其事遂終不就令裕爲歸老京師之語而傅亮終不悟卽亮悟而朝臣有往復稽留者恭帝已非若安之闇晉鼎猶不難少延然裕卽卒而後人不爲丕炎亦必爲桓玄于裕奸雄篡竊之號究安得辭之

唐太宗論

玄武門之變怨之者謂大義滅親也終不爲恕者謂君親無將則必誅也唐家創造之業建于太宗自後人論固宜君唐矣由高祖視之亦一功臣也唐得天下非若漢高崛起者比初假唐公之號以收四方繼掩代王位而居之曹篡漢司馬篡魏始猶有功于漢魏唐不止無功于隋卽操隋戈以伐隋室較之世克化及正相等高祖不有天下建成原不失爲世子若謂高祖有天下建成遂不應爲太子是啟功臣驕蹇之端而鮮克保其終者況建成元吉

亦數在兵閒特太宗之功差多耳如功多卽當嗣位將煬帝固宜殺勇成祖亦應授國于高煦乎矧建成元吉之構太宗初未危及宗社何得藉口于周公季友若太宗本好功雄主寧容責以子臧之節因殺兄而疑有死其父之心當亦未必然但敬德臨池與張衡入殿迹如一轍儻高祖手敕不卽降則建成元吉已死宿衛及秦府兵戰猶未已太宗卽愛親其如左右之欲富貴何禍變至此極已無可言獨可惜高祖之爲太宗謀太宗之自爲謀原未嘗不善而重爲書生所誤也分陝以東建臺雒陽則觀釁而動孰得加之何爲涕泣辭乎卽高祖終復意移文幹之亂猶欲封建成爲蜀王令太宗拜命卽行高祖寧有靳也否則徐俟其發後以義討太宗旣久爲人望所屬自鮮與角者謗猶可分況高祖已有鞫問之召太宗但先爲不可犯之勢不特建成不能搖太宗卽高祖亦安敢左太宗而右建成寧見廢立之舉不于斯定而顧倉皇于一決哉太宗于順逆之辨本自瞭然故于李靖世勣之辭則重之房杜

少有不慊卽令敬德斷其首縱其時因危機所迫不克詳之于始至事定後太祖猶能稍正刑章討玄齡如晦無忌敬德而肆諸市太宗當必非獨忍于兄而惜此四人者骨肉相殘古今大惡之歎得藉手以雪慚德雖多尚堪自道于口實乃含汗不發坐視二子死而始謀者覩焉久存則六月四日事太宗雖欲不諱安得而不諱哉

唐中宗睿宗論

唐室三受禪太宗殺兄劫父罪實難道至玄宗定內變肅宗禦外亂似非出于不得已議者概不爲未減以皆有死其父之心于孝道未盡也若中宗睿宗由武氏廢則廢復則復毀其社而屋之肉其支族而菹醢之撤其廟之神而餒之不敢少忤似于孝道盡矣余以爲非然并當服不孝之上刑者以死其父之心較三宗爲更甚也人無問智愚必愛其類己者弘賢太子也然于武氏不類也睿宗及賢中才也于武氏不類也中宗之下愚不肖于武氏尤不類

也惟太平公主類武氏令太平公主爲男則武氏之窮兇極惡亦豈至是哉合璧宮之禍武氏猶未計及篡唐耳令已計及篡唐寧遽有酖弘其酖弘不過以弘仁明慮已難縱其淫佚迄弘酖後賢復以疑懼廢光宅垂拱間小人逢惡竟改唐爲周而顧視諸子無一當人意者因廢廬陵立相王固其不得已之思也令武氏得弘爲嗣則武氏雖亂唐弘必能安之卽終廢廬陵而立相王雖亂唐唐猶不至再亂如此則武氏之愆尚或可蓋惟武氏之後復繼以韋氏而武氏之醜始大彰矣武氏殺唐宗室殆盡在儲宮者尚先君之子也在儲宮者尚先君之子則武氏終不絕于唐唐雖已革其實猶唐太平公主一女子瑯琊王冲舉事薛紹卽與通謀誅易之兄弟又頗有力手提溫王下座推奉睿宗復遣薛崇簡與苑中祕計令弘有此才義陽宣城豈至配當上翊衛中宗睿宗有此才豈至因坊曲飛騎開告密之端而神器遂移乎況中宗爲河北元帥應募者驟盈五萬若具英斷之略駕馭羣臣自悉樂爲用武

學文堂文集卷十一
氏寧無顧忌天下之淫人鮮不剛且悍不可以理屈惟爲之形格勢禁或得少衰乃弘顧欲以柔化之申宗睿宗更以柔事之而賢之馬坊阜甲又不足當一臂也能不潰決而不可復遏哉大抵武氏之亂果有伊霍之臣明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必當先廢申宗睿宗別選建親賢始武氏無所逃其死其篡逆之罪乃太白于天下至中宗睿宗惟有秉秦始鄭莊之斷遷雍寘穎或可少雪死其父之心否則雖五王中宗盡誅匪類在高祖太宗猶必不享其祀況始則請王昌宗終則不降諸武徒曲承淫逆之母以爲孝卽父如高宗不以爲疾亦安能不疚于心歟余故曰當服不孝之上刑者

狄仁傑論

狄仁傑以周之膺仕其心始終于唐能汙身濟國事固已然于三張雖鄙之而同其汙于諸武惟憎之而不克翦其類幸所薦得人故終成玄武門之功耳假令柬之輩匡復之志不堅羽林諸將稍

懷前卻則仁傑之心何由白于天下不知舉事而期白其心者特功名之士耳若大臣爲國正惟不白其心而事始可濟況其心原不待白者乎胡氏因柬之之舉論武氏九罪曰使狄公在當有以異乎此邪曰狄公亦如是而已以愚斷之豈止柬之輩不克稱兵宮禁初無累于仁傑究使仁傑當長安之末必無長生之入上陽之遷而造唐之績有較五王更正者李邕記仁傑復辟奏對幾數萬言向使仁傑不顧其前不恤其後徒期僥倖一決不待如此之惓惓悵悵矣天下之大倫不越情與義以義論非斬武氏廢中宗睿宗錄立朝之臣概治以汙賊之罪不足盡其辜若以情則中宗睿宗其子朝士悉北面爲之臣以爲之臣者責之以奉其子弑其母豈人情所安況當日事勢又有大危者使兵未舉而武黨先覺李氏且無遺種卽不然盡除諸武而武氏之疾復瘳五王能緩須臾死邪其善全之道莫若俾反周爲唐之舉卽出武氏使後世不復見武氏亂唐之迹其時之臣若民更感武氏存唐之仁舉改革

大故悉冥忘于母子一體之間之爲當也仁傑之心如是而已矣
且武氏之殘肆特爲淫慾所蠱至老而良心漸復故于蘇安恆危
言初無忤色宋璟請按昌宗亦姑任之仁傑若在則立中宗復唐
號不可得之納約閒乎否卽終怙其過少遲旬日之間待其自斃
而舉事于中宗可無寘穎之嫌而張武之罪皆不難明目張膽以
治之蓋中宗旣在東宮唐雖未復而已復東之輩不深維國恤徒
以誅二張爲快欲張天子之威反釀韋氏弑君之禍豈仁傑所望
于柬之輩之初心哉武氏之敬信仁傑正以其能兩全耳若終以
誠感則武氏處此必猶得宜豈若中宗之昏下反受制于三思乎
凡變在君父臣子祗有難辭之過原無可名之功仁傑居過而五
王顧欲居功嗟乎其功遂可得而居哉

顏真卿論

良醫之施攻砭也必察其致病之原治之善謀國者亦然唐室之
亂始于范陽是河北者病所中也李長源策恢復必先北伐豈謂

兩京可須臾緩哉正以其地巖俗悍久參于賊而安之若不急取
勢必負固朝廷將疲于奔命而不暇給其患遂不可勝窮顏真卿
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陽會文士泛舟飲酒祿山不以爲虞
及祿山反平原城守具備一十七郡共推真卿爲帥得兵二十餘
萬橫絕燕趙祿山已至陝虢聞變而還向令真卿負張巡許遠之
略朝廷豈復有憂哉然真卿守正全節克伸大義于天下已足寒
逆人之膽奈何復責以所難況河北之勢懸于土門故杲卿起義
李郭東下皆自土門自杲卿死李郭召而兩河之吭已爲賊所扼
睢陽雖久困猶有望于進明叔冀若平原則如坐窞中安能復自
拔徒致委身辱國何庸歟雖然考其時事勢未始不可暫守而真
卿猝棄之爲可惜耳祿山氣勢盛于克東郡而罷于入潼關此卽
勿取華陰使北守范陽西救長安以疲賊之說也無論當日賊遽
驕情已無慮于平原卽慮力亦有所不及況真卿于元年初受採
訪招討之命曾未一見敵十月遽棄郡渡河歷江淮荆襄二年四

月朝于鳳翔時祿山則已死矣祿山爲子弒賊黨內離兩京遂復若平原更守數月寧不足乘隙而空其穴俾慶緒思明之亂無從繼發豫杜三鎮百年之患卽或不克守而竟以身徇較陷于讒而畢命淮西風烈必加數等雖當禍患頻仍之後不得概以死節望人惟真卿本死節之臣故不容不深望之舊書真卿與段秀實同傳貞元後赦書褒獎忠烈以秀實爲首真卿與杲卿同宗至德後差次將相功蹟以杲卿爲上真卿實主義盟爲四朝元老反瞠乎在後豈非以平原之義烈勿獲終也哉

正統辯論

世無孔子之說是正于是諸儒之論起焉諸儒之論安所正曰前乎孔子有類是事者以孔子之論折之可也孔子以前無有者以天下人心之公折之亦孔子之旨也三代既往後之有天下不能盡如三代歐陽子有正統之論歐陽子知黜東晉後魏五代之非正統矣其實欲入僞梁爲正統也吾請以天下人心之公折之于

孔子之旨凡不僞梁者其說蓋出于司馬氏秦莊襄滅周列本紀項羽宰制天下列本紀是也僞梁者其說蓋出于班氏項羽入列傳王莽入列傳是也以義論則班氏之說爲優班氏之例本諸孔子昔者寒浞弒夏后相自立越四十餘年少康乃滅浞中興後世言夏后氏歷年四百中間不以浞亂夏統班氏黜新莽于列傳用浞例也然則梁之不得列于帝紀又何疑乎莽之假皇帝也天下僅有劉崇翟義起兵討莽篡位十五年天下拱手歸服十六年而莽誅賊温篡唐至友貞自殺凡十七年正與莽等耳况淮南西川移檄討賊者不絕或者曰莽之後漢復興故莽從黜曹丕之時有蜀漢故綱目黜魏今唐已亡不復有唐晉王豈可比于昭烈乎且其時僭號者劉守光稱燕帝王建稱蜀帝天下無主不得已而紀梁也是不然和陵温陵雖相繼被弒唐未亡也温于丁卯篡位至甲戌鎮趙王鎔定王處直推晉王爲尚書令晉王非唐之大臣乎河上之師義聲赫赫與諸葛之出祁山有光焉癸未晉岐猶稱天

祐二十年者未改何有于梁之龍德乎晉王卽位于魏州君子猶非之以其不聽張承業之言非聖人讓天下之心也夫晉王不能爲聖人之讓天下較之唐高祖宋太祖卽位本末猶爲明白然而君子非之況于賊温乎唐中宗武氏子也五王武氏所親任也五王不能告九廟而廢武氏君子憾焉況于賊温乎歐陽之子不僞梁也猶夫唐經亂周紀也唐經亂周紀蓋本于司馬氏班氏以呂后列本紀也司馬氏班氏之失歐陽子則效之班氏黜王莽其義甚正則不知法何其識之陋也且班氏黜王莽當時後世無議之者以天下人心之至公也向使班氏用史記秦與項羽例列莽于本紀當時後世必羣起而非之何者悖人心之公不可以質諸聖人也吾之必僞梁也以天下人心之公言之也若歐陽子謂五代史則不僞梁于正統則黜而絕之引孔子之刪詩王風下同于列國爲抑周其論益舛謬不足辯

景延廣論

晉出帝立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景延廣獨不宥但致書稱孫契丹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瑩請載于紙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契丹益怒遂入寇予讀史至此不禁廢書三歎曰延廣知帝之稱臣爲不可而稱孫獨可乎哉父子人生之大倫豈容假借高祖之稱子已足貽羞千古何復使出帝踵之君臣父子其倫一也豈延廣獨明于君臣之大義而竟昧于父子哉若以當日論高祖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畱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若是則出帝雖非契丹所立而後之得立實由契丹延廣中國自冊一語烏足以服契丹橫磨大劍要戰則來語壯矣是明欲開釁于契丹也旣不慮契丹入寇又何所顧畏而必稱孫卽晉與契丹果同支系大義滅親春秋猶許之況渺不相涉乎太祖之稱子權也亦事勢不得已而然當非本意不然謂他人父稍有人心者不爲而

謂帝者爲之則出帝之不稱孫于太祖不爲不孝而延廣之不令稱孫非惟存國體于太祖出帝皆可謂之忠獨可怪者契丹何人而可輕以言啟釁業啟之矣則當早作夜思繕甲兵備器械以圖一戰何以契丹既至延廣握親兵猶恃功恣橫閉壁不出未嘗一見敵所爲橫磨大劍安在徒能大言而不能料敵以制勝何與史言契丹與晉盟始成于桑維翰終敗于景延廣德光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安在可使先來帝以維翰嘗議母絕盟而已違之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彥澤縊殺維翰夫維翰未嘗啟契丹之釁帝且使人殺之何于啟釁者獨恕苟其時殺延廣以謝罪國事尚不可知借曰殺延廣恐損國威則維翰何以令契丹使殺之卽帝德延廣不使稱臣不忍加害而啟釁而後手握重兵不一戰以至于敗其罪奚辭況五代諸臣以小過見殺者不可勝計何獨于延廣惜之嗟乎延廣亦不幸矣苟帝殺延廣不猶愈爲德光所執至以牙籌責罪鎖送北行而引手扼吭以死哉

論三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論

庚子鄉墨

善治天下者必有所以倡導斯民之具斯可通眾志而輯羣心蓋天下之民至紛而無紀也天下民之心至渙而難一也顧此含生知識之眾未嘗無親遜之意存乎其中特無以導之遂至相陵相競日相勝而未有已聖人出而敷教明倫使之各得其性情民乃秩然以序雍然以親盡復其所固有此非于天下之民有所強也不過取樸拙而文物之舉幽滯而節宣之將周旋進退有其度慢易繁簡有其音于是雍容康樂之化羣鼓舞焉而不自知則上之導之不殊乎下之自爲導也所稱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者是已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制與之相終始而民之遊其宇者熙熙焉皞皞焉語之以尊君親上而民自若也語之以愛親敬長而民自若也語之以卹鄰睦族而民自若也爲之上者果何以得此于民哉蓋其時上自公卿大夫以下

逮于士庶莫不有禮以安其體有樂以平其心而後悖逆之風由茲以息奇邪之志由是以消甚矣禮樂之于民若是其亟也故夫簠簋俎豆禮之器也而禮不盡是鐘鼓管籥樂之器也而樂不盡是禮樂也者皆行乎其性之所不容已出乎其情之所不可遏而自然之理得焉自然之理得則雖萬有不齊者無不齊已況乎民之相觀而化尤爲至神者乎雖然先王因性作則緣情制樂有純任乎天者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是也有待理乎人者志敬而節懼志和而音雅是也有本乎天而成乎人者五禮本于一敬八音起于中聲是也先王知禮樂之于民果若是其亟卽所爲簠簋俎豆鐘鼓管籥之屬亦不敢忽所以作其恭肅之意發其懽忻之思而起視夫民如物之句萌甲拆生意具足于中一自雨露長養而滋息之而物已莫不茂育矣由是問民之于家庭猶有疏閒親而小加大者乎問民之于里閭猶有好剛使氣而詬誶相加者乎問民之于長上猶有乖舛自爲而侵陵犯敘者乎則皆無有也故曰禮

至則不爭樂至則無怨正一人之性而千萬人之性無不正適一人之情而千萬人之情無不適由是而羣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將相和而士豫附總不外禮樂而得之也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論

丁酉副墨

天下以一人而治非治于一人之身也治于一人之心亦非治于一人之心也亦一人自治其心而天下乃無不治何則天下之大國異政家異教民生其間者異俗不得其本以御之則爲術日煩而治效終以不著惟爲之君者知夫眾不可以治眾治眾者至寡者也動不可以應動應動者至靜者也于是宅其心于無爲守其中于至正澹然若無意于天下而舉方州之廣族類之繁已胥託業于一人之度而有餘程子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請申其義夫君者天下之所待治者也以貴治賤則名位足以長人以賢治愚則聰明足以服物而又爲之課農桑以厚其生爲之興學校以正其術爲之勅刑法以防其淫如是可以治乎未也又爲之禮以

宣節之為之樂以和導之為之采風陳詩以孚達之如是可以治乎未也夫天下之所以難治者以天下之人各有其志也由性情而有好尚由好尚而有風俗由風俗而有正變與盛衰則天下不難于治而或化未臻于隆古績未底于純熙一物未寧一事未理君子即不得謂治之成信乎成功若斯之難也然而無難也君身者萬邦之極也主術者萬化之源也天下之志無不以君志為依使君無燕溺之志則天下之怙侈習非者寡矣使君無侈大之志則天下之矜功伐技者息矣使君無佚欲之志則天下之游惰失職者遠矣而且志于仁則天下無不慈愛而惻隱志于義天下無不惇大而直方志于禮天下莫不恭讓而好施志于信天下莫不立誠而敦慤未嘗曰我如是以操之天下必如是以應之也起視天下眾者已盡理矣動者已盡安矣豈必文誥之為煩整齊之異術哉要之君志所由定非無自也必自學問以正其原端人誼士以養其德然後堅定而不惑于他塗此古帝王所由立政勤民者

其治或傳或不傳惟此心統之執中歷聖相師而不易也然則天下其可以無本之治治之乎吾願凡為人君者三復程子之言也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丁未會墨

天下自然之理非勉然者所易及此理之所以獨絕也天下勉然之理為自然者所不殊此理之所以大公也然而天下自然者不易觀惟此勉然之人懋其功以馴至焉則直可以自然之名歸之特不立一自然之名以為則于天下不知天下之理固有如是其極而人之求至乎其理者必至于如是而後可為理之盡也此中庸言人道而深有望于致曲者試申之夫盡性者至誠也性為人共有之性惟至誠不期盡而自無不盡則與期盡而未必盡者有異矣即與期盡而至于盡者有異矣盡性以至贊化者至誠也化為天地獨私之化惟至誠不期化而亦無不化則與期化而未必化者有異矣即與期化而至于化者有異矣雖然無異也至誠之尊于天下者以其能化致曲之可至于至誠者亦以其能化至

于能化亦安有至次之可分哉若然則可言致曲而不必言至誠何也與其言至誠而震于其名不若言致曲而循乎其實也亦可言至誠而不必言致曲何也始之因誠求致而次非即至究之所致皆誠而次即爲至也又可言致曲而竝言至誠何也言致曲而不言至誠則致曲之功不盡言至誠而必本致曲則至誠之理同歸也吾還于其致曲思之偏全異也而誠無異致之偏者有其誠致之全者有其誠迨至見全不見偏而誠至矣此致曲之能也而謂僅致曲之能乎內外殊也而誠無殊致之內者有其誠致之外者有其誠迨至由內以及外而誠至矣此致曲之能也而謂僅致曲之能乎由是思之中庸後此之言大德敦化皆以能致而後能敦也繼此之言知天地之化育亦以能致而後能知也惟天下至誠爲能化一如惟致曲者之爲能化耳此天道也即人道也

萬邦作孚

丁未會墨

帝王之治天下必思天下之受治于我者何事我之所恃以治天

下者何本而後上理可臻然思天下之受治于我者必博綜古帝王之道以爲治乎恐因革異宜遠徵之不若近取之也思我之所恃以治天下者必仰法上天之道以爲治乎恐冥漠難求虛擬之不若實致之也是知治世之道莫大乎敬天敬天之道即存乎法祖苟繼體人主兢兢焉以法祖爲治世之大端而一代之治在是一代之天在是矣旨哉大雅首篇言萬邦作孚而必本于儀刑文王爲進說深有味乎其言之也蓋守成之治與開創者有殊開創之主其時雖無因仍之業而受命勃興其得天也似易守成之主其時雖有可承之基而持盈保泰其得天也較難況乎萬邦大矣萬邦之人眾矣萬邦之人之心至不一矣欲有以孚之且盡有以孚之顧可以無本之治治哉嘗思範天下者法也乃何以羣奉一王之法而揆其心有協有不協焉則法不可以盡恃蒞天下者權也乃何以羣憚一人之權而究其心有安有未安焉則權不可以盡居信乎作孚之難也惟自儀刑以來文王以在上而於昭者我

亦以帝命而無遏之文王以豐臺而令聞者我亦以義聞而宣昭
之文王以緝熙而敬止者我亦以聲臭而虞度之將見萬邦之大
皆曰今日之範我者果不以法而以心也此其心能格天者即能
格祖而有不能格民乎且曰今日之蒞我者果不以權而以心也
此其心與天爲一者即與祖爲一而不與民爲一乎作孚之效
有由然者由是而知汝墳江漢之風在昔也而孔邇之歌不獨在
昔矣虞芮質成之化在昔也而來王之盛更邁于昔矣噫今日之
萬邦非即昔日之舊邦乎萬邦作孚益知天命之維新矣其可不
以文王爲法哉

學文堂文集卷十一

學文堂文集卷十二

夫椒山人陳玉璠賡明

張騫使西域辨

辨

漢書本傳云張騫建元中應募使月氏出隴西爲他國所得留十
餘歲至元朔二年亡歸漢元鼎二年上數問騫大夏之屬騫言厚
賄烏孫招東居故地以斷外國右臂乃拜騫爲中郎將使烏孫然
則騫之使月氏也在建元使烏孫也在元鼎此騫使西域之事也
又云騫使月氏還爲上言所至地形風俗在大夏時見印竹蜀布
云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去蜀不遠今使大夏宜從蜀徑上欣然以
騫言爲然乃令因蜀犍爲發使數道竝出元鼎二年騫使烏孫分
遣副使使大宛諸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漢歲餘卒其副使往諸
國者頗與其人俱來西域始通然則犍爲發使在騫自月氏歸漢
之後而諸國俱來在騫自烏孫歸漢之後此漢通西域之事也綱
目則云元狩元年夏五月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何哉

夫建元使月氏元鼎使烏孫凡兩使西域此騫自爲使也犍爲發使此因騫言而別遣非騫自爲使也以騫自爲使而繫之于元狩元年五月之下而特書之綱目之誤也且騫自月氏還歸歷十三年而不得要領因言蜀徑之便以武帝急功喜大當必謀所以朝發而夕至者如綱目所書元朔三年騫初還歸而已言之元狩元年帝始欣然而姑遣之以絕域不世之功且暮圖效之事而徐行于五年之後亦大非武帝之舉動矣據漢書所載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因蜀犍爲發使當卽在元朔三年歸自月氏歲月前後之閒耳雖未有明文直可意解而理決卽犍爲發使騫果自行亦未必在元狩元年五月況元狩元年五月騫固有必不能更使者當騫將萬騎與李廣俱從驃騎出塞固在元狩二年三月若元年五月已奉命而西豈能期月未週而往返絕國哉總之令因蜀犍爲發使此漢書所載之文也令騫因蜀犍爲發使則通鑑增減之筆也綱目原本通鑑因一字之增遂著特書之例此亦因其誤而誤

之矣通鑑變列傳爲編年諸史甲子多不可考者涑水或以意爲之以成史已病其鑿綱目倣春秋而嚴特筆意存乎繼經豈可尚仍其誤哉然若此者亦不勝辨也至于西域與漢通在騫死之後乃副使者因騫之名以爲功而實非騫之事乃以爲張騫窮河源且言乘槎底崑崙者益謬矣故辨之

趙莊姬屠岸賈滅趙辨

史記謂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至景公賈爲司寇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程嬰公孫杵臼一死一立孤趙武得全左傳謂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譖之晉侯晉討趙同趙括殺之韓厥言成季之勳宣孟之忠乃立武而反其田後人或從經或從史訖無定據要而論之屠岸賈殺朔自是一事莊姬譖殺同括自是一事詳考左傳史記本確然是據史記下宮作難爲景公三年左傳欒郤徵爲亂爲景公十七年原不相蒙史記程嬰匿趙孤山中十五年而得立左傳立武卽在殺同括後自三年至十七年實十

五年又未始不合二說所以清惑者不過因史記有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之言耳若因劉向說苑邵氏經世歷槩謂史記爲得則左傳或涉浮夸春秋史中之經也蓋有三年趙朔將下軍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與楚莊戰河上而歸之事誌之十七年者哉初趙衰從文公奔狄納叔隗生趙盾其妻趙姬生原同屏括樓嬰及衰歸姬固請迎盾與其母以盾才請于公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及成公立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盾爲旄車之族盾初雖爲嫡自是終括爲大宗而盾小宗矣桃園之攻盾雖未出關而復乃董狐書其弑春秋亦書其弑屠岸賈徧告諸將曰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當時諸將自以爲當其辜故從之雖聖人修經亦未必斥賈妄誅是以或不赴或赴而削之耳至同括則不止非盾之子孫而已與盾別族賈卽爲亂亦安得誅之哉大抵程嬰匿孤應在三年殺朔之後武從姬氏入宮當在

十七年殺同括之時韓厥受朔不絕趙祀之託十五年間曾無一言及者正以同括尚在則朔雖死而公族未翦孟姬猶在趙但能保孤兒無恙孤兒之立公族大夫一言卽決耳迄公族絕而衰與盾俱不祀趙氏始真無後而爲善之懼遂不能不刺心焉抑趙氏世卿也賈討朔寧不懼同括議其後觀邲之役同括惟求敵欲必從彘子桑隧之役同括獨欲戰請諸武子趙朔之善欒伯必有甚不足于同括者故知季旣謂原并咎之徒劉康公亦曰不出十年原叔必有大咎而韓厥因以辟王喻之其爲人必卽屠岸賈流輩故賈敢于殺朔無忌也莊姬之譖其亂諒非祇爲趙嬰孰知嬰亡二昆之憂果及庇焉而尋斧柯兼戕其根本哉至樓嬰嬰齊趙嬰原止一人景公十四年旣放諸齊豈復與十七年之難自來子書多雜宜質之史史書多濫宜正之經春秋記殺同括而不及朔嬰齊明乎朔嬰齊非死于十七年也乃史記記殺朔而并及嬰齊同括舉十七年之釁屬之三年是非子長之疏乎哉況其時晉之威

令尚未下移匠麗氏之變韓厥且曰昔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史記顧謂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詎有當于事實若景公之疾自在十九年史記且并誌之十七年而譌大厲爲大業益不經矣故不可以不辨

太公三入商朝三就文王辨

伊尹耕莘野而應聘太公隱東海而就養此出處之至正理之無可疑者乃伊尹有五就湯五就桀之說太公有三入商朝三就文王之說夫尹之出年猶少壯若太公則已老矣倅七十餘主而不遇見紂虐益熾遠引而避之寧更有干紂之事非惟不干紂雖來釣渭濱亦祇爲文能養老初非挾午合之術以干文也迨紂惡不悛與敦商之旅共開周業則固非太公歸文王文王師太公之初心矣據史傳所誌謂西伯囚美里閔天輩學訟于太公求得美女雞斯諸物以貨紂而贖文王文王歸與太公陰謀以傾商政伐崇密犬戎作豐邑皆太公之計居多後武王將伐紂龜兆不吉羣公

咸懼太公彊勸之陣于牧野把旄仗鉞與伯夫致師虎據而鷹趾至憎其骨餘執百人而命禦方來若稽尚書則文王之修和有夏時則有若虢叔閔天泰顛散宜生南宮括後暨武王咸劉厥敵亦惟茲四人以迄周公滅國五十三監叛亂淮彝徐戎竝興皆未誌大公一籌惟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劉向云師之尚之父之合三元以爲名非必太公天下足據者經最清雜者史經文如此史記如彼豈太公果未展長策以佐周乎抑發揚蹈厲之氣悍鷲陰詭六韜六篇果其手定乎太公在商季必以賢行聞天下而慎于擇主爲紂所忌故不徒隱于釣若屠牛若賣醬若見棄老婦無非善用其隱及歸周卒隱于養老太公旣自居爲老周亦遂以老老之禮事之是以不特散宜生閔天南宮括師之文王亦師之武王亦師之未嘗加以奔走疏附之任惟未嘗加以奔走疏附之任故不與四友分功惟君臣皆師之故當日之謨猷無不可推爲太公之謨猷而發縱指示亦功本非人所能測者後世捭闔之徒遂妄

測之加以不經之論何與然則所傳辨鈞與周非邪夫以弋說以
劍說特戰國常談聖賢相遇豈無微言足契合者鈞說之妄原不
待辨也知鈞說之妄不可知驪龍之卜亦妄乎以天下之大老輕
千里而就養雖在庸主亦必有所以養之文王顧漠然不知必待
卜而始知且曰吾太公望子久矣無是人猶望之是人在左右反
幾幾乎失之文王之好賢固不如是其疏也要之太公辭棘津而
遊滋泉卽與文王遇合之實原無所謂三就文王者文且未嘗三
就何疑乎其不入商朝知太公非三入商朝三就文王則伊尹
三聘翻然而後卽說湯以伐夏救民亦寧有五就湯五就桀之事
哉

微子歸周辨

人臣立危亂之朝上則致其死次則辱之囚之而勿悔此大賢之
節也若夫潔已而去則鄉黨自好者所能爲奚足多哉殷之三仁
莫親于微子捐生徇國其分所當然乃微子之篇初未以死與囚

勉箕子比干而箕子惟以去勉微子觀弗出顛躋之語若惟慮其
不能去者蓋實見死易而生難也古人圖事必期盡乎心之所安
以死自任者一死已耳惟以生自任則有雖死而不能竟之專事
至雖死不能竟此其生誠較死也尤難微子之去欲存宗祀也其
欲存宗祀豈預抱牽羊把茅之策以邀禮命乎抑豈有見于武庚
之不終而已將膺崇德象賢之典乎皆非也不過遷于荒野以明
德而薦馨香其遜之所卽宗祀不絕之所奈何蘇古史有抱祭
器歸周之說使聖賢愛國之心幾等奸雄之賣國哉微子之抱祭
器正猶武王之載木主此固其去之因而當時所爲甚重其去者
也時惟恐殷爲周滅故去若去而仍適周則是紂之殷猶未滅而
微子之殷先滅其爲僨不亦甚歟尚書微子所云父師少師父師
卽太師謂箕子少師謂比干史遷殷紀則云微子數諫不聽乃與
太師少師謀遂去迨比干剖心箕子佯狂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
祭器奔周至周紀則又著太師名疵少師名疆是箕子比干及疵

與疆皆會居師位四師或死或囚或奔各行其志而後人不知箕子比干而外復有疵疆因箕子比干已死已囚而微子曾有與父師少師反覆咨謀之語遂以奔周屬之微子耳至殷紀謂微子去而後比干死箕子囚宋世家則謂箕子囚比干死而後微子去者此正足徵親臣不忘君之志始之去原非竟去特不立于朝以觀其後也迄見箕子囚比干死始知囚與死之無益雖欲不去不得矣然紂之暴戾不難加于尊親之箕子比干況微子本其所嫌使顯然抱祭器而去去將安之惟有疵疆假託奔周之名故微子得陰行存商之實疵疆蓋曲成微子之去者此宋世家于箕子囚比干死後復有太師少師勸微子之說也自是微子已絕迹于商不復反顧故後武王滅商命召公釋箕子囚闕天封比干墓而絕無一言及微子正以其時方遠遜耳然當多方未蠶猶得自混于頑民之內及東征破斧則凡心乎商者詎復能一日安所傳持其祭器造于軍門之言或在殷遺既滅之後勢當有之但其面縛輿櫬

豈若叔世亡國暗夫假此爲乞哀之具殆生悉生之萬不足以答先王不得已而終歸一死也乃周公大聖方欲訪賢以續殷祀因禮而封諸東夏是亦豈微子之初心哉嗟嗟後人惟視生重于義故死難于生古人惟視義重于生故生難于死侯嬴自刎嬴已無憾至朱亥則非椎殺晉鄙終不足酬信陵田光自刎光已無憾至荆軻則未刺殺秦皇究無以報燕丹雖縱橫之士尚然況聖賢之任重者且不敢徒死寧肯徒生歟周追崇先聖焦祝猶封時卽無微子殷豈遂絕祀況人之所望于微子詎祇以其能受上公之命乎人所望于微子非祇以其受上公之命而微子卒受上公之命雖去而去之志竟未就也去之志未就遂加以抱祭器歸周之誚則人臣立危亂之朝固當以死與囚爲正也哉

井田溝洫辨

井田之不可復以溝洫廢也然井田可不復而溝洫必不可廢有溝洫雖不井亦田或謂因井田爲溝洫非因溝洫爲井田井地不

明則溝洫何由定嗟嗟此良法所以終絕而西北沃野遂至灌莽千里也古地域之準正因溝洫爲井田何嘗因井田爲溝洫哉周禮遂人治溝洫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畹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是溝洫之說也遂人所治乃鄉遂之法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澮橫蓋鄉遂屬近郊肥腴曠衍計家出兵故以夫算畛聯涂絡截然整齊而畫爲萬夫之井匠人所爲乃都鄙之法每丘之地縱橫各三溝四丘之田爲一甸十甸中爲四洫蓋都鄙屬野外包山林原隰計甸出車故以里算隨野之可疏溝洫者以分井而爲畛爲涂有不必列焉平壤易

于淆混是以遂人重在經界而特詳徑道高卑之壤旱潦是虞是以匠人重在溝洫而特詳尺寸然詳徑道不能略溝洫詳溝洫可以略徑道以溝洫明而溝洫卽足當經界矣則溝洫豈不較經界更切哉井田不依溝洫無以爲井田溝洫卽非井田而田之可治者固井井也秦人毀經界立阡陌而出粟益饒非其時經界雖廢溝洫尚存故地力盡而天時不能爲患穡人因得倍奏其功乎都鄙之溝洫深廣必有度者慮其湮也鄉遂之溝洫不言深廣以致民有劑不慮其湮但憑高下爲蓄洩也孰意自秦而後上自司徒下及稻人雍氏皆隳厥司始廢經界爲田者漸并廢溝洫爲田廢經界爲田則一軌之路皆田也至廢溝洫爲田雖不易再易之地亦安能自成田乎凡井田之制甚執而溝洫之制則通由一耜積之至于百里有土皆可田也溝洫之所至卽爲田之所至此遂人匠人爲法雖異而鄉遂或有縣都縣或有丘甸各不相妨耳大抵井田全恃人力而溝洫則半由于天嘗考西北之野山之湧泉

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今之宜屬宜揭者卽古澮與川也
頃畔卑窪之處卽古眵與遂也溝洫所由廢不過以有眵遂以通
水有澮川以容水耳孰知眵遂易沒于荆蕪澮川之遠勢不相及
無溝洫以經緯其間可乎眵遂澮川止堪導流而溝洫則兼堪儲
洩故不復溝洫而謂西北之田可耕未之有也第眵遂農夫自能
治之澮川地脈所經不待數治之溝洫則非上人盡力其間爲之
以時疏濬不克治也周禮云凡溝洫必因水勢善溝者以水漱之
卽地官之法而通其窮正復不難後儒動言復井田難者曰卽專
力數百年而復復而民骨已朽矣若溝洫則寸有寸之利尺有尺
之利不必立井之名自收井之實故曰井田可不復而溝洫必不
可廢

馬蹟辨

古傳秦始皇登此山神馬踐石成蹟因得名使馬而神邪則馬凡
所至宜皆有蹟何獨此山然使馬而神重崖峭壁之下又瀕于湖

人至者必偃僕扳援猶恐或墜始皇亦必不以萬乘之軀乘此輕
試吾聞水所擊久而成穴此山下適有數穴似蹟而始皇又曾登
此遂以名焉理或可信也雖然始皇曰自二世三世至于千萬世
傳之無窮故聞天下名山大川有天子氣者必出遊以厭之奈何
至二世亡矣後之至此山者觀于此知古帝王成敗興亡之故在
彼不在此則馬蹟之說以戒焉可也

律呂釐毫絲忽辨

今算律者以考亭氏鍾律解及西山氏新書爲據黃林得全寸南
姑得全分應蕤得全釐大夷得全毫夾無得全絲仲呂得全忽甚
至變律而又剖忽爲杪其算法皆準于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而奉
爲程度者惟史記律書之數不知史記律書止算至分而止至釐
之數則已約略計之而竝無毫與絲忽之算卽精研如朱蔡亦未
悉其本文而誤將算法用心于無用也夫古尺本短于今尺剖尺
爲寸剖寸爲分剖分爲釐至于毫而目力已極矣以之候氣其早

學文堂文集卷十二
晚之異不爭此一毫以之諧聲其清濁高下之殊亦不爭此一毫
況又晰之爲絲爲忽爲杪哉按律書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下
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此三分損益之算也又約十爲九以便于三
分之算故黃鍾九寸而曰長八寸十分一謂八寸而又有十分中
之一爲八寸一分也九其九也再以九寸者三分之而損一下生
林鍾得六寸九其九得當爲五十四分故曰長五寸十分四再以
六寸三分之而益一上生太簇得八寸九其八當爲七十二分故
曰長七寸十分二此三律本無分而計之以分者約十爲九之故
也自此而如法下生南呂則有分之數矣然其算止于分故寸約
而分不約南呂實數五寸三分而約其五寸爲四寸五分三分爲
四寸八故曰長四寸十分八自南呂上生姑洗亦然姑洗實數七
寸一分而約其七寸爲六十三并所餘之一分爲六寸四故曰長
六寸十分四以六寸四而三分之而尚餘一算不得不以九九之
法剖分爲釐故姑洗下生之應鍾應鍾上生之蕤賓皆以釐計然

釐之相去至微至微則在所不爭故但以釐之數而三分之計三
分之中或得其一或得其二已耳約略其辭而不爲細晰其數應
鍾約數四寸二分之外止曰三分二蕤賓約數五寸六分之外止
曰三分一釐猶如此而毫與絲忽豈其所暇辨哉蕤賓又上生大
呂以九約之當七寸五分三釐九毫而史記于寸分之外但言三
分一而已大呂下生夷則以九約之當四寸九分九釐六毫一絲
而史記于寸分之外但言三分二而已而其稍增于三分之一與
稍減于三分之一皆不計也不計則毫之數亦不設也毫且不設
而安用夫絲故上生夾鍾以九約之爲六寸一分又三分一下生
無射以九約之爲四寸四分又三分二而皆不計以絲絲且不設
而安用夫忽故無射下生之仲呂亦以九約之長五寸九分又三
分二而不計以忽忽且不設而安用夫杪哉不離三分損益而又
不滯于三分損益大數不踰而微茫可以出入在史記原如是今
之學律者不較古今尺度之短長以定黃鍾之所謂九寸者而徒

從九寸以下不憚煩而纖悉剖之以矜于人曰吾精于算也夫精于算而即精于律呂乎哉

十二重天辨

十二重天古無是說自明有西洋陽瑪諾等入中朝而始言之見于天閒一書本朝時憲厯用之推算其圖自下數上至第十二重為永靜天天主諸神所棲不左旋亦不右旋十一重帶動下十重為宗動天左旋而西下次十為南北歲差天次九為東西歲差天次八為三垣二十八宿天又下土星天次七木次六火次五而日輪天次四又下金次三水次二而月輪天次一皆右旋而東世不盡聞聞者又疑而不敢議愚則非之夫天者氣為之氣無停息之時何至最上一層即為永靜雖三垣列宿之上尚有無窮之天要不可限為層次既無層次又安有東向西向之殊豈得謂一重之象即有一重之天以帶動之哉且天主神君為西域惑民之教太虛中豈有形有質而謂棲居于此縱御空而居其誰見之縱推步

甚精其又何從測之況天有主宰要亦止以三垣中天皇大帝及帝星帝座當之以為天皇會通可矣而曰上此更有主焉是天子不足尊更有尊于天子者也至南北東西歲差之說彼以為微妙而不見于書但以理言之天在外轉過日一度而略少積久之而見其差故有歲差而周圍全體總是此天差則以東西而差定無東西一層南北復一層之理妄誕欺世在厯家亦當辨之下此之八重天更有似是而非者凡星光自下觸上曰犯自下蔽上曰掩諸家所載月五星犯垣宿者累數百次而無垣宿犯五星之時則月五星下于垣宿可知月掩日而日為之食則月在日之下可知矣月犯五星者亦累數百計而無五星犯月之時言入月者聞有一辰而舊云占誤則月之下于五星可知金水有掩日之時則為日中之黑子而土木火無掩日之時則日在土木火星之下金水之上可知熒惑有犯填星之時而填從不犯熒惑太白有犯熒惑之時而熒惑從不犯太白辰星有犯歲星之時而歲星從不犯辰

星則五星中填最高辰最下而歲與熒惑太白以次居中又可知矣然此止可云列象高下之敘而謂一重之象卽有一重之天以帶動之重重包裹豈理也哉吳澄順次運行之遲速亦曰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若合垣宿以上之天爲九則屈原天問亦云圓則九重蓋言高下之以次相懸而非天之實有層次也可援是以相證乎蓋下之八重猶推測之可及者也而上之五重益誕矣下之七重自西而右旋于東猶歷家之舊據者也而第八重垣宿之天亦謂自西而東至于再上始左旋而西向至于再上則又不旋益誕矣愚故爲切辨之又觀西域昊天渾元諸圖有九重而無十二與瑪諾異至七政之層次左右與瑪諾同并誌之以俟論定

董字辨

客有持董文敏墨蹟示予者曰此文敏行書天馬賦也予曰嘻夫書不一法大要存乎審勢有其勢而後可論神有其神然後可論

骨有其骨然後可論韻骨立矣而韻不具則怒張韻具矣而神不湛則藹弱神湛矣韻具矣骨立矣而勢不存其所爲神韻骨者非眞也若此者所爲勢不存者也其爲贗物無疑客又出楷書心經示予曰其體似整而欹似肥而瘦似娟媚而倔强正子所爲勢不存者歟予曰異哉此正子之所爲勢者也米海嶽曰小字如大字勢之謂也又謂東坡爲畫字失勢之謂也文敏亦云書家以險絕爲奇今人眼目爲趙吳興遮障亦失勢之謂也今子以爲似整而欹不知其欹也正所以爲整似肥而瘦其瘦也正所以爲肥似娟媚而倔强其倔强也正所以爲娟媚何也勢爲之也且子以爲字之楷者無勢乎能審楷書之勢而後可爲行草書能審楷書最小之勢而後可爲擘窠大字故昔人謂學王大令者必從歐陽詢入然不善學歐者僅得其板重方幅善學歐者凡一點一畫抑揚頓挫上下開閤辨之止在毫釐之間放之遂有尋丈之勢夫而后神與韻與骨求之擘窠而在求之行草而在求之蠅頭而無不在若

心經者蠅頭之全乎勢者也非天馬賦比也客憮然曰有是哉勢之所在無往不佳勢之所失無往不悖嗟乎天下之不宜失勢者豈獨字也哉予退而作董字辨

律呂合圖書總辨

自圖書出而數生焉聖人觀圖書之數而理出焉天下事無有出于理之外卽無有出于數之中者而謂律呂不合于圖書哉雖然天下事既無出于理之外者則事事配之而皆于圖書之理有合也既無出于數之外者則亦事事配之而皆于圖書之數有合也原不特律呂爲然矣而矜智炫巧者乃欲假是以神其說于是李文利以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創爲一圖王邦直別以三寸九分之說創爲一圖而馮應京瞿九思又復以九寸之說創爲一圖而人皆不敢辨之豈三圖雖異而其義則同歟夫王邦直三寸九分之說非卽李文利三寸九分之說也李之說黃鍾之後大呂加六分而餘以九分遞增蕤賓之後林鍾加六分而餘以九分遞減李之

說則減應鍾之六分爲黃鍾而大呂以下遞增九分增仲呂之六分爲蕤賓而林鍾以下遞減九分不相符也而以配圖書則數各相符抑瞿九思九寸之說非李文利王邦直三寸九分之說而非諸家九寸之說也諸家之說下生者皆倍其實三其法三分損一而得下生之分寸上生者皆四其實三其法三分益一而得上生之分寸瞿之說則于黃蕤分寸以三分損益爲法大林分寸以五分損益爲法而謂之參伍太夾姑仲分寸以各損二分爲法夷南無仲分寸以各益二分爲法而謂之參兩不相符也而以配圖書則數又各相符夫呂律之長短自有一定此說是則彼說必非而何以各持一說各據一理而于數則無不相符若此哉蓋萬事皆起于數圖書者天地之全數雖錯綜變化左右縱橫而無往不得其合李文利之圖合矣易而置之以王邦直之圖而又無不合也王邦直之圖合矣易而置之以瞿九思之圖而又無不合也李文利王邦直瞿九思之圖皆合矣再易而置之以新創之別圖當亦

無不合也然惟其可以易而置也則固非不易之理矣愚謂今之論律者但當論六律六呂與圖書陰陽之理合十二管十二辰與圖書五行之理合卽十取九之算與河圖之十數合約十爲九之算與洛書之九數合律主左旋調主右旋與圖書順逆之理數合亦可卽數求理因理測數矣又何必爲多爲附會哉況就圖而論之瞿爲稍稍近理李又次之王則于圖置無仲不用于書置夾南不用尤爲強合予當以不易之說折其可易者取二說而更爲之辨

文昌梓潼稱號辨

今世誤文昌爲梓潼尊梓潼爲帝君子嘗斥其非說者以爲梓潼能黜陟人文故尊之夫梓潼本蜀之神未嘗司人文之柄而文昌則星也與梓潼又何涉何得混而稱前之人已有辨之者明弘治間詔禮部會議應祀神祇尚書倪岳等逐一擬議開坐內一款云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嵩人因

報母讐徙居劍州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改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天下學校亦多立祠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今議得道家謂梓潼神顯靈于蜀廟食其地于禮爲宜祀之京師不合祀典至于文昌之星與梓潼無涉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傳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令拆毀偉哉倪公之議後儒不加詳考至稱臣奉祭妄冀獲福爲有識者所羞稱就使人文黜陟神能默操之士君子亦惟盡其在我以聽其不可知充此妄念何不可爲必將夤緣奔競以希非分甚至喪名殺身而不知畏豈非所爲行險徼幸者乎予向持是論適見芑山張子亦著其說于古文短篇中遂書之

甲戌己丑辨

經者萬世不易之書也傳者所以發明乎經也有經與傳不相爲
謀而意適相合則因傳以證經而益明有傳與經過于附會而義
反相悖則驅經以從傳而經益晦春秋桓五年春正月書曰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左氏曰再赴也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伐之公疾
病而亂作故再赴公羊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
焉故以三日卒之也穀梁曰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
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夫甲戌爲魯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
爲五年正月六日佗既殺太子篡位而以甲戌赴于諸侯至六年
厲公卽位更以己丑赴孔子何不兩書之且篡弑之際臣子之大
逆也不書于桓四年十二月陳公子作亂之時則佗未必以甲戌
赴也厲公卽位在六年九月蔡人殺佗之後相距踰年而始以五
年正月之己丑赴乎則再赴之說非也國君不能正位守國至于
分散變莫大焉國亂身死不終于寢辱莫甚焉果以甲戌日亡己
丑日死則當于四年書曰十二月甲戌陳侯出奔于五年書曰正

月己丑陳侯鮑卒今不書于十二月而書于正月不書出奔而書
卒則二日卒之之說非也得者得其尸也得其尸則不知死于何
日不知死之日則闕之可也五年夏葬陳桓公則不書月日六年
秋八月蔡人殺陳佗則不書日今既書甲戌又書己丑則舉二日
以包之之說非也況甲戌爲十二月之日以十二月之日而書于
正月之下恐不若是之謬戾也然則陳侯究以何日卒乎己丑是
也何以辨之辨之于正月也正月無甲戌之日則己丑是也甲戌
二字衍文也魯史存之孔子亦存之闕疑也傳謂佗卽五父陳厲
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佗而立厲公史記又謂佗母蔡女故蔡人殺
五父而立佗是爲厲公總一厲公爲佗爲躍史與經異獨甲戌己
丑則承之豈甲戌己丑別有解耶抑亦闕疑耶故辨之以俟論定
者
滕子來朝辨
春秋桓三年春滕子來朝左公穀俱無傳杜預范甯註皆曰時王

所黜也其所以黜之之故則不載然則曷爲乎黜之樂正子記云
滕侯薛侯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徵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
黜焉此滕之所以自侯而黜爲子也侯者滕爵滕爲天子之侯春
秋安得而不侯之此隱十有一年春所以書曰滕侯薛侯來朝也
滕自降以朝王王既黜之爲子春秋安得而不子之此桓二年春
所以書由滕子來朝也自胡氏以爲黨桓公之弑先鄰國而朝之
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學者翕然宗之非也桓公弟弑兄臣弑君
天下之大惡孔子作春秋以寄褒貶何難大書特書而于隱之終
書曰公薨以諱之薨當書地而不書地繼故不當書卽位而書卽
位無非寓其義于筆削而終不敢斥言弑君者諱之也于宗國則
諱之于與國則誅之于弑逆之桓公則略之于無罪之滕君則責
之于首惡之大慙則宥之于朝聘之鄰封則削之此其春秋之義
也哉欲正魯弑君之罪而乃操天子黜陟之權欲侯則侯之欲子
則子之又豈聖人之心也哉秋七月杞侯來朝同一來朝也同一

來朝則同一黨惡也何以不于杞乎子之胡氏曰當是時齊欲滅
杞杞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獨不思滕亦小國也其
來朝而求庇于魯安知不與杞等寬于責杞而嚴于責滕吾知其
必不然也且七月來朝九月入杞則魯伐之矣以求主而致師則
因齊欲滅杞而杞來朝亦爲臆說況滕非有討賊之責也前乎此
者魯宋陳蔡之會州吁後乎此者齊陳蔡邾之平宋亂春秋皆不
削其爵而獨削無力討賊之叢爾滕益不然矣大抵胡氏始終欲
著桓公弑逆之罪而未免拘牽穿鑿以附會其說後之學者忽而
不察此不可以不辨

桓不書王辨

羽父使賊殺隱公于寫氏而立桓公則桓公有弑君之罪也明矣
桓公有弑君之罪則桓公之無王也明矣春秋誅亂臣賊子宜直
書曰弑君而于隱公之終書曰公薨何也爲魯諱也元年春王正
月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

能定諸侯不能拔書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書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無傳其餘皆不書王春秋既爲魯諱而欲于不書王以正桓之罪恐不若是之隱既不書王矣而又于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以正桓之罪恐不若是之曲且王者天玉也天王不能討卽不書王以黜之而于桓公元年反書公卽位何其寬于弑逆之人而厚歸罪于天子也此穀梁之說不可信也胡氏又云十者盈數也十年書王天道周而人事變若此則自十年以後皆宜書王而何以十一年至十七年仍不書王又云十八年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果爾則宥之于生前而反誅之于沒後此皆不通之甚也然則桓公弑逆之罪孔子何所取焉公薨不書地是也穀梁曰隱之不忍地也繼故之後不書卽位桓書公卽位著其忍也公羊曰如其意也穀梁曰是與聞乎弑也范甯曰與弑尚然況親弑也三年秋書公子翬如齊逆女范甯曰翬稱公子者桓不以爲罪人也不以爲罪

人則桓公弑君子此益明且切矣豈在書王與不書王之閒乎所以春秋一書明白簡易不待考諸列傳紀載而是是非非昭然于筆削例觀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惟桓四年并秋冬月日皆不書亦將以天道不時遂黜之乎諸儒欲歸功孔子而反使孔子犯黜王之罪悖謬甚矣然則曷爲乎桓十八年有書王有不書王也曰闕文也孔子不云乎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說

岱廟請易木主說

浮屠道士其教本不足恃久長于世故必假斲木搏土像其形容莊嚴偉怪若可畏使小夫俗人奔走惕息其下其教乃陰恃以不廢子經泰安入岱廟見其神冕旒黼黻執笏南面旁設戎服握刀袴鞬者數人子樞拜惟謹然竊怪岱神之尊已同于天乃猶藉浮屠道士之法邪考神封號始唐初前代未有夫神本岱之靈耳不

可以形屬況加天子之稱更非古矣當時不察慢然爲之好異者又造姓名以鑿之瀆禮蔑經嗚呼可勝道哉今觀園丘之制累朝皆用木主神既尊同于天苟以園丘之制倣之尊神庶乎有體而又遠于浮屠道士之法伏望今日修祀典者察焉

天爲上帝岱亦可爲諸侯之長耳蓋與三岳同以竝天帝後世之媚也自記

姤復小父母說

周易始乾終未濟序卦傳但言其理至于反對先後之次初未詳也若邵子所演伏羲八卦則據其橫圖宜始乾終坤圓圖宜始復終坤二圖所爲異者特因說卦傳有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逆數之文耳釋者因謂橫乃卦畫之立圓乃卦氣之行而總之乾坤爲大父母姤復爲小父母二語盡之坤三索而得震坎艮乾三索而得巽離兌其爲大父母不待言也至姤復之爲小父母則由邵子加一倍法見之兩儀之上分陰陽老少爲四象四象之上復各以

陰陽老少間加之爲八卦由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位定焉又加之爲十六又加之爲三十二又加之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象者凡八以上卦之八重下卦而六十四卦以成陽卦得三十二自乾終于復陰卦得三十二自垢終于坤姤復適居六十四卦之中故雖陰陽分于乾坤而其由一陰一陽以至三十二陰三十二陽皆若因姤復之交而得之但其所云交者既謂正對則交不對不交邵子又以乾兌離震爲陽儀交而生天四象巽坎艮坤爲陰儀交而生地四象朱子又以乾兌艮坤爲太陽太陰交而生天四象離震巽坎爲少陽少陰交而生地四象說愈繁而愈晦究交之實惟以陰陽之主爻交耳震與艮交陽交陽也巽與兌交陰交陰也雖交而不失陰陽之本若乾坤坎離而交則陰陽全反易矣此文王序卦乾坤坎離不交而惟艮震巽兌交耳乃艮震巽兌雖交而頤中孚大小過復相對而示雜中之正寧非以不交者不得強之交乎復本交剝姤

本交夬邵子顧以復交姤至六交而後及夬剝疑先後天卦位未必相懸若此然復原震體姤原巽體先天陰陽肇于長男長女後天長男用事而長女卽繼之皆此義也雖其序與周易之序不協然質之所謂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者固無舛焉乾居午而云生于子中以震一陽始生也復進推至復則爲子之半故稱天根坤居子而云生于午中以巽一陰始生也復進推至姤則爲午之半故稱月窟橫圖姤復本陰陽相倚所以遞交而生諸卦自圓圖位姤于南位復于北而與乾坤竝始陰陽消息之幾并不待交而自運矣邵子所分順逆不知與說卦傳之順逆果有當否但古人畫卦一畫則俱畫矣安有陽爲已生卦而云往陰爲未生卦而云來之理哉不過右行順而左行逆乾從右往數至復故爲順姤從左數來至坤故爲逆而成橫圖若圓圖則由復及坤皆逆數耳如順天逆天在天者一順一逆在地者有逆無順諸說祇邵子制圖之順逆而非畫卦之順逆也抑旣云姤復爲小父母又云坎離爲小父

母者何歟蓋天地間惟中無對坎離之中猶乾坤之一也坎離卽本卦而見其爲中以無對者立體姤復由六十四卦而見其爲中以有對者致用用非體無以達由姤復而言坎離坎離其太極而姤復其兩儀也第坎離不交祇居不用之位而姤復之用則無方讀易者可不察哉

先後天卦位說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先天卦位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後天卦位也先儒謂其畫一出于河圖河圖一六北二七南三八東四九西五十中推其畫卦之義先天以六爲坤居北一爲艮居西北七爲乾居南二爲兌居東南八爲離居東三爲震居東北九爲坎居西四爲巽居西北五虛中不用後天以坎居北爲一六離居南爲二七兌居西爲四乾居西北爲九震居東爲三巽居東南爲八坤居西南爲十艮居東北爲五其分陰分陽之說則以一

六爲太陰二七爲少陽三八爲少陰四九爲太陽與太陽居一連九少陰居二連八少陽居三連七太陰居四連六之文不協不過欲以圖之陰陽與卦之陰陽強相配耳抑知數之奇爲陽偶爲陰圖與卦初未嘗殊哉易曰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可見聖人原非因圖而畫卦特先天卦以圖而定其位惟主乎兩儀後天卦以圖而易其位兼參以五行耳其義則父母男女盡之矣父陽母陰男陽女陰總不過奇陽偶陰也陰陽肇于天地水火則得其氣者金木土則得其質者天上地下不易之經故先天當陰陽之始成卽首以乾坤位之然坤居北本水成之位後天故易以坎乾居南本火成之位後天故易以離先天艮居西北當天一之次以艮一陽在上也陽始于乾故後天移乾于艮位先天巽居西南當地四之次以巽一陰在下也陰全于地故後天移坤于巽位先天震居東北當天三之次以震一陽在下也陽盛于三後天故易以一陽

在上之艮先天兌居東南當地二之次以兌一陰在上也陰始于二後天故易以一陰在下之巽先天離在東當地八之次以離再索之陰也後天則以東本木位爲生物之方陰極而陽來易以一陽之震先天坎在西當天九之次以坎再索之陽也後天則以西本金位爲成物之方陽極而陰生易以一陰之兌此先後卦位之正對反對竝行而俱與圖不悖者本自較然生于陰者成于陽生于陽者成于陰正見陰陽互藏之妙五行所爲旣分陰陽又各自有陰陽耳乃置淺顯之理而不悉論先天者謂老陽居一分之爲乾兌少陰居二分之爲離震少陽居三分之爲巽坎老陰居四分之爲艮坤至于說所不達又謂陰主靜而守其常故水木各一其象離震不得爲艮坤陽主動而通其變故金火互通其象巽坎亦得爲乾兌論後天者謂震東兌西以陽主進故長爲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少爲貴而位乎右坎北者進之中離南者退之中乾西北坤西南爲父母旣老而退艮東北巽東南爲少男進之後而長

女退之先諸說紛紛卦圖之旨反析之愈微而愈晦矣
潮汐說

海之朝而潮汐而汐謂之海鱗出入神龍噓吸以及冰池焦釜三水相蕩者固屬誕矣其差近者則氣升而地沈溢而爲潮氣降而地浮縮而爲汐與抱樸子天運高卑之言相協然南北極之出地入地有常度四游且已不經安有浮沈哉外此則或以爲係于日或以爲係于星長短星本非通論而潮之迭差于晝而入夜迭復于夜而入晝亦寔盡日之衝擊致然歟惟海喬志謂隨月之盈虧後儒咸宗之終不若乘氣進退之說爲不誣也如果月盈則長月虧則消朔後三日始盛固矣自是而弦而望宜益盛何以復消望後三日月已就虧乃反極盛乎夫謂月有盈虧而臨于卯酉潮漲于東西臨于子午潮平于南北者特就地面言耳若自太虛視之則月借日光雖晦亦未嘗虧其運行不息每日繞地一週初非有子午卯酉之定次也水浮天而載地豈若人目之窮于所見哉要

之天地本肇于二氣凡麗于其閒者自無不搏挽于二氣之中陽精結爲日其光散而成火陰精結爲月其液津而成水謂日火俱陽月水俱陰氣實相通可矣如謂水必應月則火豈亦應日哉陰陽之氣五日爲一微積三微而成著故十五日爲一氣一月氣再升再降一歲凡二十四升降潮汐卽乘此氣所以升降之數亦符之至其消長則以每候天氣始至爲節氣地氣繼至爲中氣天氣合地氣而氣始周故潮汐亦盛于初三而盈于十八但天行健而地道有常天之節氣中氣十五日差二時必積三歲始一復地之晝潮夜潮二日差一時祇積十六日卽一復所由氣之盈有閏而潮之信無移也春分陽之中水爲母以滋木故春潮大秋分陰之中金爲母以育水故秋潮尤大潮初無閏而究未嘗因月有閏而春秋易候豈非以氣之有盈者則閏之以月氣之無盈者卽閏之以氣而月與水雖皆陰其所乘之陰氣原各自爲盈虛哉大抵天下之水皆源發于山而流注于海源之不竭以氣能生之也其氣

自高而臨下水一出卽不復入流之不溢以氣能消之也其氣自下而湧上一噓復一吸而水旋歸于虛焉此水勢皆自西北而東南潮勢獨自東南而西北猶七政之緯于天而終不得不隨天而左沒耳至潮之有一有再則以外海遼曠無垠氣自散漫而緩內海境漸狹而氣亦由之縮也四瀆本無潮而浙江廣陵之潮特著原卽海潮耳潮入江愈爲山阜所束而怒故飛濤湍勁其勢益迅他若碧玉泉之三潮瓊海之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斟溪之十盈十竭黔泉之五十盈五十竭漏洑之百盈百竭則又以其下潛通海脈噓氣之竅各殊氣之遲疾卽因之并不待囊籥牛魚之喻而可悉其故矣

王石聲字說

處士王子以其名來請字予旣字之曰石聲因告之曰子亦聞唐應德先生之言乎先生嘗引蘇氏石鐘之說以爲天下之石多矣豈無挾其空洞之具然生于岷巖林岫之間雖有聲而無自顯又

嘗見羅景鳴先生作顏氏搗石記相傳魯公刺吉時得異石于永新用以搗衣比召爲御史石隨搗聲徹禁中玄宗取而試之無聲也復歸之公聲如初先生蓋以是石搗于禁中使亦有聲如顏氏則石之榮遇未知何如而石則否今子將挾其空洞之具與水相遭邪抑安于岷巖林岫之間邪抑如搗石者雖際其遇而不樂效其能邪天下之遇至得君而止搗石旣得君乃善藏其技雖以萬乘之尊而不屈豈古巢許之亞與及觀其始終效忠于顏又何靈且異也語云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子其知所以自處矣

律呂名義說

律也者述也率也率之爲言統也十二管統率眾音故總名爲十二律十二律之中陰陽各半而陽又統率乎陰故陽律獨得名爲六律其或有謂之六始者陽唱而陰隨之義也惟其陽唱陰隨則陰之于陽有旅助之功而名之謂呂是六呂有地道焉有妻道焉以其同乎六陽故周禮謂之六同以其閒乎六陽故國語謂之六

閒同則無睽違之病閒則無端一之嫌而陰陽之成化工者達之
聲音而中和以備矣然聲非能自爲聲也聲氣相通有氣而後有
聲律呂所以有陰陽之聲者由天地有陰陽之氣也六律何以有
黃鍾太簇等名六呂何以有大呂夾鍾等名曰黃鍾大呂等名乃
氣之名而非律之名也國語伶州鳩及陳暘樂書所解字義或近
附會而以陰陽升降得名則固無可疑者但未言氣以是名而律
因之耳如十一月子也萬物孳生于子一陽之氣始鍾于黃泉則
曰黃鍾而因候之以九寸之律氣以達焉遂以律爲黃鍾之律十
二月丑也萬物紐芽于丑二陽之氣大助一陽以宣化則曰大呂
而因候之以八寸三分七釐六毫之管律氣以適焉遂以其律爲
大呂之律推之而正月三陽旣泰萬物族生爲太簇二月二陰尚
在夾助太簇而鍾物爲夾鍾三月五陽萬物得其氣而新潔爲姑
洗至于四月而純陽在外微陰已萌于中仲卽爲中故曰仲呂五
月而一陰生矣初陰方穉曰蕤五陽在外曰賓故統曰蕤賓六月

而二陰已生矣陽寡而陰眾眾爲林陽散而陰聚聚爲鍾故統曰
林鍾七月三陰用事而厥民夷萬物告成而有法則爲夷則八月
四陰用事日遯乎南則爲南呂至九月五陰方盛而未全盛一陽
將窮而不終窮則爲無射十月統陰已應乎陽而一陽已鍾于陰
則爲應鍾此皆言乎氣也而候之以律律之名各因之使無此律
而所謂黃鍾大呂之氣自在也使無此氣而黃鍾大呂諸律又安
所得名聲氣相通候氣與求聲一理作樂者可漫執已成之律而
不求端于天地自然之氣哉若夫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
體常以效法故止于三鍾三呂夾鍾亦謂圓鍾以春主規言之林
鍾亦謂函鍾以夏主庇言之南呂亦謂之南事以陰之所成者止
事仲呂不特謂之中呂而亦謂之小呂以陰之始萌者尚小且對
大呂而言之此皆陳暘樂書參眾說以成更無待愚解要之律者
率也統也十二律統率眾音六律又統率六呂黃鍾又統率陰陽
之律呂今詩家近體長短整然者借名爲律可以知律之長短有

定矣刑法之定例輕重釐然者亦借名爲律可以知律之輕重有定矣名義未詳未可進而深論故先爲是說曉之

元祐回河說
黃河自漢後至宋復決豈宣房之築足媿禹功特千乘德棣之流播爲八道偶合導河之經耳天地之氣融者爲水融而塞之則必決有自塞而決者有人力塞之而決者若宋之河患則人力塞之而致其決也李仲昌請開六塔河韓贄請開二股河時雖未有回河之名其實則回河也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究無成功而范子奇回河之役卒因以起歐陽修蘇軾輩陳其非富弼司馬光文彥博諸賢是之大率以水性趨東故欲閉北流禹貢治河始于積石河從九渡至崑崙已三千里由積石遡星宿海不啻六千七百餘里彼以商胡諸境爲北橫隴諸境爲東者第猶民廛相隔東家指西爲西西家指西爲東若以大地論則自積石而下無非東向安得于數百里內之商胡橫隴分東北哉觀今之言河者謂于梁

衛之郊北流爲順邳淮以下北行爲逆概可見矣從來治河不越賈讓三策元賈魯三法總止一濬天下之瀆皆水獨河則挾泥而行蓋河性湍急齧土而土不能制也其齧土不能制豈因渭洛諸流悉注于河助成其勢良以西北土厚泉深至中原漸淺薄地氣大洩故其流混混若沸湯然自下而冒乎上此非駛波之汎濫有氣以震盪之也在江海有所鍾注則溢而爲潮汐河爲崖埃所束縛不獲暢達則湧而爲泥沙是故河之清猶之江海之不潮不足云瑞當氣之所發水能浮土及至下流而其氣漸竭則土終壅水壅于此卽潰于彼但通其壅潰者自復乃或塞之又或一疏之一塞之人功雖殫其無當于地理明甚禹之時河之入海北海也其勢雖勁而徑實捷故東南可坐視由漢迄宋河漸自西而北而東卽不閉北流亦將東徙而入東海奈何復爲軟堰以迫之元豐後因大決于北議欲復禹故迹未幾又執回河議卽令回河之議成北方瀉鹵俱成沃壤猶應恤東人爲魚鼈況其法無當疏濬故道

日淤新隄易圯原處決不可回之勢乎大伾大行閒放河入海患不滋蔓若更障之東是不距盜于堂而距盜于室庸有幸哉塞之費倍蓰于濬塞不可不兼濬濬則可以不塞向使宋不塞而專其功于濬河雖不回而自回然欲以六塔二股而受全河既不足洩其暴欲多開減水渠又恐流緩不足刷沙縱不能如禹之因其故利導灑而爲二分而爲九合而爲一漢太史馬頰遺趾尚可考也惟不拘其迹而師其意總疏數河于冀青兗豫之郊川之通海者概排之餘則置之河之爲東流爲北流不妨姑任其遊波來去久之自歸尾閭而鮮橫出之害昔鯨有息壤可竊水且不爲之湮況取百姓之膏血湮之宋人變法每事託經傳以自文獨防河則絕口不及禹貢河伯之怒固其所也

唐荆川句股測望論說

晉書天文志云髀者股也股者表也何謂表卽八尺之臬以測日影者也何謂股卽句股之股也何謂句股卽所以爲方之器而名

爲矩者是也一縱一橫橫而矩者卽句縱而長者卽股也句股相乘并之得實平方而斜分之則爲弦夫句股本無弦而命以弦者虛觀而意其爲弦也有句股可以無弦而必虛意其爲弦者斜視積算而難乎爲句股也惟以積較實補之得并減開平之法則可由句股知弦亦可由股弦知句句弦知股遠近高下酌而通之皆堪推測以得但句則橫量雖最遠者可較參以股弦而益可較股則豎立將最高者難憑卽有句弦而亦無所憑況日影之高尤難測望不得不高其股而爲八尺之表焉表以股推而表實非股句非連表而表復藉句以句較股而知股積之短長卽以句較表而知表積之短長以弦參句股而知表影之遠近卽以弦參句表而知日影之遠近句至小也算則假而大之股本無也算則假而有之而要不可使股式如表而制爲大句以用之者句之分寸有定止可以表從句不可以句從表也若句之分寸一變則由表頂句向之弦其爲影鮮有不差者矣通其法者積句當股亦可由橫得

學文堂文集卷十二
三
縱然測仞丈之高不能測日之高不能測日之高遂不能測日之
遠此表之所以必設也至若日窮于望地窮于隔則句弦股皆窮
而表亦窮奈何曰法在兩地各爲一表以相衡于兩表之去計日
影之差而仍以小句股之法求大句股以小弦之法求大弦無不
得矣此周髀測天之術也

學文堂文集卷十二

學文堂文集卷十三

夫椒山人陳玉璠賡明

解

石經大學解

大學經文一章所謂修身以下傳文四章此大學古本也克明德
以下傳文六章既概以爲錯簡取而更定之又以聽訟章爲釋本
末又以此謂知本章爲釋格致結語而取程子之意補之夫本末
既宜釋則終始先後及定靜安慮何不釋也若以格致不釋爲缺
文則終始先後定靜安慮之不釋亦安見其非缺邪况此謂知本
二句古本與經文相接統結知所先後及修身爲本文氣原未嘗
少缺顧截經爲傳反謂其有缺何哉至石經大學與古本已不侔
較之今書序次矛盾更甚然細玩其文義則前後本自一氣渾然
明明德節後卽古之欲明明德節知止節在黃鳥節後則知止節
正釋格物格而后知至節在此謂知之至節後則物格節正釋
致知無所謂格物所謂致知云者以經文致知在格物工夫原無

次第故由格物遞釋至致知文多相互也下章釋誠意又下章釋正心又下章釋修身又下章釋齊家又下章釋治國又下章釋平天下于所藏乎身不恕節下博引詩書以釋明明德新民止至善而詠歎之淫溢之結以沒世不能忘此固大學端本博施致治之極功意旨甚為完密寧必重加訂正哉蓋大學本無經傳之別卽欲分爲經傳亦止明明德古之欲明明德二節爲經其餘皆傳也物有本末節知止節原釋格物自天子節其本亂節物格節原釋致知故其傳文由格物致知遞而至治國平天下又遞而至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于經之應釋者遞累而上之理悉該通也自古本以知止諸節爲經而宋儒更以聽訟節之釋致知者爲釋本末于是格物致知詮釋實最詳反謂其義已亡而後學并疑終始先從定靜安慮亦當有釋大學幾爲不全之書矣嗟嗟聖賢遺典所以明道錯綜繁簡非可以儒生章句之學斷也其文固多缺者亦有不缺者缺者以訓詁屬之不缺者以已意裂之所由有秦焚書而

書存漢校書而書亡之說也然子輿氏不傳之統曠千載而宋儒承之其編正經傳自當別有神悟古人之傳本且不足取信又安容後學致疑哉

周公居東解一

周公居東孔鄭二說各異皆因我之弗辟一言孔曰辟法也鄭曰辟避也晦菴註詩則從孔說元定註書則從鄭說至晦菴晚年論定亦謂鄭說爲優于是遂以居東二年東征三年截然分作兩節後儒不復置辨矣愚以爲不然蔡傳曰周公相成王三叔流言公避位居東始知流言出于三叔後成王感悟迎歸三叔懼遂與武庚畔若是則激殷遺之亂者周公也未雨綢繆之道豈其然且夫流言之興不過欲動搖周公耳公若一聞流言卽奉身而退是三叔之策已行以新造之周沖主孤立于上而二公復噤不出一語以釋君相之疑事機之危莫甚于此三叔不以此時畔復何需哉况周公至聖成王大賢也武庚反形初未露偶因一無根之言上

不能察下無以自明而猝舉措張皇釋負辰之萬幾遠遜以窮疑
詢安在其爲成王周公也今反復遺文始知金縢註之曲爲回護
反不若鴟鴞註之爲得其事理蓋東山之變武庚爲商遺胤旣足
招來四國三監爲周懿戚鷹揚多士不無社鼠之虞所畏者惟周
公而已故小腆始蠢遽布流言實則欲反鄙周邦而外則託周公
不利孺子爲名謂周公或懷疑不出他不難發蒙振落耳孰知周
公心事光明正大但見國之安危係此一閒不容自恤初不計及
謗之有無而遽破斧匡王哉或謂誠如此則金縢所云未敢誚公
者何謂大誚一篇繼金縢而作又何謂不知此正居東卽東征之
實也方成王踐祚周公以叔父爲相三叔以叔父爲監內外相維
洵磐石之宗也成王豈止無疑周公之念亦必無疑三叔之念故
大誚止及武庚不及三叔意三叔特爲武庚所挾及周公東征實
見罪由三叔于是或辟或囚或放在周公大義滅親固不妨以權
濟正然亦大傷成王意矣武庚非得三叔不足搖周之本根三叔

非得武庚則聲勢不震是周室幾至顛覆而卒致成王受殺叔父
名者皆由周公之使管叔監殷此固周公之過周公所不得辭而
成王之誚雖二公亦不能爲周公解者也及武庚旣滅淮奄諸國
尚多未靖公方畱東以弭餘患詎意動威彰德成王已惕然不能
旦夕安哉蓋監殷之舉是聖人之過也致辟之舉是聖人之善補
過也惟聖人處大變不失其常成王賢者能無警畏故周公之恐
懼謂恐懼西土之大艱則可若恐懼流言會霍光之不若矣成王
之疑誚謂疑誚殷監之畔亂則可若疑誚流言會漢昭之不若矣
如以居東爲避位則天或無風雷之變將成王終不迎周公終不
歸武庚之謀日益肆三叔之流言日益恣則國事尚何忍言公復
何恃以告我先王哉周家世系自公劉而上不具論後此則太王
欲翦商太伯且不肩有其國文王服事殷武王遂弑君而代之是
父子異局也仲雍隨伯而逃季歷奄居其位伯邑考就烹而死武
周秉鉞以興師是兄弟異局也則管蔡爲殷之頑民周召爲周之

勳戚原無可疑者獨因流言一語而上誣成王下誣周公故不容不辨

周公居東解二

周公居東孔鄭二氏說各異原無從攷証千百年後強爲測度或以爲宜從孔或以爲宜從鄭耳乃史記既以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乃踐阼攝行政當國聞管叔及羣弟流言乃告二公曰我之所以弗避恐無以告我先王因卒相成王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彝東土二年而畢定經直云我之弗避而復繼以我無以告故以避爲盡道史則于弗避上既加所以字而復云恐無以告故以弗避爲盡道若古文果恐而非我則周公無避位之事無疑矣但又七年後還政更以爲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至其書則又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爪沈之河以祝于神之書也迄周公卒後成王感暴風雷雨之變與大夫開金縢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于是命魯得

郊祭文王用天子禮樂以褒周公之德其說益屬不經然若竟謂之罔則漢初去周末遠子長又世爲史官徧歷天下以成一書必非若後儒徒據臆見而無當于事實者因是而知古人所行本有不可以理斷者矣若以理斷則武王雖八十一生成王然至武王崩成王年亦已十三非真在強葆也安有十三歲天子尚需人懷抱以朝諸侯者且冊祝所云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諸語特猶巫覡之誕慢盛德如周公其陳戒之文垂之詩書者奚翅數十篇顧不能格上而反藉誕慢無稽之言而得釋恐懼寧有當乎若不以理斷則當負展之初孺子之恃有叔父何啻一體若且一聞流言而遽疑則旣長而讒譖易入容或有之方主少國疑之日周公去畱新造邦之安危係焉且不暇恤而居東二年則旣歸政而輕于出奔亦容或有之武王有疾旣請以身代則成王病而謂奸神命者由且亦容或有之發府書而泣嘉其保朕躬也迎之則發金縢而泣獎其功在先王也而報以隆禮亦容或有之否而謂揃爪卽爲

學文堂文集卷十三
四
壇屏壁之訛奔楚卽避位東郊之訛賜魯重祭卽新迎國家之訛
則居東正亦東征之訛也安得反云居東非卽東征哉至若吳氏
云周公原未嘗攝位則流言益屬無根竝無位之宜避矣學者必
于此深察之毋徒以昔人之成說憚于紛更而不折衷以歸于至
當也

彈琴指法解

彈琴指法分左右手其左則有吟吟者用指搖動有音如吟詠可
聽大食中名四指皆有吟而其法不等細吟如微風被柳不使越
微也略吟在有意無意之間大吟吟之寬然有餘也長吟俟一音
息方更吟一音不遽搖動前音也退吟注下吟也急吟得音急急
吟也緩吟往來自得似吟而非吟也遊吟少綽復還本位舒徐不
迫若輕風飄舟蕩漾然也實吟指按絃不動以手腕微運令有音
也飛吟一上略吟隨二下走吟二上而二下皆取和處爲則也綽
吟注吟皆專于在綽在注可以吟可以無吟也猱乘聲往來寸許

如猿猱之于竹木躋攀而上下有急猱緩猱長猱大猱綽猱注猱
不同也綽自下而上注自上而下也引得音而上有一引二引三
引長短大小急慢各有數也喚隨聲帶上有音也澣喚同也往來
一上一下其上下則如引之有一二三也分開一音兩彈中一引
閒其音也退復自上而下復上本微也撞得音而上逆急下擊之
得音如蜻蜓之點水也按凡以指捺絃也而于大指則須在爪指
相半之間蓋遇指起則便也雙按名指屈按一絃中指隨按一絃
任右指取聲也此左法之大略也右則有擘大指從肉向微彈也
託大指從爪向身彈也抹食指從肉向身彈也挑食指從爪向微
彈也勾中指從肉向身彈也踢中指從爪向微彈也打名指從肉
向身彈也摘名指從爪向微彈也散左不按絃右空彈也歷連挑
兩三絃也度連挑四五絃也較歷稍輕也連連彈幾聲也雷名指
摘四五聲或自七至四或自七至二取勁且脆其聲若雷也臨食
指挑七至二次序而作貫清輕而勻圓也滾與雷鬚鬚較雷更急

作勢如奔也拂食指抹一至四或至五至六至七如一聲其閒仍有急有緩磊落不平也索鈴左泛右鳴自七至二或至一輪而徧及之嫋嫋不絕如縷也滾圓名指摘七至一食指抹一至七滾滾若波濤也圓摟如食指抹六卽句五隨句五抹七如一音嵇康賦所謂摟摟櫟將縹緲撇捌也打圓食挑中句或小閒或大閒二作少息又急三作又少息再二作凡七聲亦或四聲六聲也倒打圓法同打圓只先句後挑也消食中次第抹句一絃兩聲有倚覆雙連疊反諸名而音則同也全扶食中竝入兩絃抹句齊發也背鎖踢抹挑三聲小鎖挑抹挑三聲也短鎖抹挑少息又踢抹挑凡五聲也長鎖抹挑又抹挑抹句少息又踢抹句凡九聲也大鎖抹挑抹句踢抹挑凡七聲也輪摘踢挑三聲也半輪踢挑兩聲也倒半輪抹挑打三聲也對倒輪左右兩手用食中名三指相對俱抹句打泛音三聲也潑刺食中名竝入一絃曰潑竝出一絃曰刺以勁爲尚也無聲暗刺也直刺下如拍竹扎板之聲也撮食中一挑一

句或小閒或大閒一實一散夾而齊發同合一音也反撮先一撮就以食抹中踢齊發一聲也雙彈用左指按曲中食二指先踢後挑次第發出也單彈用大指句曲中指向外踢也如一凡手和處一實一散合如一聲也再作再作一徧也捻起大食夾起一絃放之有聲也徽外十就本位如觸物之狀奔電之勢也雙撞連二觸也鬪吟纔得音卽急觸急復下本位而吟在其中也掐起大指按上徽名指隨按下徽不動用大指掐有聲也對起與掐同或謂一句一踢掐起曰對起一句便掐謂掐起帶起帶起有聲也同起左帶起一絃右鼓別一絃兩指齊發合一聲也對抄如大指注按九徽得音卽以名指急縛上九徽掐起兩聲急按鏗鏘入妙也瓜合大左按絃有聲卽以右中句起別一絃亦如同起之齊發也放合左指按前一絃句之得音卽放而有聲急按後絃之和處前後兩絃一帶一句二音如一無參差異同也罨名指按下徽不動大指罨上徽令有聲也虛罨不須鳴絃左指竟罨其絃亦令有聲也推

出推之使出也惟中指按第一絃有之他絃則無也從頭從前再作也從句從句處再彈一徧也跪名指屈曲按絃也不動左手按絃不動任右手鳴絃取聲也少息俟音定稍停再鼓也就或卽于本絃再彈或卽彈別絃不閒斷也泛右手鳴絃左指浮著絃上三徽外也入慢過文接奏起止之際或曲將終時宜慢作也應緩緩相應也輕輕作也重重作也右法之大略也

二小兒辨日解

渾天之說天包地外而地之上下四旁皆有天自來歷家以地面當天之正半日行天內距地上之天幾何則距地下之天與地旁之天亦幾何距上下四傍之天幾何則距地亦各幾何其爲遠近當無有不均者吾則以爲否也地上去天遠而地旁去天近也二小兒辨日謂日始出去人近而中時遠者是也列子或寓言而託之孔子豈真孔子不能辨哉孔子非不能辨則後人固當辨之然辨之以爲無遠近者漢中靈臺郎張衡晉著作郎束皙也衡之意

以爲日之大小繫乎光薄地時甚闇由闇視明明無所屈故望之若大日中則天地同明明還自奪故望之若小哲之意以爲日之大小存乎日日無大小而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形大初出時色赤者甚大色白者雖大不甚故日夜之有殊然止辨其大小之所由異而不辨其涼熱之所分則言近熱遠涼者得以其說攻之惟平陵關子陽則以爲上遠于旁喻之以星謂星出東方疏夜半至上方甚數以解日大小之說又喻之以火謂日爲天陽下降火爲地陽上升置火于地從傍與上診其熱不同日中在上覆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于始出以破日涼燠之說其說近之桓譚姜岌初無定見于宵中而姑以彼爲是以此爲非是亦小兒之見也矣愚以爲日與月相望對分半周天之度而東西如衝者俱在地上上天多下天少無可疑者日之初出去人近而中天去人遠益可無疑者若涼燠之故淺而易知水性本寒日初出水中猶帶寒溼之氣故蒼蒼涼涼及至中天而去水旣遠水氣盡除以本體之純陽

而微陰不雜其爲熱如探湯也不待孔子而能辨矣何足以攻遠
小近大之說哉

議

屯田議

自古屯無常勢皆以人力之有餘濟穀數之不足亦相天下之緩
急以爲之計而已蓋天下不可一日無兵有兵則需餉有餉則必
煩民而兵之數日用則日增餉之數日增則日詘兩者恆不能相
贍于不窮則屯之議于是興屯者固所以爲兵長久之計而卽以
與民休息之道也然僅言屯而不相乎天下之勢則屯之地有便
有不便而欲槩督之屯則不可以建功屯之人有能有不能而欲
盡隸之屯則亦不足以集事古有屯湟中屯許下者矣以其爲險
要阨塞之地非其所必爭卽其所必守者也夫豈無昔之日爲邊
地今日爲內地者乎古有募民以耕者矣以其繼亂之餘流離
失業者之多也有遣卒徙吏以耕者矣以其戍譴之眾也有聽富

民之願耕而授以官者矣以其時仕進之難也夫豈無在昔日有
其人在今又無其人者乎然則今日而言屯所當取屯之地與屯
之人而先辨之矣我國家以八旗分屯每丁給五口地無事則
爲壯丁而幕府無養兵之費有事卽爲披甲而師行有足食之謀
亦旣行之而效矣乃墾荒之令屢飭而推之天下未覩其利者何
也則誠地與人之未辨也滇黔之域旣以瘠薄告且地曠難制矣
江之南尺寸皆登貢賦矣其餘內省諸郡高者多石田卑者皆水
蕩多言施功之未便矣夫膏腴之土沃野之區民方趨之以爲利
雖無有勸其孰有舍爲閒田彼其棄而不耕者必水旱不足以爲
恃非然必稅斂不足以爲資此以言乎地之難也且民之力田者
必皆有舊服之畎畝旣不可以舍熟而耕生人之遊手者平時美
食而媮衣又誰能一旦去末務而歸本務此以言乎人之難也是
以有司考成爲急近且有以捏報被糾者一時之開墾易爲名三
年之後起科難爲實保無有未見屯之利而已滋屯之弊者乎然

則今欲擇其地莫若卽瀕海之疆爲始蓋其民之徙業者溝洫之遺規猶在水利之灌溉可因使督臣衛所之官一經理之與其闢久廢之棄壤何如治近荒之原田其用力難易相去當何如也況今者商屯難于卒復民之營田亦未能旦夕舉行上以慎防守之固下以省轉輸之勞者亦惟兵屯爲急誠簡其精銳以備戎行而悉使綠旗之閒冗者自耕而自食與老弱之係籍者半伍而半農又何患乎額供之缺又何需乎協濟之煩也哉所爲屯之得其人者此也由是以所獲扣軍之糧則屯者利矣以所儲給官之俸主屯者又利矣至于催科之當緩也屯官之當減也督課之有方而牛種之無擾也皆所爲經理以善乎屯而非其本也故曰當取屯之地與屯之人而辨之而後其法可行也

治河議

國家歲運東南之粟于漕河一水閒漕河之爲重也審矣顧知漕河之重而不知濟漕者安在病漕者安在病而仍濟者安在皆未

知治漕之善也所爲濟漕者汶泗沂沭諸水是所爲病漕者邵伯寶應高郵諸湖是所爲病而仍濟者黃河是以其濟言臨清迤北藉衛水之洪流濟寧迤南藉河水之餘匯其閒衛水不南河水不北止藉汶泗沂沭以相助苟不濬河之身而使深導諸水之流而使達則濟未易言矣以其病言淮揚爲咽喉之地諸湖皆偏運道非惟偏也且與爲通苟水患爲梗運艘不得而前卽清濟濁河疏淪底定豈能提挈而越之苟不築重隄以爲之固尙責任以爲之防則病未易言矣以其病而仍濟言黃河之決多在河南不南侵全淮卽北衝齊魯侵全淮者潰散于潁亳徐宿而害在民業田廬衝齊魯者橫激于單鄆濮曹而患兼在隄防運道是故淮近而身大決入淮者害小而治速漕遠而身小決入漕者害大而治難然而運艘所行勢不能舍此而渡故淮以北泃以南數百里皆資河以爲用則去其病而用其利難資其濟而防其害更難由此而觀爲今日運漕計者漕河之患治之而無不治黃河之患治之而未

易治也議棄地以予河者所居之民即可徙所運之舟其可避乎
議復故道于禹迹者隨刊之舊即可尋古今之勢其可一乎議分
支河以殺其流者支河一開而正河必奪所謂河不兩行古不記
之乎議穿漕渠以資灌溉者但可行于清河不可行于濁河所謂
水少沙多夫豈所宜乎議導河北流使漕與河合者不知淮河浩
瀚千里猶不能一瀉以洩怒漕水千步百折豈能按轡而徐行所
謂廢漕制以伸河體又豈有幸乎以愚思之誠無有如賈讓之疏
濬塞三策者第今之所為疏導之而已非可如讓之所為放今之
所為濬挑之而已非可如讓之別為穿隄今之所為塞救之而已
非可如讓之預為培築通賈讓之三策未嘗不俱為今日之善策
也且夫古稱治河之神者惟禹然觀其所治不過以無事者為事
是以疏淮濟疏江漢相其下流為之治而上流不至于淤不淤則
不積不積則不潰凡以水之性當如是耳今議者非不言下流然
皆自淮而止以一淮受全河之委宜有不容者愚謂自淮而外視

其勢之所決可別為支流者因而濬之使其流分而勢殺而又察
河之去路東使入海南使入江夫淮南涇河閘入海之路也有司
以護田為急閉閘不敢啟而河入海之路以塞泰州鹽運河入江
之道也鹽司以鹽課為虞閉閘以蓄水而河入江之道以阻今宜
斟酌通變使入江者入江入海者入海下流通上流不制而自平
支流廣正流不遏而自殺此卽神禹先冀究而後雍梁之意與
近見邸抄臺臣言治漕一疏指入江入海之道甚悉鄙見竊與
相伴特恐工用浩繁朝議畏阻不知歲費少府之金錢數萬何
若脩治淮南泰州諸河閘使之注海歸江為一勞永逸之計乎
自記

鄒忠公像服議

木主古也塑像非古也然塑雖佛教先儒有為之者矣設遺像具
存欲其子孫一旦毀之而易木主君子或且以為過特其像服之
合乎禮與不合乎禮尤當參攷以酌其宜吾邑道鄉鄒忠公為宋

名臣大儒列代特祠崇祀至于今不廢舊有幅巾深衣像在尤邨
菴舍其後迎置于特祠改塑紗幘今其裔孫登嶠念淵源所自仍
易以幅巾深衣其說謂考亭書院之像先儒也皆幅巾深衣而公
爲程門弟子則當幅巾深衣且公像之深衣幅巾在尤邨數百年
矣安有公在不幅巾深衣而始設像時漫爲幅巾深衣者乎不幅
巾深衣非是而其侄祇謨則曰公言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則
公未及爲程門弟子也吾知以理學尊吾祖不必以程朱之服尊
吾祖況深衣雖古而非宋世通用服溫公始倣服之堯夫不從朱
子始服之而時譏詭異亦未常終服則公卽爲程門弟子固不必
幅巾深衣幅巾深衣非是而易色以碧易組以朱易履以丹裳不
參連帶不襲外今所塑之深衣并乖古製尤非是因上書爭之數
相辨論不決于是二鄒子之友與陳子之徒皆曰二鄒子之于禮
也不苟同亦非苟異皆欲求于理之至當可不謂能敬其祖哉然
道鄉吾邑先賢也道鄉祠吾邑公祠而非鄒氏家廟也豈惟其子

孫當議吾黨亦當議之遂請二鄒子謁于祠共議陳子曰公言未
識伊川安知其後來終不識乎程門于東坡介甫皆不合而皆稱
其字張嶧于公則稱名師前第名于理可測故自來記程門姓字
者必列公名未可遽謂後人之攀附至朱子臨終以深衣授黃幹
雖非若禪家衣鉢亦可見朱子常服深衣矣當時始設公像卽幅
巾深衣則公會幅巾深衣未可知閱數百年而祇謨遽欲易之不
可但今之特祠郡邑有司春秋致祭者爲朝廷大典公雖異代之
臣其可以燕私之服臨朝廷命吏受朝廷之隆禮乎昔之像在邨
菴幅巾深衣可也今之像旣迎置特祠春秋致祭則以幅巾深衣
受朝廷之隆禮而臨其命吏焉又不可愚謹議增設一像前堂紗
幘如宋三品之儀後堂幅巾深衣如古製

策

會試第一策

帝王之治天下必先取一世之風俗人心思有以躋于隆古之初

則其爲治固不恃乎法制禁令之煩恆有整齊畫一之大道納天下于軌物之中而且以忠厚長者之意漸漬乎民心使不敢輕罹于法而後天下之人皆潛感默化欣欣焉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治乃日進于隆古唐虞之治所以夙絕于前而曠世相感者必推本之以冀後世之人主爲風俗人心計也我 皇上纘承大統以來數年之閒治化畢著乃海內猶未盡蒸蒸丕變者豈古與今有異民乎誠以奉令承化之無其人而宣猷布治之未殫其道也然則其道安在曰有本焉總之不離乎教者近是誠擇其人而以禮爲教則必明等威定名分使天下革薄而從忠將章服有制尊卑有等也誠擇其人而以刑爲教則必布章程講律令使天下回心而嚮道將犯法知悔告訐知止也抑聞之禮禁于未然之先刑禁于已然之後二者固交相濟以有功然使天下之人皆循習于禮之中而刑可不用故今日之治禮宜在所先而治刑宜在所後古之帝王制治之道多端而必勤勤議禮使天下範圍而不過者夫

亦知禮之爲用甚大而卽僭侈一端非是亦無由而禁止也何也僭侈生則章服之制不可問矣僭侈生則尊卑之等不可問矣且僭侈生則犯法者日多告訐者日眾矣然欲今天下之民教之以禮卽悉趨于禮而僭侈不生能乎否乎曰惟刑可以佐之教之以禮而不率則懲之以刑其始也若甚煩苦乎民其究也相率而爲醜龐雍穆之化而國家士師之官將由此可以不設執事所云刑措措以此耳雖然尤有本焉大君者風俗人心之本也惟一人言坊行表以立于禮教之先使知仁義親遜之可風慈祥惻怛以立于刑教之始使知犴狴囹圄之足畏將深浹乎人之性情而不同于文具之約束由是出乎禮者多入乎刑者少以是而號曰唐虞於變之治復覩也其誰曰不然非然者日畏民之犯法而聽斷攸嚴日畏民之告訐而條告屢設愚恐風俗未必由此而盡善人心未必由此而盡正所以涓滴相雜而成其爲漢唐之治也何足爲

當二獻

會試第二策

用人而各盡其才任人而各盡其職惟銓法之道得其平焉耳蓋至不一者人也至不一者亦用人之法也惟于參差之內而整以畫一之規則知朝廷有大典然至一者法也至不一者又用法之人也惟于畫一之中而別以參差之等則知朝廷有大權非然者游移于法之外與執滯于法之中將遁法者必多遁法者既多于是必立一例以通其法及平行之既久例不能盡善于是又立一例以破其例例與例交相轉展而立法之意遂不可問立法之意不可問則賢者無以見其賢不肖者有所容其不肖而欲使人心定而吏道清豈不難哉我國家銓政酌周禮冢宰之意而得其平宜吏治由此日盛矣然思登進之途既廣則人才之呈效者固多而流品或虞其難辨考功之法既密則賢否之持衡者難掩而開報又或慮其不公此在今日有畫一之規而吏治之效卒未盡臻者則何也抑思辨論之端既開則人無不可得之官而競進之

念生去留之法未一則官無不可授之例而資格之施紊此在今日無畫一之規而吏治之効亦未盡臻者又何也若是者以爲條例之足恃乎抑以爲條例之不足恃乎竊謂一代之人才總期有濟國家之實用而簿籍可以勿拘惟在秉衡者慎審其人以進退焉而已是故未仕也有以取之試之如九品中正必使瑕瑜無或蔽之形既仕也有以考之課之如六計弊吏必使功過有持平之實如是之以抑囂競而囂競之端以抑也以之息微倖而微倖之思以息也且雖遷而復留昔人加秩久任之法可倣也甫任而旋撤昔人省官省事之意可師也又何條例之繁簡足煩執事之俯詢乎總之人才不可以輕進亦不可以輕退惟進之得天下之平則四方之士無冀倖于功名之門使知朝廷之爵服所以砥礪豪傑而不敢妄有所得退之得天下之平則不因毀譽爲黜陟不因同異爲愛憎雖在甄別之中寓愛惜之至意俾天下懷才負能者循循焉皆勉爲善吏又何法之不足盡乎才而輒思用例例之不

足盡乎才而更思變法也哉

會試第三策

論兵于承平與論兵于開創不同論餉于承平與論餉于開創又不同開創之時重在兵而餉可以不節承平之時重在餉而兵不可以不裁然因餉而裁兵也可乎使小醜有竊發之虞伊誰之咎則裁不可言也法在汰有兵而減餉也可乎使戎行有庚癸之呼伊誰之憂則減不可言也法在節然而言汰矣汰其實者兵伍既無所歸汰其虛者諸將又非所利若是則議汰難言節矣欲軍輸不取乎正供則餉無所給欲撥協不煩於他郡則餉無所繼若是則議節難于是有籌國者曰欲盡人而養之不若使人自爲養之爲得也欲人自爲養而兵藉乎民民給乎兵不若使兵民各自爲養之爲得也此其道莫善于屯田夫屯田爲足兵之大計自古以來行之而效者比比矣愚獨以爲籌國而不權乎勢之重輕時之緩急徒斤斤然守前人之成說而欲行之終未見其有濟於國也

今日之重兵皆在東南餉莫急于東南則屯亦宜急于東南而東南尺寸皆登貢賦未聞有閒田可煩墾闢卽沿海濱江之廢壤或有舊服之畝畝而方事遷移卽興屯種亦多未便是東南之屯可不計也西北固多曠土而自八旗分屯而外皆無駐畱之兵如東南之繁且盛者欲以郡邑分汛之人力作而勤耘耔屯之利亦不能盡收是西北之屯雖可行而亦不必計也愚固知國家今日之餉不必急藉于屯止宜就餉而求所以清之之道耳蓋國家既有事于兵餉本不宜愛惜獨此綠旗老弱閒冗之輩行伍不精而冒濫實甚爲可深慮愚以爲此非兵之咎而將之咎也將得其人則兵必核而行伍必精行伍精則簡一人可當十人之用而九人之食可省行伍精則冒濫可清冒濫清則減一兵卽減數民之供而數民之餉可餘于是合天下而計之孰爲藩鎮所駐而用多不若用少之精孰爲江海所防而陸騎不若水師之要斟酌減省務令將皆有用之將兵皆有用之兵則餉必皆有用之餉雖日事轉

輸奚病哉如是則兵不必議裁而卽善其裁于汰之中餉不必議減而卽善其減于節之內此則愚之借箸者也

會試第四策

天下之治忽係乎民生民生之休戚關乎吏治故知察吏之法卽安民之法也吏者民之父母吏廉則民安吏不廉則民不安相加之勢甚親大吏者羣吏之表率大吏廉則羣吏不敢不廉大吏不廉則羣吏不得獨廉相効之機又甚捷故知察大吏之法卽察羣吏以安民之法也然則今日而言吏治亦在乎立貪廉之辨而已我皇上加意民生懲貪之法綦嚴然愚竊謂嚴法于旣仕之後不若嚴法于未仕之初所謂嚴法于未仕者如云及鋒而用及慎擇賢能是也惟及鋒而用則人皆有愛功名之心必不若氣衰于遲暮者圖苟安于利祿惟慎擇賢能則人皆有顧名節之思必不若弋獲于他途者逞浮榮于旦暮且及鋒而用則詩書之教未遠而資之千古者皆可用之于治而循良之効必奏且慎擇賢能則

用人之途自一吏治于此而端者吏道卽于此而不雜而壅滯之慮無煩是執事所詢以作令爲本計之所存而愚生所進卽以官人爲本計之所重也若嚴法于旣仕之後誠莫善于舉劾賞罰其大端矣顧此舉劾賞罰君人之大權而君人者不能取守令而一咨詢之也所恃督撫之在地方者聞見真而入告當耳苟聞見有未真人告有未當民以爲安而督撫以爲不可則朝夕報罷矣民以爲不安而督撫以爲可則勝任愉快矣爲守令者將民之是憑乎不曲逢上意則功名可惜也欲展轉周旋則操守必變也嗟乎守令亦極難矣皇上誠以愛惜百姓之心慎簡守令卽以慎簡守令之心慎簡督撫將懲貪獎廉之効有不旦夕觀乎合而觀之未仕之初責在銓衡旣仕之後責在督撫而銓衡尤要焉蓋與其不職而糾之何如始進而慎之苟爲之清流品之目一仕進之門使天下之視守令可重而不可輕不敢以爲人人可得之官而守令之自視亦不與庸眾人爲伍必生其踴躍鼓舞之心又何待

督撫之懲貪獎廉而効始可觀哉由是廉則必循寓撫字于催科而吏治以興由是廉則必能反凋瘵于阜康而民生以遂異日者隆其考最厚其登升將大吏亦不外是而得之也已

會試第五策

國家之利自本富而外以末富參乎本富者惟關之利居多自正賦而外以餘賦佐乎正賦者惟鹽之利為大然人第知二者之利在利國不知二者之利在利商人第知二者之利先利國而後可利商不知二者之利先利商而後能利國自古有天下者未有不兢兢于恤商之困而能大收其利者也我朝立法撤關差而專歸司道至巡鹽一官歲有專遣孰非恤商之至意乎然而法之所弊即由是而生利之所存害即因端而伏試以關言之監司事務殷繁稽察或多未至胥役雖云裁革潛入每以為奸是變者其官而不變者其吏也試以鹽言之引銷而課未足商之累官者固多額定而課有增官之病商者不少是欠者在公而不欠者在私

也然則商之困終不可恤乎愚以為關稅固有成規而商賈之輪納無稽不若倣易知由單之法令商得自執以為憑而又立循環二簿使地方大吏稽其多寡完欠則商之所輸皆實而官吏之隱匿無由恤商之道一鹽課有定額矣而今日商人之積逋已有不能併征之勢不若附引帶征以完其見在之本又或併前附銷以核其未完之課在商人以從容而易辦在鹺司以見課為考成恤商之道又一而未也巡鹽職司風憲歲遣而歲易之善矣若關使以道臣兼攝既有督撫之可掣其肘亦有同僚屬吏之可徇其情且在任久則取盈之術愈工不如仍遣專員第嚴其剔弊釐奸之法以為考成恤商之道又一而未也奸商之漏稅者可問而強宗大姓之葦航飛渡者可悉問乎奸民之私販者可禁而將帥營卒之因緣貿易者可盡禁乎令惟擯止一切法立而使從恤商之道又一而未也先王設關市之征以寬什一之征用山海之賦以輕田畝之賦非愛民不愛商也後世厚斂于農復橫征于商關之正

學文堂文集卷十三
課不已更有羨餘鹽之多觔不已更有割沒不重困乎苟朝廷不以羨餘爲意則分肥不戢而自戢大吏不以割沒爲常則舊逋不清而自清恤商之道又一若夫聖天子在上躬節儉以端其本重農桑以養其原將國用日足而不藉乎區區末富餘賦之間此尤理財之大原而恤商之大本也

鄉試第一策

庚子順天

帝王之治本乎學帝王之學本乎心心者人材之用舍于此辨政事之得失于此別而天下之治忽于此成也上古以心開學故精一之外無書中古以學傳心故念典之勤有訓迨三代以下典章日備人君或學經而探微理或學史而大鑒觀雖學之所致不同未有不求之心而能有効者我皇上英資天縱以聖性加之聖修祀孔子于內庭而孝經之註思齋之說誠意之解日進諸臣提命之其爲學固皆資之于古而得之于心得之于心而通之于治矣愚嘗思之聖王之學不當學古人所垂之空言而當學古人所

行之實事不當學古人行事之蹟而當學古人所以行事之心則理欲宜謹也胡安國有言聖主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故懷鵠織過也魏徵懼其鮮終折柳細事也程頤必爲進誠則起居頓笑之間可不防于未然過于將然乎則經筵宜御也天下事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考經筵之制嘗以月之二日進講惟大寒暑暫輟焉春講開于二月暫輟于五月秋講開于八月暫輟于十月然猶有日講午講誠倣而行之二帝三王之典不燎然心目乎則儒臣宜親也朱熹曰學在心導其學者在人主惟求師傅得人而克治之功過半矣漢文帝召賈誼人見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如也由此觀之人主必日親賢士大夫而後能遠近習便嬖古者綴衣虎賁皆選吉士誠倣而行之則起居出入之間孰有陷于非幾乎則漢書宜讀也古今書不能盡讀而治平有要略若真德秀大學衍義邱濬大學衍義補一主乎理而以立天下之綱一主乎事而以舉天下之

目元武帝嘗讀之曰治天下此書足矣命刊賜臣下仁宗亦曰脩身治國無踰此書 皇上誠于萬幾之暇畱心講覽則得夫興亡之故不燦如日星乎而愚尤有進者必永此心于無斃如易言自強不息如董子言勉強行道日起有功程子曰心欲其虛虛如鑑物靜中無所不照敬之說也又欲其實實如禦寇有主而無物可擾誠之說也如是則心合極于古帝王學接統于古帝王而治亦無不媲美于古帝王七十載之放勳五十載之重華以一心造之有餘矣

鄉試第二策

庚子順天

自古天子不言有無非不言也蓋有以審乎足用之大道而不爲一時纖悉之計也是故財生于天出于地制其生息之權者在人得賢臣理之則出入斂散有其常九賦九式有其法其道可以百世得能臣理之國之困者以裕國之弱者以強其道可以數十年得心計之臣理之上者可以補偏救弊言利盡于一時其下遂立

法紛更其道不可以終日今言理財者莫不曰開財之源也又莫不曰節財之流也愚誠見夫節者非其節而生者非其生蓋國家生財之道多端大者莫如重農國家耗財之道亦多端大者莫如用兵以用兵則必措餉措餉則必重征重征則田夫失業其弊恆相因而至今者各提鎮之兵及往來之戍額供以千萬計坐支不已則撥協應之撥協不足則借支充之試問今財賦所入其供朝廷之用者多乎佐軍旅之用者多乎夫以一歲之財供一歲之用則足矣以數歲之財止供一歲之用則必不足況乎漕輓之粟悉出東南東南之民所仰食者惟田然田雖豐不過歲一稔適有水旱之災有司又不能先時以爲之防所謂經疆理導溝洫課農桑者漠無聞焉而西北之地又未盡墾屯田之政又未力行此所謂言生者未知其所以生猶之不生也言節者未知其所以節猶之不節也今欲節財亦節之于兵可也兵當論其地審形勢之阨塞以設防則不糜其財于無用之地兵當論其人選練習之精銳以

充伍則不費其財于無功之人如是而節者無不節今欲生財則務生之于農可也下開墾之令緩催科之徵則天下無不耕之土廣休息之恩布蠲除之詔則天下知貴粟之文如是而生者無不生以節爲生而生之本益裕卽以生爲節而節之用不窮此百世可久之道也古者田賦之入掌之司農非軍國之需不以他給其山澤關市之利則掌之水衡少府以待邦用焉不以本富供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懲冒濫而別公私至嚴也然則理財固在得其人掌財又在專其官漢之計相唐之度支宋之三司使凡皆使財統于一而出之數得與入之數相準予以酌盈虛而濟緩急斯無情事不相通之患焉

鄉試第三策

庚子順天

刑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是以立法要于至嚴而用意未嘗不原于忠厚惟行法之人亦能體聖王不得已之故而出之則意常餘于法之中而仁卽寓于法之內此古今刑辟之典輕重不同

莫難乎用法之得其人也執事以生民之命關執法之人誠爲至言古之人列官分職于理官獨謂之士必以明義理備道德通經學者居之誠以重民命而體天心也我國家律令一書首言瀆簡且頻年肆赦恤刑之官布遣中外庶幾廷尉無不平之法而狂獄無淹滯之民矣乃作奸犯科者猶未見衰止誠如執事所詢詳與斷之間未得其道也蓋詳與斷各有弊三覆五聽求其所以生詳之善也若一案之中拘提至數十人羈候至二三載自外吏以達司寇累訊而不當迄爰書已定而無辜之牽累其爲留獄所滋害者已深則詳之弊也片辭折獄天下無冤民斷之善也若事關欽案承問之官失出是患則恆輕視民命而重視功名況已成之獄憚于紛更則不敢異同而未聞有所平反則斷之弊也二者之患皆在不得其人然欲得其人必如何而後可曰必明必慎必廉明莫先于律例律者有定者也例者無定者也苟其不明則鍛鍊周內三尺可以意造欲出者比生例欲入者比死例故比悉停

比例之法而爰書之畫一彰矣慎莫嚴于審譯疑案之控鞫音語
多淆滿漢之異文口供互別苟其不慎則飛文首實一字可以重
輕或以無心而誤入或以滑瀾而誤書故必各秉虛公之見而讞
決之情文一矣廉莫大于情面扶同之計得而法枉于私賄賂之
風行而智昏于利苟其不廉則奇冤異獄任意可以誅求欲排者
有小不如意而可指以爲瑕欲釋者雖大不合律而可援以爲解
故必一破夤緣之習而折獄之公道昭矣第明也慎與廉也必體
聖天子愛民教民之心而出之而後用明不至于刻用慎不失
于細用廉不傷于苛乃可上佐好生之德而于濬簡之治有當焉
雖然與其治于已犯之後不若慎于未犯之先惟奉法之吏能備
與其民刑仁講讓以成孝友嫺睦之風勸農課桑以立禮義廉恥
之節是教者固愛民之實政而濬簡者又教民之成效歟

鄉試第四策

庚子順天

必有明于聖賢之道者而後可以任制作之事必有超于今古之

識者而後可以成一代之書古之作史者幾數十家而其閒或傳
焉或不傳焉或傳之而尊且信焉或傳之而不能無議焉非其史
之異而作史之人有異也非作史之人有異而作史之人不能集
數十史之義類以折衷于一史故有異也雖然作史之要在尊經
不知經之卽爲史不可作史不知史之可繼經不可作史然則所
尊維何曰尊孔子而已尊孔子維何曰尊孔子之春秋而已春秋
史之祖也自孔子絕筆于獲麟無不曰春秋之後無春秋愚則以
爲繼春秋者賴有綱目一書何則他史或得其編年之法而昧于
誅賞之權或竊其誅賞之權而徇以偏私之見或去其偏私之見
而泥于成案之已然洵哉不閱諸史不知綱目之斷據也精不讀
春秋不知綱目之宗主也確或者曰綱目一書不過概括涑水之
篇非皆朱子已斷獨裁而以爲繼經者何今觀其于秦楚韓魏之
僭王則別之于宋齊梁陳之分治則卑之豈涑水所及乎所謂得
編年之法者此類也于曹魏武墨則削之于昭烈中宗則錄之豈

涑水所及乎所謂明誅賞之權者此類也于太學則改幸而為視
于公主則改尚而為適豈涑水所及乎所謂不泥于成案之已然
者此類也我國家開局纂修慎選詞臣以盡其才購求遺書以
廣其益生以為宜一以春秋為斷以綱目為宗而且廣擇名儒漢
有蒲輪之召唐有崇文館之求可不傲乎而且慎求品詣陳壽因
索而立傳歐陽修因怨而毀人可不戒乎而且優其秩崇其責或
賜尚方筆墨或命書局自隨可不慎重以行之乎至于明之通紀
則陳建錄也吾學編則鄭曉著也史料獻徵錄則王世貞焦竑集
也名山藏史待則何喬遠陳繼儒輯也今奉天諭煌煌之後俱
可取而採擇之固知明史之成計日可待生獨更有進者國家
鼎興數十年于茲其開創之弘模守成之遠略草野或未盡悉
起居注日錄左右史之職似宜急復今史館儲才甚富而于王長
之中尤擇心術純正者任之法帝王久大之謨垂百世不刊之典
勒成一書以襄文治豈細故哉

鄉試第五策

庚子順天

陳繼儒

卷之三

文選

卷之三

天下事有似緩而實急平時行之若見為迂闊無當而猝然用之
民生賴以全活邦本恃以奠安所謂有備無患積貯關天下之大
命者誠莫如備荒之說矣備荒者救荒之實政也我皇上念四
方水旱視民如傷邇年以來屢行肆赦雖漢文景之世何以加茲
但謀國者當為百世經久之恆規而不必補苴于旦夕當思天下
綢繆之全計而不可拮据于一方則常平之設使天下無常豐之
年而有常豐之政誠有如執事所言者蓋常平之法春秋糶以濟
農秋冬糶以還官惟其增價而糶則穀不至太賤而傷農惟其減
價而糶則穀不至太貴而傷本所以操乎貴賤而使之常平者法
至善也然在今日而言則預備有名而倉無實數平日之借支于
他項及中飽于胥吏者所存蓋已無餘欲望其緩急之足恃難矣
夫必歲終奏報原在倉穀若干春糶得利幾何秋糶得穀幾何不
得那移以應軍國之需而後欺罔之弊革又必慎簡殷實耆民使

之專司其任斂散不至于失均由入無傷于作偽而後漏卮之弊
清至常平之本又不可不爲之計也明時詔民入粟補散官及有
罪情輕法重聽入贖今則補吏胥者以金錢所斂非穀也城旦者
以折納所入者非倉也存留者以備不虞所廩非貧民也且執事
亦知所以荒之故乎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今則舊逋未完
已復預課兩年之蓄一年盡之正供未充又復加派一孔之出百
孔竭之以是而致荒人感之也非氣數也道水潦旣降有司雖仍
祈禱之文而救濟無其實意卽國家或頒蠲免之詔乃以凶歲議
蠲免樂歲逋負之虛數危在矚睫議往年可緩之征輸則何益矣
故有小民盡力輸將已完在官及奉蠲而官吏皆據爲已有是蠲
官吏非蠲民也愚故謂宜蠲者不在積逋而在新逋何也積逋之
蠲頑欠者獲惠而善良供賦之人則無可沾恩可不察哉昔劉晏
令諸道各置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
須若干救助及期不俟州縣申請應民之急故無文移反覆動經

旬月之病 國家誠操擇吏之心用吏如劉晏者未嘗乏人盛則
有以相持變則有以相弭此千萬世之計也

學文堂文集卷十三

學文堂文集卷十四

夫椒山人陳玉璫廣明

表一

擬上得玉璽羣臣賀表

順治八年

伏以 承天執瑁會男蒲子穀以來朝 合聖同符偕河馬洛龜
而竝瑞仰觀鳳象如搖銀海之光敬御龍章自壽璜臺之歷四寸
之圭永執一函之劄恭呈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唐
帝遊河際仲春而刻玉康王踐位進太保而受同代有介圭傳爲
世寶乃荆山蘊玉卞氏泣于秦庭故趙璧連城藺使爭于秦殿迨
六王之旣畢遂八字之新鐫篆實李斯璽歸嬴政受子嬰之獻漢
高祖得于咸陽卻新莽之求王太后投于寢殿代藩入繼拜在廟
中昌邑歸封解之帶下孫將軍掘井而開建業之基袁刺史搆兵
空信當塗之讖還于盆子網自漁人得在襄陽獻來許下堂前六
璽堪傷歸命之侯臥內半珪復笑興平之賊司明西望涓人空到
藍田典午東來天子方譏白板紀唐寶應之歲一十四器獻自楚

州考宋義熙之年三十二枚獲于嵩岳惟值真人御歷欣逢國璽
昌符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握璣治世 輯玉同心適合堯
年五老板題來告克符武烈三年延鎮開圖在璣衡以正日中發
玉弩而驚天下茲當親政更煥新猷幸學而璧水生輝親賢則圭
田頻賜凡十惡之外有罪必蠲亦曰王其玉女自四年以前未完
悉赦遑云內有瓊林增進士四百名瑚璉竝進復按臣十五道珠
玉無求兵臨黔粵之鄉應貢白環而伏闕禮重帝王之祀先將蒼
璧以郊天親王分六部之司功垂玉牒 聖母履千年之壽喜
慶瑤池因而玄兔來郊且致祥麟入囿遂呈玉璽用奠璣圖鄙銅
虎之分符知爲天賜映玉魚而煥彩便是國珍竟如姬室之祥樵
探鵲巢而得瑞豈僅張華之志烏銜侯印以飛來破木柵于潞州
茲且天無缺矣發石函于吳郡今看帝已成焉五瑞丕同實華瑄
之光敕四圭有邸唯傳王之告馨竺翦攸鐫則巫史敢三其字桐
花若翦將君侯各半其圭旣壽永昌宜欽無斃臣等席珍自媿櫝

玉空藏職豈中郎篆學未諳柳葉才非礪石綬紋空帶桃花腐儒
恐致敗公借箸無言刻印聖世不煩倒用尚符或可增官腰下金
懸肘閒斗大笑劉歆之司銅匱妄擬讖文遂辱及藜頭之火陋王
且之捧天書侈言符瑞願封還餅底之金幸遇興時初膺寶歷卜
鼎方期萬萬呼嵩竊効三三伏願 璣鏡增輝 圭璋益潤思欽
承之不易執玉爲心因兢業以日新銘盤寓目私東平之印諒爲
聖主不然弄御史之章是則興王宜戒由此圖書示重不誇漢鼎
秦碑將來璽節攸傳且徧舜梧堯柳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擬上允銓臣請因臺班缺員 欽取內外各官考選羣臣謝表
順治八年

伏以雉尾宣麻特塵薇宸之眷螭頭曳綬廣遴蘭署之司威不風
霜豈致濫登東庫材堪耳目誰云誤到西堂告天而清夜焚香不
愧持書柱後思過而公餘閉閣斯能執法臺中帝日寐思臣惟戰

學文堂文集卷十四
二
慄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班序松廳首重形騶之部
職思葵省爲標黑豸之冠霜簡風清神羊瑞應欲干官屏氣而聽
先九載黜陟之明受法令而秉贊書周官崇御史之職舉典儀而
司計事漢廷有糾察之名內掌蘭臺督諸州之刺史外名柏府號
執憲之中丞數舉奏乎薛宣不茹剛不吐柔威行千里詔專席于
宣秉亦除殘亦去暴望重三司王賀譙玄始執斧以巡天下馬周
王舉由布衣而任臺臣魏置八人晉置九人乘司隸之驄強豪咸
戢唐從三品宋從九品奉刺史之慢糾治惟嚴按州縣者十有五
員蘇頌宋璟實專六察之班繩州縣者四十八事韋賢李嶠亦申
四推之典大厯重按察之任具官吏能否以聞咸平發採訪之臣
命禁林耆德以出然必朝陽有鳳始堪當道稱熊欲綴鸞聯當收
葑體或蕭禹之明見萬或姚榮之德無雙內臣可鼓鐘獨步或中
牟之異有三或東海之治第一外臣方鸚鵡雙飛置之散曹不過
金舟玉馬拔之清要應稱鐵面銅肝豈以庸流之聖書漫累盛朝

之大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哲天其

再且過博陸侯歸政之年日正方升非赤帝子歌風之髦朝釐新
典史不勝書謂曲突而徙薪固知原無闕事若停驂而攬轡則亦
必重臺員故豺狼之膽久寒而獬豸之冠尤慎乃允銓臣之請三
考維嚴用定滿漢之規百寮有選筆判五花珮向鳳皇池上口銜
尺璧馬來楊柳塗中大理與西曹願效高門于定國太常之博士
還嗤縣葦于叔孫凡茲輦下之才可入屏中之註況乎外任更屬
親民如椽吏可誅京兆終須五日若車輪前擁使君願借一年司
李得人眞羨福堂之樂栽花有令尚餘單父之風宮燭不然大錢
可選人依鳳闕定有伏蒲補牘之忠出問狐奸豈無借劔埋輪之
志臣雖愚不敢由他途進也制曰可尚其強爲朕行之臣等願補
舜衣生逢堯日遑問中中而下下寧爲艾艾與期期邀同景倩之
舟登仙自喜儻得張蒼之印聞命難羈旣無意于沽名當避人而
焚諫草自不容于誤國應對柱而讀彈文但襪線靡長且蜣丸罔

用黃紙雖宣于冰署丹心益戰于琴堂悚切宵魂慚疑朝夢伏願
日月千年無過 兩暘萬國均沾予爵惟公而金魚不賜宇文
草下已無蠡賊任賢惟一而花巾不老司馬道中安有豺狼將簪
筆以書無用封還制敕且呼嵩而祝行看瑞應醴芝矣臣等無任

云

擬上以遼東爲遼陽府羣臣謝表

順治十一年

伏以 王會圖開萬國長調玉燭 皇輿誌遠千秋永固金城西
旅獻葵政教北通于堯柳東方貢矢車書南暨于舜梧方欣率土
之皆臣况屬開天之首郡朝宗在海拜祝于嵩臣等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竊維夏國踰于冀幽始紀周王有二虞芮先歸大丈
夫睥睨秦宮受降軹道佳公子崛起隴水首得晉陽在漢蕭王以
定鄆爲上縣及明太祖卽應天爲南京皆興兵之日先拔其城因
定鼎以來爰重其地況茲遼水尤屬名區域號青營記虞廷之置
牧星分箕尾至戰國而歸燕地通箕子之封城卽蒙恬所築秦初

置郡連瑯琊渤海以稱雄漢始拓疆兼玄菟樂浪而更大祭彤之
爲太守烏桓泣彼丘墳李膺之作將軍羌族歸其男女公孫傳三
世作牧久據襄平曹魏割五郡爲州因增校尉自永嘉之亂慕容
以刺史稱皇迨拓跋之時高麗由平壤徙邑宮女僅存顏色詩成
三度遼河英公已極功名詔下還趨泃水其王亦封都督實儀鳳
之二年此地不號安東在神龍之元歲南樓平而兩州旣建東京
稱而五代相沿自軍回木葉之山宋盟澶水及舟過鴛鴦之泊金
入遼城領衛二十三明代之遺可攷得州四十二唐家之盛難幾
惟茲歷數在躬始快河山有主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玉弩
驚天 瑤星度斗聖人文武發祥白水之閒祀貢賓王奉表清河
之外萬年歷朔比洛京鼎卜偏長一統河山知穆滿駿行不到會
同璧幣受千八百國之共球封盡金泥同七十二朝之禮祝共頌
皇圖無外因推玉業始基未開北極朝廷先啟東遼土宇混同江
上浴鐵馬之千羣長白山頭立銀鳧之萬幟唐宗駐蹕之處再問

河源王珣行水之州重鳴劍珮海絲資布聊佐上方青鼠梢魚咸
充國用耀兵江水雲屯鴨綠之波泊運海濱風暖桃花之島城名
五國漫憐宋帝荒丘關啟連山不絕朝鮮貢道且佐龍興之大業
多生虎嘯之雄才克定天山不徒仁貴未歸華柱尚有令威此眞
日月之鄉已成風雨之會控茲風土曩朝曾定爲都舊置都司今
日更升爲府嘉名旣錫奕禩相傳白豕河邊豈有將軍之淚黃龍
塞外永消帝子之愁貢輸貂獺文皮險據鳳凰高嶺誰云三萬之
衛不同百二之關玉殿披圖金甌卅世臣等陸機入洛庾信辭梁
受李肩之藥錢自堅素志著管寧之阜帽未著高風行讀漢書遠
媿蒲山李密上襄元祖近慙邪律楚材遐思化鶴之城欣看紫氣
遙望紅螺之阜如見丹霞欲陳封禪一書敬祝昌齡萬歲伏願
堯封增廓禹甸時巡能觀我不觀民每惕神州之慮知在德不
在險勿矜天府之雄則大將宣威何必春臨細柳羣方底定不妨
夜獵長楊盡百粵來朝過秦皇之置象郡大九州入版陋漢主之

罷珠崖矣臣等無任云

擬上因久旱躬詣天壇虔禱是日甘霖協應遠近霑足羣臣賀

表
順治十四年 丁酉 刻 墨

伏以 聖駕遙臨紫氣護麒麟之仗 皇心上格碧穹開虎

豹之關龍見而雩豈有木人舉掌鸛鳴可卜遂看玉女披衣但隨

警蹕飛來卽爲仙液不必御溝流出總是恩波萬國均霑九天分

布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禱切桑林自劓其爪憂深

雲漢靡愛斯牲自七章旣詠于周乃六過復陳于魯曾聽臧孫之

諫僖不焚巫因聞縣子之言繆母暴尪祠山無益固稱避殿于齊

頓首非文亦美下堂于宋至以乾封爲天意應知漢武荒心若以

理冤詔郡中咸誦建初明詔舞及童男老女甘霖豈爲焚猴歌成

新婦幼君嘉樹寧因見鷓鴣平遺兩使禱孤竹于首陽元和集百

僚傳豐穡于太尉白龍未降空勞太子詣臨漳丹鳳雖飛徒使眞

人填碣石索綏議詠詩之誤事在前涼沙公有呪鉢之靈法宗西

學文堂文集卷十四
域魏世祖命官徧禱潞縣呈玉印之祥梁武帝入廟親祈陽羨奉
水曹之祀立雩壇于郊左七事同行配太祖于帝南五官下列祈
水勿宜于火從儀曹之議以停柴求陰不得于陽移壇墀之方而
啟巽築地于耕田之內制在大同增祀于星海之餘禮由天監南
陳洗牯牛之首清酒四升北齊設棗栗之儀圓壇一陛詞官給藥
原起于建武之年雩祀無牲并禱及孔顏之廟讀開皇之史撤懸
減膳兼理四境之幣齎過啟夏之門徙市禁屠并斷百官之傘扇
若乃晉陽宮內得玉爲龍至于天寶年間投池卽雨令名僧以取
鏡無須呪攬鉢之刀詔術士而焚檀不必畫臨池之殿罷舞巫于
大厯帝知京兆爲誣美追詔于僖宗市有鱸旛皆撤爰稽北海笞
龍漫載史書亦考南唐祈雨徒勞御筆免田租于下邑不如省值
閣之圖出宮女于上方何似罷臨川之相可怪熙寧泥古京師徧
插柳枝還嗤乙卯上書諫議遂名鵝鴨蒙古惟淘盆石明朝屢設
醮壇總未有感而遂通祈之卽應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

帝陛下 恩覃雙鳳 澤沛八鴻調二十四候之風天時不舛降

三十六番之雨水澤有常眞如周武興師越一日而兵已洗更有
元公討叛至三年而雨猶濛旣勝于衛之伐邗更過于吳之待楚
雨暘時若旱潦無虞况御製編成應下書臺之粟且河工告竣宜
飄洛邑之金應在優賢豈徒親幸玄齡第感因撤稅不止寬征采
石關御史分行諒有眞卿之號恤刑載道久無孝婦之冤允當天
心常施雨澤非有妖虹旱魃致煩清夜之焦思原無女謁讒夫足
動深宮之省責定覩雲腰之兆何虞月額之徵乃因念切民依遂
爾先求天澤信人旣駕莞席是虔翻訝古王何事七年方禱不期
今日竟無一過可陳有籲皆誠何呼不應由是豐隆效命于焉屏
翳應靈隔晚瞻星尚未見黑猪渡漢茲辰觀水已漸看朱鼈浮河
野舞商羊鳩逐銜花之婦淵飛神蜃鳳呼踏竹之奴不勞環艾積
薪自見津莖潤葉土龍未設石燕羣飛喜見隨車非關暎酒嶺如
張蓋飄飄欲捧金根石未著鞭爨爨遙拖山帶念
聖主之高

唐之夢知非巫峽飄來豈賢臣有渭水之才因避灌壇吹到置桐
魚而無用比石虎而偏靈京輦萬家霏微樹裏帝城雙鬢髯雲
中榆塞荆關徧沐珠絲之澤灤河津水疑通銀漢之波榆莢爭飛
偏沾帝輦桃花亂落靈妃幫只因民事無憂遂致天顏有喜奚
必覩浮漚于舟際河號珍珠何須驗津汗于席閒架鏤錦石臣等
才媿傅霖功非柳雨浪說護雞流麥原是愚生漫因度蟻浮橋叨
登高第學傅亮潘尼兩賦晉宋文靡擬陰鏗謝朓諸詩梁陳體薄
柳毅不逢龍女寧識雨工藥師未入龍宮難傾雨點但慶銅姑尚
滴懸知石姥方勤惟當祈介子之詞敢輕壞西門之像幸卜史書
大有咸欽帝德上孚伏願如川之方迨天之未澤徧南梧北柳毋
壅毋枯恩沾東鰈西鷄旣優旣渥笑秦皇之封禪倉皇松下之行
陋唐帝之歌詩點綴花霑之句旣歷七人八穀而日可方中抑經
十雨五風而天其再旦自無雨血雨兒之異永有雨珠雨玉之祥
矣臣等無任云云

擬上祀天南郊奉

太祖武皇帝

太宗文皇帝配饗羣臣賀表

順治十四年

伏以

翠幕脩虔玉露潤沈香之火

彤裳對越金霞捧華

蓋之星迎天帝于青都埏開九尺配祖宗于紫座寶賁六瑚畏威
卽是儀刑能享總稱仁孝獻命庫門之外禮重祈年思成浴室之
中福宜介壽已見昊天其子自知率土皆臣臣等誠懼誠忤稽首
頓首上言竊惟有虞類帝之時已聞郊畧后稷配天之後又見宗
文祈穀則在孟春時惟啟蟄報本則于長至禮載特牲周公得用
南郊災來麟鼠秦襄始爲西時祀用騶駒分四帝而沿及始皇要
不聞追尊伯益闕一祠而增于高帝終未嘗崇祀太公命巫而祀
九天奚觀于漢幸雍而見五時實始乎文事天帝于渭陽聽新垣
而立廟以天神爲太乙從繆忌而親郊元成各議變更哀平互相
罷復須辨者嬴秦分祀而後郊祭皆非昊天可怪者王莽建議以
來配享始尊高祖釐正由于建武乃天開東洛壇丘代行起自建

寧因雨阻西橋鹵簿黃初遠郊虞帝遂陳夫柴玉新聲建始近襲
魏儀但易以傳玄諸什宋元嘉二十二歲登歌稱帝祖嚴恭齊建
元三十三章昭夏頌元神成報梁尊文帝不宜以始祖而配五方
陳奉德皇奚須因高祖而去一位後周特更其制而遠追炎帝近
祖獻侯并合食于地祇之祭大隋因監其禮而先祀武元繼增文
帝更侈瑞于仁壽之儀唐家以景帝擬思文已爲不類況崇老子
于太清武后享周親而立僞廟更自不經況配文王于上帝停因
毋變恩恩積善之宮舉以弟來草草嗣源之券郊禱而宗藝祖行
于興國之初立宮而祖天尊則在祥符之晚劉安世主分不主合
力排蘇軾統地之言王安石議祔亦議祧幾廢太祖配天之祝殆
乎元帝醴設上都迨及明初壇分鍾阜滄皇獨配創行于洪武之
年二祖並尊定制于洪熙之歲禮惟求舊命則維新必道兼作述
之隆斯義盡尊親之至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乾行不息
世德作求承天運而鍾地靈 誕生白水積祖功而兼宗德 繼

武丹陵睿知聰明而寅威復懷于日鑒聖神文武而孝慈尤本于
性生親禱雩壇而輦下甘霖卽降命脩時歷而天邊正朔遙頒奉

聖母而嗣徽音已看鸞鳳重銜歲歲獻椒花之頌冊賢妃而

稱淑德行見麒麟雙降人人祝榴子之多旣協天心遂傳家慶乃
上帝殿之初建玄佑方隆抑奉先殿之兼營孝思特展而聖心無
已尤重其事于園丘斯大禮舉行遂合其儀于夏至適當祈麥爰
命陳茅依周禮宗伯之文重月令元辰之典酌東漢鄭玄馬融賈
逵王肅之議獨得其宜取西京谷永張譚匡衡劉向之言更權其
是羣神從祀啗五代之紛紜三歲始行鑒前朝之疏闊事天以質
埽地而迎爰命太常兼咨儀部三月之駢旣滌卜自禰宮一亩之
鬯惟馨覆之疏布棗梨橘栗而外雜果不供薑蒲葵韭之餘諸蔬
勿剪竹缶之尊疊必潔彙鞮之筦簞是陳八陛欽柴遙連紫氣四
圭有邸採自藍田此皆用報前休要必更祈後祉而本天亦本祖
則享帝兼享親恭惟 太祖武皇帝隆業肇基竟同王季于帝

貂之德非如仲達之開典午未當天心 太宗文皇帝大勳將
集如分周武以帝錫之齡豈云孟德之啟當塗自稱天命往歲既
已獨崇今茲更宜合配青場雲鎖陰陰八羽之華絳仗霞飛爍爍
兩瑜之采一人素車而至干官蒼服以趨三獻非文用改蕭皇儀
注六幽咸泰將符王儉歌辭竹管雷鼗舞雲門而竝奏匏尊禪杓
臚日館而竝陳協律有耑官笑彼七十童男學唱于紫宮都尉奉
祠爲鉅典何至二千甲戶賜封于白海將軍瑤尻珠簾不必似謝
莊所賦玉鑣金輅則誠如殷澹所稱睚眦壇芝天上之榆竝種馮
馮野桂月中之樹齊栽維時之卿景齊暉百神震疊別殿之高曾
竝安九廟式歆臣等對慚董傅之詳誌媿班生之博祀甘泉而待
詔謾言才擬揚雄歌凍雨以迎神敢謂詩驚謝朓諸如鄧耽郭璞
之賦捐管空成卽在沈約庾信之詞吮毫無用儻屋上天書果僞
白封還餅底之金若樹開墜字旣眞敢不進巢中之玉幸陪三禮
敬祝一言伏願 干祥駢致 萬福攸同西望瑤池而寶冊常陳

喜見萱宮之舞鶴東瞻璧海而玉釵有卜欣聞椒寢之夢熊須知
賜酒空中本因天醉還念獻杯闕下盡出人爲無煩遣諫議重臣
祀竈而行于蜀道不必購文園遺橐登山而封以泥丸矣臣等無
任云云

表二

擬上加謚先師孔子諭建洪德殿崇祀廷臣謝表 順治十四年

伏以道惟正統爲尊 後聖適符乎先聖禮至素王已極 興朝
更過于前朝謚法欽崇廟儀特建千秋位號如帝之無能名焉萬
仞宮牆猶天之不可及也在今日肇脩殷禮知吾 皇克紹眞
傳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自有生民莫如孔子道侔
乎天地爲百世師德冠乎帝王開千古業不謂兩楹之夢非復周
公頓使一璧之亡豫占張伯護吾書脩吾車而拭吾劒履爲兩儒
生登我堂踞我牀挹我壺漿有一男子藏書在壁幾毀于秦抱器
投陳幸逢有漢高皇祀之于魯實因絃誦之聲平帝贈以爲公爰

上褒成之號延光三載猶于闕里崇祠正始七年乃令太常釋奠國學之祀伊始太牢之禮相仍用三牲而太子親承始由晉武舞六佾而軒懸復奏肇自宋文作讚于荊州南梁帝之親製定期于仲月北齊朝之具文每歲四行沿及開皇不改上丁二舉凡于州縣皆然武德以來且先聖而孔先師尚爾西隅設坐貞觀以後顏先師而孔先聖方爲南面居尊兩奠同于太公三獻終于司業贈位爲大司寇乾封之典可稽進爵爲文宣王開元之禮特盛從祀者七十二子未躋會點于前配享者二十二人總以邱明居次此蓋塑像之始卽爲改服之初嗣後或廢或行獨崇于藝祖于茲稱玄稱至兩易于眞宗至景祐而用登歌迄崇寧而加章服廟門十六戟增其八而逾尊冕制十二旒缺其三而恐褻旣見鎮圭始執亦聞曲阜親臨元時始號大成明初復因舊制二丁遣祀之外內臣于朔望降香祭酒行禮以來進士在季春釋褐太祖通祀于儒學而樂器斯頌文皇臨幸于辟宮而衣冠更定分奠于南北之監

永樂之歲已增列位于釋老之宮正統之年初禁廟堂有議爭是宋濂木主維新悉從爭敬旣正名于神位亦更號于羣賢自古相崇于今更烈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乃聖乃神 惟精惟一 功已同于漢馬陋乃公之不事詩書學不笑于齊輪知古義之僅存糟粕經筵進講勿徒雙日之虛文釋奠常臨非去暑月之故事聖公一品孔氏更推沂國之恩博士四家仲由新有翰林之襲親政而祭告禮同乎社稷山川譯字以進呈道重乎易書詩禮儆心養政有錄煌然舜拜堯咨大訓要言旣成儼矣商書周誥往者頒行演義而大學復明今茲分購遺書則詞臣載遣直備內聖外王之業丕振經天緯地之文乃師無常師亦惟能自得之耳且聖不自聖猶曰于我何有哉特以帝制之隆加尊于尼父因之殿宇之設特異于成均大德不官未可執陪臣之說至尊無偶難以仍王者之稱巍乎煥乎行觀空中樓閣高矣美矣欲通天上津梁彼三教而講一經眞爲批典卽一獻而行再拜未是殊儀儒生園聽于

橋門聖學先登于道岸臣等學山不至觀海難言欲由是道以登
堂止陳車服禮器不得其門而入室莫窺宗廟百官非顏公趙孟
頰之書漫思勒石無楊炯皮日休之作妄欲題碑半部致太平不
如趙普之讀論語一生無榮辱羞同胡廣之號中庸空揮塵尾以
談敢坐虎皮而講幸逢盛世得邁隆儀伏願 湯盤日儆 武几
時箴已治已安雖本無六可太息將恐將懼亦須防十漸不終理
學自有名臣要戒洛蜀閩濂之黨人材出于大學不務顧廚俊及
之名固恭已以無爲亦髦期而罔倦觀書視事等漢光樂此不疲
好古敏求如孔子爲之不厭將千古之心傳可繼萬年之治統俱
隆矣臣等無任 云

擬上 御製做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孝經衍文範行恆言勸

善要言等書頒行天下廷臣謝表

順治十四年

伏以

天章灑玉供匣中虎僕三千

宸翰摘珠叱硯上龍

賓十二絳日麗牙籤之彩螭蛸裝成紅雲捧金簡之華鳳凰銜出

備典謨于一代不同月露爭妍垂訓誥于千秋自共河山不朽芝
函東錦芸閣分香遙通東鵲西蜚徧達南梧北柳臣等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羲皇肇一畫之文明虞史載兩朝之咨命禹
鼎湯盤有誠誓誥亦興文爻武銘俱垂詩書更盛前此璇宮文梓
有帝子之荅皇娥後此黃竹白雲則穆滿之酬王母咸陽猛火降
制于青臣進頌之年沛郡大風興歌于赤帝還鄉之日遞及漢文
有詔古意猶存泊乎孝武摘辭荒心何極蒲梢賦就復懷人于歸
鴈飛雲瓠子歌成更望美于哀蟬落葉新莽祝文之僞妄託金滕
魏文典論之精奚關石室展兩晉帝王書帖漫擅臨池誦六朝天
子詩文空言觀海滑臺歎憤止傷覆瀋離機督護言愁浪說雕文
錯采編千卷于梁家父子翻經半綴金花侈五言于陳氏君臣劈
紙親題玉樹樂府存十六首惟傳煬帝之鳩淫帝範成十二篇僅
見太宗之燕翼製晉書而作讚既見于唐序通鑑以成書頗稱于
宋至于政要錄表忠碑已見全文爾爾即在念邊詩誠廉銘亦爲

數語寥寥文不在茲言將焉用況小令工于李煜漫傳金縷提鞞
雖雄詞詠自完顏但賦銀蟾出海書盡桃花新紙亦終何益于廟
謨編成桂樹鴻篇總是無裨于國典誠未有縹帙緗囊之富字字
琳瑯瑤函金版之珍言言龜鑑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
陛下 軼帝超王 經天緯地 欽崇先聖先賢道以述而兼作
克繩乃 祖乃 父緒以續而逾光寓物刻銘因備刀劔盤
盂之誠懸書垂憲自炳日星汀岳之文紹十六字之傳則儆心有
錄攬十七史之要則資政成編復將大訓名篇堪借寶玉銅符咨
太史而藏西序更以孝經演義重見赤虹黃玉服絳衣而拜北辰
範行嚴座右之箴銅籤投地勸善有道人之諭木鐸自天萬言悉
中宮商片字無非綸綍于乾清聽政之暇每勤一通亦坤寧問膳
之餘更成數卷共有若干弓軸已包如許經綸龍尾麟脯俱增五
色鳳脣犀舌爭吐千章秘閣開函目炫丹虬之麗尚書給札手披
玄麝之芬錄自清書勢欲飛而還給譯之漢字體以整而彌工既

錦承玳瑁之箱亦花放琉璃之管頌從桂殿已光分天祿之藜副
在蘭臺自香辟羽陵之蠹心則盈廷交敕懍于孟水壺冰訓爲奕
世咸遵奉若金科玉律臣等五車未富雙燭徒難漫雕劉勰之龍
空繡陳思之虎竊擬宋風謝月媿號賦才豈真陸海潘江謬叨文
望誌起居而作注惟知記事記言纂實錄而備員不過編年編月
敢受書于殿上羞染翰于池頭當年讀聖人書不求甚解今日聞

天子詔願進一言伏願 觀庭燎而問未央 繪屏風而書

無逸心似重門洞關無藉疑丞法如三網俱開不煩董戒再見玄
龜獻字復看丹雀銜文同千八百國之車書共贊璧羔皮幣陋七
十二家之封禪不函玉檢金泥鼎上億年山呼萬歲日方升也寧
懷則仄之虞天何言哉更進無爲之化矣臣等無任 云
擬上以溟黔蕩平綏埋需人 特命己亥再行會試羣臣謝表 順

治十六年 庚子鄉墨

伏以 帝歷千秋聲教徧南梧北柳 皇興一統恩威訖東

學文堂文集卷十四
三
鑠西鷄關 國有人永見長城不壞彈冠在野益知保障無虞頌

聖主之得賢臣慶多士之逢 盛世金閨再啟玉燭常調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四海爲家遐方亦在臥榻之側八荒奉朔宸慮尤憐鞭撻之餘日月無偏風雲自壯稽古有滇黔之國在天分參井之辰去中原萬里而遙出南荒五里以右七星巖壑虛傳太史之書六詔風煙少隸職方之版雖列禹貢荆梁之界實匪周家茅胙之分楚莊躋略地至滇池而貴陽諸蠻始通中國漢相如建節踰冉隴而益州五郡方屬內臣南中初見彩雲賜名于武皇之代津畔長維鐵鎖建橋于明帝之時馬援銅柱旣標爰定交趾之鄰邦在昔曾封新息諸葛旗臺旣啟更立姚河之寨壘至今猶祀武鄉五十八部底平刺史實推李毅十有六城撫定經略特重章皋段文昌節度劍南遙定黔中之變王全斌受降蜀國并收滇右之圖豪帥望風仁壽築城而立靡功曹荅檄季平拒賊以封侯若乃寇西川寇越雋世隆爲外患者歷二百年更思

棄南詔棄寧州宋後所不通者幾三百載如陳如雍如孟自古跳梁爲蒙爲段爲高由來分據所以元時置郡鎮以梁王迄于明祖開疆封維沐國儻無才以綏緝將何道以羈縻可知拓地非難要在得人而理河南諸鎮之入賀不過爲四書生慶歷一榜之榮稱亦止由三偉士然未有四門式關而格外掄才九有成歸而域中率化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明睿智 文武

聖神玉弩驚天商網之弘開已久金甌上世周京之建鼎方長創

帝業于萬年已撫河山而臣岳瀆懷

仁人之一怒敢恩風

雨而懟雷霆格以兩階冀茨之庭親驗貢維重譯葡萄之館長開

率土皆臣

昊天其子豈容彼彈丸梗化猶見此潢池弄兵獨

茲雲貴之偏偶敢阻 天朝之正朔十年度外已屬 皇恩

萬里行閒總成廟算命元臣以薄伐出禁旅以遐征上將宣威半多龍種義軍畢會盡隸虎頭以堂堂正正之師奮桓桓赴赴之勢山名鸚鵡不難驟馬而登江號琵琶可以投鞭而斷仙人坡上立

赤幟以飄搖媳婦國中聘紅筋而騾裏石城旣拔重看元禮之碑
滕越已歸再拭右軍之字山川失險溪洞悉平露布遙傳雲臺擬
畫笑唐主披帷之策謂此憂與朕共之陋宋皇畫斧之言云此外
非吾有也自茲盛覽張叔應負笈而受經不徒呂凱李恢以投誠
而討賊堪世作思州之守宜有祐恭可特膺羅甸之封寧無濟火
然不係 天家遣吏則人心之帖服爲難而必須鎮將宜威恐
內地之輓輸非易親民有任良由郡邑之有司定遠爲功豈在蠻
方之畱守用是 金臺更闢廣遴駿馬之羣 瓊苑還開遂啟玉
衣之局 定制于丙戌之歲四載兩行 廣恩于丁亥之春
二年雙舉爰 咨宗伯仍第甲科大典頻行又見成先而繼亥名
賢慎進不妨春試而復秋非如梁汴江南五代止行四舉奚必太
平興國一歲而開兩科英雄盡入彀中勲業非歸馬上榴花表瑞
柳汁爲榮八韻詩成儻驚破侍郎之膽三條燭盡匪燒殘士子之
心林中之桂一枝移根上苑殿外之雲五色煥彩 熙廷儲宰相

于他年則祕殿花墩賜座領方州于今日則遐陬藥劔分硯廊廟
常珍山河永藉臣等蒞藜自愧桃李無私用比毛錐何知鎗劔長
如襪線莫補袞衣望細柳之旌旗從軍有志給長楊之筆札獻賦
無才幸列承明不作龍標之遠尉生逢 聖世無憂李白之長
流維思瞻王會以繪圖敢漫說戰場而迷眼伏願 治績勳華
德高訪落事後猶煩 聖慮毋言已治已安民間尚苦兵威益
塵猶飢猶溺賢書彙進而芙蓉鏡下自誇及第之鴻才文運方隆
而苜蓿峰頭亦有能詩之戍卒銅鼓石屏之下不難勒片石以爲
銘碧雞金馬之閒安用遣重臣而致祭見國祚克鞏于磐石則賢
關實重于金城矣臣等無任 云

擬上以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加上 尊號禮

成羣臣賀表 康熙元年 甲辰歲元

伏以 聖孝無疆首重敬先之典 皇章攸赫聿昭追遠之

圖思 祖德之與 宗功續承匪易念 文謨之與

武烈哀對維艱前猷燦彤管之華世業麗牙籤之彩歡騰朔服喜
溢臣鄰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聖人受籙始貴承祧
宗子繩家特隆報本少典啟有熊之系魚圖表瑞于翠嬀唐堯大
辛譽之傳龍馬颺休于赤甲姚墟誕異必邈德于高陽石紐鍾靈
實紹圖于黃帝武承文而繼統必隆追王之文成纘武以凝休爰
定穆昭之序秦皇不立廟諡既一世二世之湛湛卒未見追尊伯
益平帝始分配饗雖九廟一祠之竝設亦不聞崇上沛公漢宣因
廟樂而下詔遂尊孝武爲世宗光武詣洛陽而建祠乃竝世宗于
高祖青樓非巧太孫之駸稚堪傷顛帝頻呼子業之顛狂可畏更
足陋者脩儀注于延恩之殿但侈風雲是可忍乎上寶冊于玉清
之宮祇誇月露唐家以景帝而擬思文已爲不類況崇老子于太
清武后饗周親而立僞號更是不經矧配文王于上帝制自順憲
而定羣知冊禮惟文之是尊議從安石而紛幾致太祖配天之廢
號泰定無諡豈元帝之深仁二祖竝尊信洪熙之鉅典未有孝盡

尊親之至聖兼述作之隆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德協中和 學成雍肅 龍行虎步久卜于冲穆之年 鳳翥

鸞騫端拱乎太平之運 紫壇肇祀饗 帝卽以饗 親

玉冊揚輝事 母還同事 父顧念丕基初紹 聖人之

上皆 聖人猶思先烈難忘 天子之前有 天子恭惟

橋之必變恭惟 太祖高皇帝蛇神擣藥夙知金卯之將興黃袍加身早識陳

孫定大業于世民邈立國原由高祖誕生白水會遼海之風雲繼

武丹陵定 盛京之鐘簾始武功而終文德三尺劒手自驅除內

天保而外采薇一卷書親爲潤色俗敦渾噩不啻黃農虞夏之遺

族尚睦媻奚遜魯縞毛邠之舊若熊虎若龍彪盡豐沛蒸雲之彥

爲鹽梅爲舟楫皆郊廓定鼎之英 建元于丙辰之年識真人

之有道 入關于甲申之歲卜後嗣之必昌凡茲世德之垂已

顯榮稱于 世祖迺值 乘乾之始更恢 尊號于我

學文堂文集卷十四

皇木主維新向固奉安于

太廟禮臣奏請今尤妥侑乎先

靈卓爾宏猷遐哉茂績宗祝齋心而告書不勝書太史蠲吉以陳

議無可議丹苑鈞天奏樂齊稱雜邑神君仙階劍珮呼嵩僉號平

陽帝子頒來 天憲書成龍鳳之形捧出 王綸字比河山

之壽絕似太宗之文德兩字如生更侔英廟之宣仁四言不朽繪

作普天盛事欣逢曠代洪儀臣等志切移忠才慚學禮撰文章于

天聖猶後王曾陪進對于延和愧非蘇轍幸覩光前裕後廣颺弘

王者之休素期報國忘家致身成大夫之孝聊從陸贄草捧

新綸欲擬龍門恭爲本紀伏願 聖思益廣 睿德彌隆 尊尊

親親永篤天潢之誼 夔夔翼翼時承 長樂之歡知人以事

親愈重明聽翼爲之寄敬 天以法 祖尤慎雷霆風雨之

施則十七世弓裘大衍一人之祐八百年歷服丕宣萬國之仁矣

臣等無任 云 擬上以金門廈門克捷 午門宣捷羣臣賀表 康熙二年

伏以 金甌無外滄波靜晏于東瀛 玉燭常調溟渤朝宗于太

液 蕩海濫而喧鏡吹永奠黃輿挽天河以洗甲兵忻聞 紫綽

六宇由斯衽席萬國奚啻雲霓喜動 龍顏懽騰鵷序臣等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文明廣被耀干羽以爲容聖武布昭

集共球而誌盛蒼江效順越裳來獻雉之文黃壤成功洛水慶神

龜之錫鬼方克醜爰歌撻彼之詩吉相興師迺動菟于之鼓木牛

流馬鉦人奮而威服南邦柙虎燒狼劍氣衝而令行西域況乃跳

梁島嶼尤須赫濯聲靈沛公逐秦鹿而烹楚猴而田橫五百人不

受通侯之餌劉裕闢燕疆以復秦土而孫恩十數歲誰能計日而

擒撫則魚信難孚勦又免營莫搆所以聚散鯨宮之內邵青之尚

梗宋朝且夫往來鮫谷之閒方國珍未平元季南溟缺明珠之貢

由士誠之名僭三吳西池復翡翠之供賴繼光之威行萬里未有

臨軒伊邇卽開一統之車書御將有方忽掃數年之蛇豕如今日

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道隆乾位 功闢坤輿元日受

書共識少年 天子應門當璧羣推有道 聖人格以兩階

莫莢之庭親入貢惟重譯葡萄之館嘗開率土皆臣昊天其子寧

許彈丸阻化誰復潢池弄兵渺爾微波敢違 正朔雖驚濤之內

不妨小醜相驚而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十年度外已屬

皇恩萬里行開總成廟算命元臣以薄伐出禁旅以遐征上將宣

威半多龍種義軍畢會盡隸虎頭昔也躍馬長驅已服滇南千里

今者 飛龍在御更恢金厦二門依山作營鼓聲與潮聲共發

臨淵布陣旌影合帆影俱飛箭劈黃雲鵬鵠形潛于九漢劍橫黑

水蛟龍泣逐乎三川草木迎風咸有王師之氣江山潤雨盡消寇

騎之塵奏凱歌于謝女峽邊解甲胄于蓮花峯下言瞻彭嶼明霞

覆水面之降旗極眺蓋倉夜月靜波頭之戰舸爰獻俘于 闕

下庶少燕夫 王心乃 御午門不宣大捷耆定永千秋之帶

礪海波自此不興趨承肅百辟之冠裳嵩祝從茲更遠狂瀾既倒

聲傳侯甸要荒妖祲一空化洽東西南朔繪作普天盛事廣開奕

世弘基臣等前箸無謀先鞭未著從軍細柳寧能著蹟戈矛獻策

長楊敢謂陳籌幃幄四郊多壘深慚臣罪當誅七縱既擒竊幸

王憂稍解天下遂大定笑欲騎驢 帝王自有真情殷附鳳

伏願 外威內治 耀德偃兵本勦業而兼守成一卷書親為潤

色始武功而終文德三尺劔手自驅除置腹推心車內無疑薏苡

勳成飲至閣中須畫麒麟毋言已治已安事後猶煩 聖慮更

切如饑如溺民間尚苦兵威則四海為家追一怒安民之略八荒

我闔稱萬年有道之長矣臣等無任 云

擬上以白糧改折累民仍令全運本色羣臣謝表 康熙五年 丁

未會墨

伏以 聖治宏敷清問塵畢箕之好 王仁廣被疇咨求部

屋之艱 國賦雖有成規變通益善民暑實為可畏疾苦如聞

黃綸布而陽回有脚之春 紫綉宣而澤懋因心之化普天

稱慶率土騰歡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國用自古皆

稱慶率土騰歡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國用自古皆

稱慶率土騰歡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國用自古皆

崇民賦累朝咸尚故九賦之式特載于周官而三壤之規更詳夫
禹貢虞帝之歌解愠仁藹薰風公劉之詠徹糧德周原隰自井田
廢而阡陌阡陌廢而限田已難考爲上爲中之則至限田改爲租
庸租庸改爲兩稅猶有當因人因地之宜紛更實甚于唐畫一允
推乎宋惟此夏秋兩賦沿襲遂至元時若夫漕白二糧分別特詳
明季至白糧而爲白折遂便國難于便民旣非飛輓于萬方何獨
偏枯于五郡不官運而民運糧長旣有羈畱跋涉之憂始用米而
繼銀里甲復多均貼朋幫之苦要必本寬仁爲念始無課外增課
之虞苟其推豈弟而施卽有賦中薄賦之道歷稽往代獨善興
朝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克長克君 允文允武 正已率
物羣推雒邑神君 養賢及民僉誦平陽天子顧念 國家大用
悉仰給于供輸因思閭左遺黎實難堪于奔命 省躬有詔十
行早警常平計相爰諏各餉總歸戶部丈田均役已若星羅碁布
之分加派預征不啻面命耳提之告凡屬 君恩之誕被夙知

民困之立甦乃當已安已治之時彌切如溺如焚之志 德音
再錫 異命重申謂向者晉齊飢饉之餘物命已艱于西北而
今茲吳越彫殘之後民力更竭于東南惟此白糧尤煩赤子雖在
條鞭之數宜通會計之方彼漕賦而外復有分名久矣 盛朝非
得已乃本色以來忽行改折嗟哉黎首其何辜諸邦原納結之區
數地豈產銀之穴況穀價低昂宜隨時以酌定奈何因貴穀之歲
而永著成規且課銀輸納自假手于吏胥勢必借正課之名而復
生科斂故除正耗加增而歲徵三十餘萬之米猶可全解如期若
合夫船經費而歲徵九十餘萬之銀必至催科不給甚而經輸者
已多故絕而簿籍難稽遂有急公者不挂毫釐而派增復及與其
使小民空受剝膚之比而朝廷原無倍入之供何如使朝廷勿爲
折色之名而小民自有樂輸之實矧 皇清甫下江南卽改從
官運已蘇明代數百載之沈疴今 聖主丕承寶位復命予輸
糧尤屬 本朝億萬年之仁政用是 舒恩諸郡仍令本色全

輸黍苗欣欣而向榮婦子依依而思媿種成歧穗倉箱悉霜凝雪
 耀之姿揚簸糠粃籽粒皆玉潤珠圓之質爰乘時而轉運各因地
 以進供漕艘向有存餘不必另行置造致人工物料之煩軍弁素
 多閑空豈須別事徵求生里長圖收之議或可附載于漕船之內
 奚煩動有更張即令槩派于漕米之中安用分爲比解將見舳舻
 銜尾 天庾自此彌盈且聽欵乃連隄 國稅從茲更廣臣等才
 慚會計職愧度支思致國于富强難侔管子擬佐時于殷阜莫比
 張蒼竊鄙素飡反復伐檀之什每當退食重詠羔羊之詩伏願
 念切傳餐 憂深旰食貴五穀而賤珠玉常思內帑之虛詠七月
 而酌兕觥勿棄野人之獻一飯思吐哺無忘翼爲明聽之才
 九廟薦馨香莫踰禴祀烝嘗之節由一事推之萬事即惠農而知
 明刑弼教之咸宜由一方達之四方觀復古而思興利除害之各
 得則不必下蠲租之詔而民俗永無尾頽之憂無須切理財之謀
 而 國藏自有粟紅之慶矣臣等無任 云

學文堂文集卷十四

學文堂文集卷十五

夫椒山人陳玉璣廣明

書後

恭跋先大夫慎刑箴後

慎刑箴先大夫撰也撰自官刑部尚書郎卹刑畿輔時凡十六則
 先大夫日銘座右以自勉也嗚呼璣嘗讀史見漢于公治其門閭
 欲高大令容駟馬車蓋云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
 者其後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爲吏陰德之報不爽如是
 先大夫官刑部歷山西河南二曹及恤刑直隸諸郡縣全活死囚
 無數其與于公當日用心豈有殊與以璣無似謬舉進士將一行
 作吏矣異日固不敢冀定國子永之列而職無崇卑思所以無負
 我先人勿忝冥冥之報者固不敢不勉也璣又思終漢之世決疑
 平法數張釋之于定國兩人釋之不具論宣帝以定國爲廷尉陟
 御史大夫至丞相凡十八年之久十八年中大獄屢興趙廣漢楊
 惲蓋寬饒韓延壽之徒皆公忠臣也悉以次誅死定國身爲典獄

之官知其罪邪知其非罪邪如其非罪乃不能抗言以出之豈非逢君固寵之念勝而不難刑之稍失其平邪嗟嗟祖宗以治獄之報及其子孫子孫幸而復有治獄之責獨不能仰荅祖宗之報而更以其報及乎子孫漢世如定國者卓然可稱矣猶不免于失焉則凡爲人後者可不知所慎哉可不知所慎哉

書管孝子輓詩卷後

吳門管元歸別駕有子賢而孝年十八殤元歸哭之慟自爲文以祭纏絲悽愴觀者勿忍卒讀且屬其友袁重其徧請四方賢士大夫詩文以輓之因及予予謂袁子曰相哀非古也子之爲此無乃不可乎昔子夏哭子喪明曾子責之元歸之哭子雖未至于是其情之悲且迫若將不止于是者子不責而又相之豈所賴于吾子歟袁子曰禮爲長子三年反服殤則遞降今制不殤亦降而期推先王之意可知于人父子之間情不嫌過厚今元歸雖若過乎情而未嘗不于古有合也王修以社日哀母鄰里爲之罷社蓋以人

之有母若已之有母亦猶人之有子若已之有子余之以詩文請也非卽罷社之意乎則相哀亦猶行古之道也予曰然遂以其言書之卷中

書倪鴻寶先生題元祐黨碑後

先生曰諸賢自涑水眉山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偉哉先生之言然先生概以爲黨人也而賢之則不能無辨嘗攷黨人如呂公著韓維初爲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撫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釁黃履訐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若此者皆與乎黨人之數嗚呼是果得爲黨人乎哉以其黨賢而概賢之與其黨不賢而概不賢之皆不可以服人心定國是此近世之君子所以不能免于遺議也雖然程頤蘇軾劉摯梁燾諸君子賢矣假

令當日協恭和衷共圖國事則朝廷上下閒必有赫然大有爲者
奈何互相犄角爲洛爲蜀爲朔各以類分致令蔡京得籍爲口實
究乃與章惇輩竝列爲黨不尤大可惜哉
書成忠毅公傳後

成忠毅公死國難傳記甚詳予過梁溪更聞其一二軼事華琪芳
者公座主也方買鄒氏園時設供帳召客園故侈麗名甲梁溪
公至歎曰美哉誰爲此者華曰鄒氏某也勢落予勉而售此公起
席進曰鄒某者固不足責師居官事名檢安用此爲拂衣去至馬
公世奇家坐甫定曰僕久欲有言聞君命主江西試時尊公疾大
漸君不疏辭然邪馬曰無是公曰然吾知君不爲也吾曹勵名節
事君父務以忠孝自矢不可使疑于朋友今而後意乃大釋于是
劇飲甚歡

書魏邨邵氏家乘後

按邵氏系出召公奭自晉嘉猷公傳至康節公已十八世公孫尚

書允隨宋南渡至文炳舉隆興進士知於潛有循政賜葬晉陵魏
邨鎮因以居元季亂離族人流散有尚者死守先塋邵氏得不墮
譜亦賴以存予觀譜中多前人墨蹟如呂東萊蔡西山黃山谷蘇
明允王梅溪皆有傳贊而康節公記先代之功德尤詳祭統之釋
鼎銘曰銘者論謨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
下又曰論謨其先祖之美以明著之後世可見古君子慈孝之心
其所以顯揚先祖者惟恐磨滅無傳于將來故必銘之鼎而後無
憾然後世鑄鼎事不嘗有而器物易敗壞寇竊稍經兵火不數傳
失者往往而有然則師銘鼎之意于事能詳而于傳布能廣且久
者此家乘之作所爲不可已也家乘所以紀世次而祖宗德善功
烈勳勞慶賞亦得附書夫物莫壽于金石莫脆于版與楮苟其子
孫不善守則以版楮與鼎相較其易于磨滅也滋甚而卒能傳之
無弊者非以賢子孫故哉邵氏譜自晉嘉猷公以來得康節公而
大著康節公而後又得某某者屢修葺而裝潢之至于今完好無

恙一展卷有不肅然生敬者乎釋銘曰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今家乘之作亦不得顯有是非又恐教窮于勸戒故或名而不字或字而隱其生或徑絕之凡使後之子孫有所觀感怵惕勉爲善人君子則家乘之爲教既有以維鼎之窮而其益滋大嗟乎風俗日衰先王家自爲教之法不行于天下此譜牒者庶幾存什一于千百又豈徒顯揚云爾哉

書蘇子瞻詩集後

昔人稱作史三長曰才識學予謂作詩亦然故杜少陵詩稱爲詩史然自唐而後未嘗有求爲少陵之詩者非其才識之不足亦學有未至也古來才識盛推子瞻之文予初以爲子瞻詩亦皆其才識所優爲無事于學數年取其詩反復展翫乃歎子瞻蓋深于學者也宋祁曰唐興詩人承陳隋之風流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今觀子瞻豈多讓乎嗚呼

古今文人所爲無不拊心嘔血冀傳于久遠其精神光氣不可磨滅雖世愈久而愈彰其理然也然人且或以爲宋人而少之今語人曰子之詩類唐人鮮不嘖然喜曰類宋人拂然怒矣夫唐之詩不必盡佳宋之詩不必盡不佳亦視其人之慎所擇耳予學詩有年自歎才識遠不及前人而好學之心私以爲不過故于少陵詩朝夕研詠苦未能髣髴其萬一及讀子瞻詩而知善學少陵者固自有道子又將以學子瞻者學少陵矣

書汲冢周書後

六經而外上古之書傳者無幾然有後人竊前人之說以擬之者有爲異同以亂之者無以辨之則惑滋甚蓋亦視乎純與駁之間而已汲冢周書自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而得之所言多文王與紂之事故以周書名昔人辨之者引劉向之言以爲是周時誓告號命孔子刪錄之餘也又引班固藝文志云載其篇目又引司馬遷記武王伐紂之事正與此合若然則兩漢時已在中

祕非始于汲冢明矣戰國時人摭採有周逸書纂輯以備私藏其說固爲可信余反復觀之其間如言畏天敬民尊賢尚德諡法職方月令之屬亦有合古聖王立言之旨所爲竊前人之說者也晉狼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其語今見之篇中此夫子未定之書也蕭何云周書曰天子不取返受其咎此則夫子既定之後而書無此語所爲異同以亂之者也嗚呼六經而外有文字近古者豈非難得然苟駁而不純卽傳之最久如汲冢書者尚不免于議況其他哉人之有志著述以附古人而傳後世者其亦慎所處矣

恭跋按蜀疏彙後

先中丞按蜀時逆璫魏忠賢奸政天下爭建祠巡撫尹同舉亦以建祠諷公公曰四川土司悖叛奢寅雖授首奢崇明安邦彥爲禍且烈百姓瘡痍征調日加繁豈可又事土木且川僻土祠有無何足爲輕重久之曰吾當畱此一坏潔淨土還朝廷禍福吾安之矣

卒不可旋上疏曰惡璫熾焰中外建祠紛然惟蜀無有則能遵禮法以靖皇上封疆者無如蜀然皇上何以處天下之不如蜀者疏入而逆璫已先數日伏誅并研胡相國嘗語璫曰吾鄉彫瘵近益甚然所爲潔淨土也我川人至今不忘中丞公賜夔州李翰林長祥爲子家作誥勅亭記亦述公語稱快當公按蜀事竣復命天子詔給勅命一道示褒嘉勅曰逆璫肆毒砥柱獨高又曰西蜀用兵之後爾矯矯持節救死扶傷長祥拜手記曰臣竊見海內卿大夫家誥命勅命加于陳氏者有矣然多得自考滿覃恩諸例若臣陳某于國家實有巨績稱骨鯁臣大哉王言當之信無忝又曰臣陳某按臣鄉日策援黔勦逋寇與督撫臣條事機區畫糧糗熹宗皇帝有稱朕雪恥除兇之諭厥後桃紅壩大捷皆某成議也恭跋南征日記後

嗚呼此子中丞公征南日記也崇禎戊寅楚湖南北尙蠻瓠彝竊發朝議請復故偏沅鎮更置巡撫天子以事下大司馬大司馬重

其事請廷臣公推才望者咸以公爲宜天子稔知公備兵大梁勦平土寇楊四功詔公往時寇掠英黃夾道而陣公感上顧遇沿江逆流疾趨任事惟是沅鎮久罷更設胥徒游徼分自楚黔撫部下何言兵廩祿支耗尚煩設額何言餉然則沅撫猶爲虛器而臨藍報狎至矣公條兵食二事請上大略言偏沅之勢重且急水西叛目披猖荆岳流氛窺伺無虛日江粵郴宜山賊之窟穴黔沅洞苗生熟所馳突而永順保靖土司以訟地稱兵洞庭浩渺大盜結夥劈流連躡湘潭茶陵祁陽諸州縣凡臣所治四面受攻若張空拳何以待敵上然其言勉以策理而兵食固無以應也臨藍寇時已再攻湘圍長沙燒外郭數十里公從豫來麾下僅得尹將先民隨遣募兵鎮筭枝梧備衣糗漏四下嘗與諸將議事率祕不傳清浪副將羅安邦者奉檄往德安安邦故公按蜀時部將知其能以便宜調援長沙穀城王包藏禍心置奸黨爲賊內應事敗賊走萍鄉公隨移駐長沙急檄黔兵千人堵醴攸截賊歸路其時賊在藍山

者李荆楚陳朝龍郭子奴廖二慶三慶等巢高獠源紫獠源而桂陽臨武界則有劉新宇蔣明宇劉廷相等巢牛寨猴寨芹寨泗洲寨在天王寺者劉高峯李大用江長子洪老壳曉和尚等和尚稱飛天王善飛刀喚火勢與臨藍並峙公命先民訓練筭黔客兵而以主兵及郡縣手力堡寨穀騎屬安邦乃傾家貲以佐軍興甚者銷酒鎗革帶之屬得市戰馬百計造首鎧鑲鏢千計竹槍鐵蒺藜蒙盾虎幟萬計火藥千百劬計鋤鋤鑼鍋斧斤千百計亡何天王寺賊突犯安化縣公命先民安邦分路進擊持未下而臨藍賊復破常寧水陸下衡陽桂王待援急公單騎先驅密諭安邦寺賊稍挫急援衡賊聞公單騎至衡料大兵盡在天王寺勢不暇及自焦源河聯舟蔽江踞黃巢嶺冀一鼓攻襲公督衛士登陣力守禦而安邦已破天王寺賊疾馳介馬來公在城頭燒肉舉卮酒手飲啖安邦大呼勉殺賊安邦踴起立麾部將賴國祥朱化龍分左右翼直入黃巢嶺安邦躍馬先登殺數賊羣辟易焚舟走公命乘勝追

逐及之白蠟橋復大捷時先民方敗寺賊于大瀉山斬其僞王子
江長子僞丞相謝嘉瑞僞軍師李大用餘黨哀乞不死公亟檄受
降而天王寺賊以盡臨藍賊自白蠟橋敗日夜謀得當廣誘良爲
盜公患之命參謀推官孫明孝入山勸諭平民并察形勢阨塞繪
圖冊時安邦已往鎮德安猴芹泗洲賊遂合出圍桂陽州公用計
復敗之大湊山賊狡甚潛約高紫二寨四掠使官兵備多力分東
西犇救不及一攻桂陽一出坪田攻永州一由東安走西粵攻全
州公喜曰入粵天亡之也乃奉會勦新旨陳師境上移咨贛南塞
邊隘口諭八排猺毋以偪高紫黨賊東則臨武上馬墩西北則常
寧西南則永道爲賊門戶皆嚴兵守惟東安水路密沈舟斷行旅
以防其逸麻灘一帶險絕令裨將伏擊其情而粵贛諸路監司將
領旣奉調至兵一萬五千有奇公飛文草檄手目爲腫策西粵狼
兵屯藍山當賊西南路策東粵兵入宜章當賊南路贛兵楚兵由
桂陽當賊中路時方六月諸將皆以炎蒸瘴癘不宜輕動公曰吾

受國厚恩身非所惜奮然親抵桂陽蠻煙毒霧惛惛射人鼻公意
氣自如十三路帥皆感公意競奮賊勢大紕先是用煙戶生員黃
金榜計以壯士周衢大伴與賊通而賊首劉新宇果潛往來衢大
家衢大與之飲酒擒之其黨駭散芹寨泗洲寨悉平惟高紫二源
崇山峻崖狹不容騎公乃命石工鑿徑掃荆從源外拔藤緣木而
進四戰四捷乘風縱火焚其儲萬石輜重稱是斬賊首郭子奴等
復令衢大導尹將兵衝其左周義氏導西兵擣其右孫參謀率鄉
兵從大橋扼其後弓弩槍礮爭發煙火漲天擒斬賊七百有奇而
高紫二源亦悉平嗚呼以數十年伏莽數月而告成功非公用兵
之神豈易至此公每慮諸將妄殺立法審頑良別渠從先期四境
監幟招被脇者散之奪賊掠子女還其家者無算懸賞格化賊爲
民尤不可勝計其詳俱載公記中

書霍光傳後

自古大臣妻行弒逆者惟霍光夫人顯毒殺許皇后事夫母后被

弒未有不發發則族滅矣霍光輔昭帝廢昌邑立宣帝功光伊呂
陰妻耶謀使瘡于衍毒殺許后立其女爲后方吏簿問衍緩急顯
以實語光欲自發舉卒猶與不忍奏上因署衍勿論趙盾弒君
之罪光安辭昔郭解客爲解殺人而解不知公孫弘曰解布衣爲
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罪甚于解殺光之謂矣光欲免族
滅之禍必自發舉自發舉則所誅止顯一人身與子禹皆可免然
光竟不發舉者懼所誅不止顯一人耳而吾謂身與子禹皆可免
則何也甘露三年圖畫名臣于麒麟閣惟光不名距霍氏族滅已
閱十有五年帝猶著其功如此豈有光生時自發逆妻之罪罪及
身者且其女成君爲后數挾毒危太子顯誅而后廢後十二年自
昭臺宮徙雲林館乃自殺然則子禹及昆弟諸壻皆可免必矣雖
然光不自發及後事泄乃族滅者此天也方許后暴崩知其事者
顯及衍與光三人耳雲禹皆不知光死民間始謹言后事顯始告
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不早告禹等此大事誅伐不小奈何

于是始有反謀發遲五年禍及滅族豈非天哉曹操弒伏后髦爲
司馬昭殺于車下李輔國殺張后輔國爲盜所殺匹夫之冤猶能
爲厲滅人族況母后乎然則霍氏之功名終不可保全乎又不然
霍氏既弒母后宣帝卽欲保全不可得矣然則宜在何時曰在本
始元年大將軍光稽首歸政時也以帝英察早自親政或優光以
師傅之位解其重任或益封使就國光固無反心而妻之耶謀亦
阻無如帝之謙讓委任也帝不聞景帝之于周勃乎文帝于羣臣
請卽位西鄉讓南向讓旣卽位卽夕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
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政自己出未嘗讓周勃也三年丞相勃免
就國矣勃之功不下光乃文帝謙讓于未卽位之前宣帝謙讓于
旣卽位之後人主之權何可一日不自己出令諸事皆先關白光
然後奏聞假令光地節二年未薨帝猶不親政乎此何異東晉王
與馬共天下時何怪婦人一言遂成大逆是非宣帝之過與苟宣
帝以文帝待周勃者酬霍光則霍氏功名必保全矣

書何仲修先生傳後

自漢設孝廉科到于今不改然當之而無愧者鮮矣今得吾邑何仲修先生先生諱懋基舉萬曆丙午鄉試性孝友自少及壯凡可以悅親者無不爲父母病日夕侍衣帶不解顛天以身代病已後止衣食必先諸弟而後及子喪偶富人韓某重其人欲以女妻之稔其貧贈百金使爲聘先生正色曰某不再娶卒以鰥終房師關驥官司寇恤刑江南部民有殺人者獄具求未減關曰待何孝廉來言其人持百金爲先生壽不可以師命強之入舟旁皇意不樂究其事曲直其人曰非殺也然有因先生懼然曰不畏鬼責乎急謝之登岸反授徐州學正聞母夫人喪慟絕挈兩子披髮跣足晝夜奔回踊哭苦出盡哀人不忍聞見嗚呼若先生者可謂真孝廉矣豈易得哉先生仲子世仁有父風父歿以遺貨嫁妹不一畱祖歿產悉歸諸叔父兄姪喪力疾經紀而友白某者又適病故爲釀金塋葬冒風雨往返鄉城數日病益不支未幾死初父服未終時

外父以其年長欲婚之逃去年二十四始婚數年妻喪亦不再娶書劉陶救朱穆書後

冀州河溢民饑詔以朱穆爲刺史及到奏劾諸郡貪污者令長或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桓帝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大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赦之予讀陶書而不禁喟然歎曰漢室詎無敢言之臣顧皆箝口結舌視賢刺史之死而不救獨一大學生者危言極諫至願隳首繫趾以代穆罪豈不壯哉逮靈帝時陶爲諫議大夫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嗟乎陶能救穆更無有救陶者遂使靈帝有殺直臣名則豈盡靈帝之過與

書孔璋爲李邕請減死書後

李邕仇人告邕贓貨枉法下獄論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願膏斧鉞以代邕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予讀史至此慕璋之爲

人然猶意璋與邕有平生交故若此及閱其書云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不禁撫掌歎息而繼以泣也韓昌黎曰平居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嗟乎自昌黎到于今此類何可勝慨況乎欲責之以素不識面之人冀其患難相救至舍生而不之顧胡可得哉胡可得哉後世處君臣朋友之際者觀于此可以感矣

書蘇轍爲兄軾下獄上書後

軾自徐貶湖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中丞李定御史舒直摘其語以爲侮慢逮軾赴臺獄定等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置之死轍上書乞納在身官以贖兄曹太后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措至于詩其過微矣吳充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罪人今一旦致軾于獄恐後世謂陛下

不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貴之貶軾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轍亦坐謫貶子謂詩之託于諷刺者三百篇所不廢孔子錄之欲使世知所鑒戒杜少陵亦工諷刺故以詩史稱少陵後惟子瞻猶存此意君人者亦患不得見此詩耳使于此觀感有悟則凡于因革廢興之間當必有助卽不然亦當以度容如云不以言語爲罪神宗旣不能容之于前及聞太后及充安禮之言亦可竟貴矣乃猶坐貶謫漢緹縈女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罷肉刑不聞罪及緹縈轍願納身贖兄雖軾得不死而亦不免及身之謫豈非小人之譖旣入雖迫于公道姑示優容而于中究有不能釋然者乎嗟乎士君子立言固宜慎而託物寄興之意又烏可少哉書萬人死義傳後

萬人死義傳菴作逸其名載宋末吾郡死事諸君事與宋史及郡志多不合然宋史出元人筆往往抹忠義自侈戰功豈真實錄史稱麻尹二將死在郡城未破前郡中將士以望斷陷今所紀則

城已破姚太守嘗已死始倡義乞師疾馳轉戰迥異史言一摧不復振嗟乎史未必是傳非必非卽閒有緣飾亦當存其說以鼓天下忠臣義士年來遺史疊出如建文從亡姓名得自轉輪藏從亡日錄得自吳江史氏鄭所南心史得姑蘇井中安必果合于史者爲足信也吾常城破時王安節巷戰臂斷猶敵敵若刈草劉師勇八騎衝萬眾走平江護國寺僧解禪服作將雄烈之氣瀰布天地此皆史所載若周總周綺振義旆于五木五巖兄弟協應虞橋直往臨安請援幕府得尹麻二將軍以歸及尹麻周巖俱戰死王武連捷潰圍出請旌于朝終徇以死此皆史與志所不載嗚呼諸君雖死四百餘年其氣不與形俱盡豈肯泯滅無聞于後世苟非有菟園者爲之紀何以安其靈乎舊傳五木敵番郵數處鬼常魘人薛方山先生讀書僧舍亦被鬼魘恍惚見冠帶神叱之去烏知此書未出諸君之憾猶未釋故其魂魄時出沒于風雨陰晦之間哉吁可哀已

書魏叔子畫貓記後

叔子云貓類虎禮迎貓迎田鼠竝虎視近世貓失其職與鼠朋爲奸食主人之食不除其害又益害焉及觀胡儼鼠說略云鼠嚙不已命童子取貓置臥內由是向之磔磔者寂不聞人非不靈于鼠制鼠不能于人而能于貓貓非靈于人鼠畏貓而不畏人然則各有職也若胡子所云貓能盡職者哉予嘗蓄一貓狀貌偉然若可畏而鼠恆狎之聲磔磔然終夜不絕日且纍纍走屋梁然竊觀貓亦非與鼠朋奸者當遇鼠時亦嘗側目聳身欲往攫鼠視之蔑如而聲益厲貓自是喪氣反走嗟乎豈非庸懦出于性成莫如之何者耶司搏擊而無其才遇姦邪輒引手避雖盛聲容何爲哉

再書畫貓記後

予以貓不能搏鼠病其庸懦及讀唐書載有貓鼠同乳不爲害而以爲瑞者怪之當隴右節度使朱泚上獻代宗遣內常侍出示百僚羣臣稱賀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曰貓者猛鷲之類本合食

鼠今不相傷是反天性違物理也不宜稱瑞而幸臣常袞則上表云和同有象國家之瑞予謂和同固國家之瑞要不可無辨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貓于鼠猶君子之于小人今貓雖與鼠和而鼠之性未有不憚貓者縱與貓同乳第可謂同于外而不可謂和于中同于外者偽也使貓誤以鼠之同爲和則鼠必呼朋引類漸至小加大卑抗尊時雖欲奮其威以肆搏擊而黨與旣成不受其反噬之毒不止故吾謂貓鼠同乳非惟不可稱瑞君子當視爲不祥而有戒心袞之稱賀適足以逢君長君而已其有愧于祐甫不旣多哉

碑

重修水平王廟碑

祀典之重惟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而功德之大者莫如治水治水之神者莫如大禹故大禹之祀徧天下其時又有佐禹治水者爲水平王王后稷庶子佐禹至會稽誨人浚導功施赫然失考止

郡乘一載其績必有所據故震澤之人旣立廟于埤山祀禹復立廟于馬蹟祀王自王佐禹治震澤數千餘年未嘗泛溢卽宋時宣歙九陽之水建瓴而下幾致大患未幾卒安瀾無恐至今稱禹者必繼稱水平王廟之創不知何年宋胡文恭公請登祀典元燬于兵洪武閒復創雜以他神至正德十六年邑人葉夔言于令斥他神復榜今額閱今又幾二百年棟桷之腐黑者漸以墜甍瓦之破碎者漸以盡道士高存省復募貲鼎新續建二殿廊房客舍若干閒至今得遙峙埤山禹廟聳然無恙嗚呼吾山四面皆水人之居者又濱于湖水之爲係也大矣乃數千餘年未聞有泛溢之患又得疏引湖流于溝洫塘浦田畝資之永利非賴王誨人浚導之遺澤豈能至是乎宜山之人咸願刻廟石以誌功德也璣復爲詩以頌之詞曰

神禹之德赫然萬古惟有邵裔勳績相伍川渠浚導班班足考田疇是資室居用保建廟立宮在彼高峯增其式廓丹壁崇墉像圖

孔肖冕旒煌煌樞肅瞻竦俾不或忘歲時祭獻黜奢崇儉惟儉乃
久神歆勿厭刻詩勒碑允愜眾私竝彼神禹天地同垂
新建武進縣城隍廟碑

國家令甲惟社稷得徧祀天下其位不屋而壇外此則郡縣城隍
之神亦得徧祀然城隍既廟祀矣春秋復奉其主合食于壇非以
城郭溝池之故冀福佑斯民故禮意如此其隆重哉又國家制典
自二千石以下蒞茲土者先期齋戒宿廟下五鼓盛冠服燔燎必
虔必肅北面跪祭祭畢誓于神曰職則希默相否則罪譴禮成然
後詣郡縣視事自此以往每朔望必躬謁行禮不敢忽然後知城
隍之祀且使凡有位者知所敬畏而勉爲良吏也吾俗小人好巫
又事告訐或橫被口語率詣神懇屈如懇大吏訟由是得解益知
城隍之祀且陰佐官守之聽訟而得平其情也吾郡故有城隍廟
會康熙某年道士某夢神告語復于郡廟之旁建立縣廟廣檐崇
阿丹塗白墜修互麗密不節不豐肖像孔儀峩冠方袍于是邑之

人既祀于郡之神復奔走縣神如郡禮嗟乎夢兆之說近于荒唐
怪異固可信邪抑如國家建官有守必有令也苟使蒞吾土者顧
之益勉爲良吏蚩蚩小民益懼神之靈爽不敢赴懇交相激勸漸
而至醕龐敦厚之風則神之有功于吾邑信豈獨在城郭溝池之
閒哉乃獻頌曰

於赫神靈保障是倚郡神煌煌幽贊以治水旱札癘惟神之庇殿
宇初闢祭筵乍肆焄蒿悽愴洋洋來止于萬斯年敬終如始
許侯浚渠碑

三吳古稱澤國吾常尤濱江傍湖故水之爲利也大然自宋慶歷
以前獨申港戚墅竈子三港不得引江湖流以資灌溉高陽許侯
恢以大理丞蒞邑惻然念之作圖言狀列于外計計司移官覆視
得實從所請侯復昌言于眾開陳以利民皆喜悅自慶歷二年冬
十月至明年正月用工二十六萬役不加擾眾靡告勞首濬申港
三十六里引潮水抵城西北隅再自江口濬竈子港凡四十里斜

趣縣之東北再自湖口濬戚墅港凡九十里以合東南去縣二十里之流而太湖之舟楫以至三港所溉惟申尤博由大港之側聽民股引支水分注運瀆東函等十九小港以灑其利溉田萬頃有奇自浚港後一年郡四境大旱獨三港所通諸鄉不爲天時奪華穗疑疑清畝泱泱牛羊來思雞豚萃止秔稻畢登絲枲繁侈川澤之利次第薦馨自此以往歲屢大和萬民樂業歌詠勿替始侯之至歎曰昔西門豹治鄴漳水在鄴而豹不能用故史譏之謂不足以言智今是邑南趨湖北倚江據是美利弗謀大懼後人之嗤我及浚旣成又歎曰夫今日之洋洋灑灑者非昔日之榛莽邱墟乎今日之鼓歌于舟者非昔日之肩趨步擔者乎卓哉許侯千餘年來猶令人歛歔感歎不衰璩家太湖之夫椒時乘小舟徑達戚墅以至于城鄉之民皆欲立祠祀侯而璩因列侯浚渠之始末碑于道傍俾知所觀覽而復作頌焉頌曰

三吳澤國實繁水利禹導三江震澤底洽相禹疏浚聿稱邵裔是

爲平王績垂載記自此而後勳蹟罕繼曰惟許侯官自大理功德赫然互千百祀大者浚渠烈遺疆理瘠田成肥溝洫咸倚農飽而嘻女饁而喜況此三鄉賦稅繁侈耕夫野老奔走勞勩步擔纍若靡有寧止自渠之開舳艦銜尾欵乃不絕往來便易旣不殫勞又不苦吏干有餘年食侯之賜廟祀久闕民情難已豎碑立石允孚羣議後有良牧顧瞻勿棄

季子廟碑

此有吳延陵君子廟也初壽夢欲立札兄弟皆以國遜札辭曰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遂棄其室而耕餘祭立封之延陵至夫差國絕按春秋之義賢者不名季子因來聘書名疑讓國之過爲賢者累不知泰伯以讓與周而興周非泰伯意季子以讓亡吳而亡吳非季子所知興亡之迹殊讓之心則一孔子曰求仁而得仁賢者亦惟其心之無忝而已豈能逆計其後哉然則茲祀也固廉貪立懦之大端于世教不爲無助會殿宇頽圯道士某歛金

葺治既訖工請書其事于石而并繫以詩詩曰
賢哉季子血食無疆千乘勿顧鼎鐘亦忘德承泰伯義纘子臧吳
祚久絕惟此烝嘗慕義懷德人良俗靡色形單食忸怩公旁修祠
刻石奕葉彌光

贈通議大夫太僕寺正卿諡忠毅李公神道碑

明天啟閒主昏國亂女戎闖寺內外盤固剛暴很戾殘殺忠良天
地震怒山川驚崩日月薄蝕由是四海之內盜賊蠡起饑饉瘟疫
交作人民流離國漸以亡而江陰李忠毅公亦于是時瘐死詔獄
公諱應昇字仲達生時王母夢日升天因名昇中萬曆乙卯舉人
丙辰進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公才明敏積案六百餘條裁決無
畱贖罪稍矜疑者輒危坐達旦期得情後已雪江丸五何子興劉
生等十九人死罪而以程鵬周能向氏等伏辜一時歎爲神明時
值寇警各關加稅額商病而湖口關尤甚巡按御史張某命公攝
篆公力辭不許視事兩月弊盡剔嘗議設巡關卒僅用其半曰寧

使商稍有脫漏也萬曆初年禁講學白鹿洞書院敗壞久公奮然
興復集多士親董率之割俸金爲餼廩院故有田租土人隱沒者
半急核之給四方來學者請提學官增白鹿洞科試額如郡縣學
例著爲令擢監察御史疏論添官爲營窟名實乖張請一切報罷
又疏糾憲臣王永光以身經參摘混登庸之列奉旨切責不顧又
疏糾王永光引疾去又疏諫逸游又疏陳卹民十大害又疏諫
宮操又疏代掌院孫公承宗請除立枷刑又疏論魏忠賢罪初公
疏忠賢逆狀最著者十六事脫橐屬友陸某代書陸密召公兄鴻
臚君至遽焚其橐而都御史楊公疏已上當楊公草疏時註籍謝
客獨公至執手商確公曰一擊不中將挺而走險公顧命大臣設
不測朝廷傷國體不如以小臣當之趨歸以十六罪命書未果而
楊公疏先入急易疏助楊公略曰臣堂官楊漣疏參太監魏忠賢
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畏忠賢甚畏
皇上漣獨冒死危論感悟聖心宜立加斥逐正竊弄威福之辜忠

賢應束手待罪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口凡數百言奉旨切責又上疏曰萬燦以陵工補贖觸震威然讀明旨仰見皇上以燦罪不至死而燦竟死令皇上負殺諫臣名旨又切責又疏代掌院高公攀龍核淮揚巡鹽御史崔呈秀貪污狀呈秀免官而喬公承詔方疏薦王公紀鄒公元標滿公朝薦徐公大相馮公從吾李公炳恭等皆一時賢者奉旨下部院參看公昌言于高公又代草覆疏然承詔言又疏參閣臣魏廣微恣睢無忌旨又切責方疏入廣微計票旨降級又擬杖首揆韓公燠具揭救始免廣微益怒而呈秀密謀逐韓公公殺身之禍遂不可解未幾借會推晉撫事逐部院臺省諸賢而工部主事曹欽程遂糾公為東林護法排擠正人詔削籍為民公去國之一年蘇州織造太監李實貪橫甚巡撫周公起元疏劾不勝公以讜論助周公實怒實適以他事失歡忠賢遣使入京與其黨李永貞謀李曰必參某某方解因索空頭印本代實撰疏指東林為邪黨奉旨逮問諸賢未幾同邑繆公昌期逮公扁舟

祖道歎曰昔皇甫威明以不預黨人為恥吾屢撻兇鋒豈以苟免為幸未幾亦逮或以屈原事諷者公曰某有老親如草草畢命陷吾親縲紲死不瞑目古人繫獄上書死猶以尸諫死詔獄吾分也就檻車至京許顯純者迎瑞意加公慘刑誣賊公入獄繆公對泣割金與公未幾繆公卒周公宗建周公順昌黃公尊素尚存公每與三公笑談竟日已而兩周公相繼遇害已而黃公與公亦遇害公時年三十四先是公為諸生時師事毗陵吳霞舟先生朝夕所稱說皆古今忠孝事公逮至毗陵暫止霞舟先生家益勉忠孝會緹騎索金闔郡士民數千人攘臂號呼欲甘心緹騎幾如蘇民于周忠介事公長跽向眾拔劍欲自裁眾稍解乘夜潛行霞舟先生送之作端友集載公本末霞舟諱鍾巒崇禎甲戌進士後亦仗節死東海銘曰

於赫大命斬自熹宗任奸殺忠天祿永終天變于上地變于下羣陰孽牙君子在野恭惟忠毅剛腸正性嶽嶽我我古道自命筮仕

司李奏最南昌愛民有道俗返敦龐燭奸抉幽平反自矢死死生
生悼我赤子興起絕學鹿洞鼎新教誡多士濂洛關閩視篆權關
商困以卹爬梳剔除曰首胥役柏臺爰擢侃侃進言佞臣指斥永
光孰先帝好逸游宮操用戲面折庭諍帝滋不喜逆璫煽虐誓不
俱生疏竝楊公感泣鬼神爲燥訟冤羣璫目側呈秀入幕禍斯益
烈魏魏相臣逢君長君謂他人父謂他人兄楊左去國四海歎息
欽程獻媚公也削籍無何李實失歡忠賢永貞借箸忠不瓦全嗟
公詔獄慘刑被體繆公周公相繼殞死黃公浩歎旋及其身曰先
公往痛此冤沈公將畢命賦詩累紙曰負君親他不及語懷宗卽
位手除逆璫赫聲濯靈復炳綱常詔贈公爵九泉氣吐羣公有知
竝沐異數神武維后謂宜享國上帝板板哀此疆場元豐紹聖大
祚已亡論世之士不咎靖康卓哉公子述公年譜濺血灑淚讀者
色沮盜都魏禧爲公序之毗陵陳某涕泣撰碑

學文堂文集卷十五

學文堂文集卷十六

夫椒山人陳玉璫賡明

墓誌銘

周秀才墓誌銘

君諱魯字南林姓周氏世爲無錫人明景泰時有孝廉周完者仕
甯波府判值歲饑海寇橫掠人民流亡積屍枕藉道路公請上官
借閩餉一萬有奇振濟全活無算又募壯士五百人殺寇寇遁寧
波人德之鄉里亦以此重公至今稱周氏者無不曰是甯波別駕
某公後者也君爲其七世孫學問淵博自少卓犖不羈工詩爲當
世大人先生器重世祖皇帝御極初遼東人關大禮方八齡得
侍左右後數年授御前某官出入禁闈君遊長安識大禮大禮以
君詩達上深嘉之命召見已而問曰何官大禮曰秀才耳上
曰焉有秀才而可入大內已之旣又曰內館秘書殘缺失次得此
生釐整之亦可命官翰林院典籍入直諭草詔會近臣有阻之者
上領而不行復語大禮曰候朕巡幸房山回時庚子十二月某

日也未幾而 駕崩大禮痛哭誓以身徇君作烈士行以壯之兼
誌知己也嗚呼士固有懷材負能終其身老死滅沒不得以其名
姓聞于天子者視君之所際何如哉卒以齟齬不見用則又可悲
也雖然人之生無所遇于今又無所傳于後斯爲可惜君雖未遇
得君已不可謂非優且所爲詩日琢磨精進可垂于他日夫豈可
易量也耶而今死矣君年幾十有幾以康熙某年某月葬無錫之
某鄉娶某氏生子一人紹濂紹濂與余故號泣乞銘乃爲銘曰
拔之而欲起擠之而復止嗚呼豈非天邪而竟鬱鬱以居此

白讓木墓誌銘

予友白先生讓木常州武進人其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
仕然白氏爲吾常望族多顯官先生恥與之遊一混于酒以自豪
耕舍旁田數畝歲收其秫釀酒又嘗教其鄉中童子十數人給妻
子食以故無求于人早暮得縱酒爲樂予爲童子時侍父兄側見
先生時過吾家至則必飲以酒飲必醉把杯談笑論古今成敗及

稗官野乘可喜可愕之事無不靡靡動聽予時雖不能盡悉然竊
歎先生之爲人後數年予爲諸生讀書東郊丙舍去先生家只里
許先生日必一至或再至至亦必飲酒如昔日觀其學益富談論
益壯益信予爲童子時奇先生不謬又數年予生子六歲延先生
訓之不半載吾子痘夭予方以明經入對走京師先生郵所爲文
哭吾子纏綿哀悼不忍卒讀又一年予將應試復走京師詣先生
別時先生方抱病倚牀而執予手曰術者謂我今歲當死恐不及
俟子歸矣吾死望爲我作佳傳言訖嗚咽淚下命兒子于牀頭取
酒相對大噓至日暮始別先生善爲詩至晚歲益工每喜誦孟東
野李長吉諸詩故所作亦略相似又善作楷書所著書不一種多
記載細碎怪異之事又一年予歸自京師而先生果以是病于某
年某月日卒享年五十有二先生諱柎讓木其字娶惲氏生二男
長曰詠唐次曰詠秦女一適文學高某將以某年某月日葬于采
菱溝之先塋其子號泣而請余銘予思自童子時卽識先生十餘

年閒朋友之恩可爲備至又念牀頭執手歛歔流涕宛似前日而數年來奔走風塵未暇爲先生作傳予負先生久矣矧重以今日之請乃爲銘曰

嗟夫先生樸貌坦衷抱長才而鬱塞兮竟壁立而途窮望菱溝之崇墳兮悵歸藏于其中顧萊妻與驥子兮吾當善視以慰先生于冥冥之幽宮

董母吳孺人墓誌

母姓吳氏工部都水司主事承德郎巽峯董公元配封孺人其先爲讓王泰伯之後累世仕宦來歸卽黜紉綺習荆布操作一如貧家女水部公少有大志伏首治一經孺人篝燈刺繡紋佐之生子以寧五六歲卽延師教讀書夜益治女紅給羞饈或謂母外家先後宦遊何不爲夫子計母正色曰吾夫子卽仕宦亦願長貧況因人熱邪母饒智略識世故方水部公成進士令襄陽適報西山賊至母曰吾從君江南來襄陽三千餘里不見有可守處賊若出西

山破襄陽更奪武漢之商船順流下江南且奈何今當以守襄陽者守江南水部公如母言白撫軍疏請捐稅糧招逃亡以爲城守襄民大集母又曰襄民因君以捐糧請撫軍上聞得徵三免七然室家初定卽征三甚難寧緩勿急也水部公在襄八載拮据危城病作及遷工曹又奉敕監督通惠河遂病以死公死而孺人亦自此病矣 天子念勞臣給車馬鼓吹馳驛歸葬母謂以寧曰中途惠弔致賻者槩謝之無辱先人清節及歸以寧責負以紀喪事自水部公謝世母時時不欲生病日甚越幾年卒享年五十有九生子三以寧寅壽錫餘以寧有文名交友徧天下時賢人君子至者母必具酒食嘗謂以寧曰汝猶記五六歲予篝燈刺繡紋教爾讀書時邪今雖幸爲四方賢人君子所錄然吾望汝豈止此以寧每向玉璫言泣數行下于葬也請誌其墓玉璫不敢辭謹書其大者他詳狀中

駱母胡太恭人墓誌銘

太恭人姓胡氏臨安望族也父季說公母鄭皆篤愛之季說公以明經薦于鄉聞里中駱氏錦衣衛百戶錦南公有子才而太恭人幼孝淑年十八母疾甚割股愈之錦南公亦聞其賢也遂爲第幾子聘焉今累封中憲大夫感元先生是也太恭人旣歸封君家貧封君嘗以諸生受徒遠方并挈其子鍾麟就學太恭人獨身理家政竭力以養舅姑舅得奇疾醫弗效太恭人夜禱于天又割其股肉以進舅立瘳其後享年八十有五里中人以爲誠孝所感然終身不令舅姑知也舅沒歲數稔太恭人脫簪珥易甘毳膳姑嘗自食糝糠亦終不使姑得見居恆見姑有愠色輒閉戶垂涕泣自責百方以說姑得解然後已至諸子婦婢僕有過但不言笑而已終身未嘗聞詈聲故下亦率化愛而畏焉子鍾麟旣貴益勉以義初知盩厔縣以民課不及額私備補賣田宅殆盡太恭人更鬻衣裝佐之寄語鍾麟曰好爲之母失義聲也及鍾麟由京兆丞守常州奉太恭人就養遂善病一日謂鍾麟曰我欲歸矣脫不幸吾魂魄

猶依故鄉也歸未幾果卒太恭人年二十七卽持齋誦經脩善事歷四十餘年不倦其卒也若有前知云玉璣于太守公爲部下公之治吾常也利無弗興害無弗除好賢而愛民皆一稟太恭人之教謬以玉璣爲文授狀號泣而命之銘玉璣雖不文其何敢辭按狀太恭人生于萬曆癸卯年沒于康熙辛亥年享年六十有九以子貴累封太恭人子二長卽太守公也名鍾麟丙戌科舉人累官至常州府知府次中麟縣學生卜以某年月日奉柩葬于某鄉是宜爲銘銘曰

於惟胡氏重華淵源孝德開基越六千年施太恭人壺德惟賢女也孝母割股而全婦也孝舅亦割股焉坎井之中不產鼃龜崇山積邱杞梓枏楩篤生令子克光其前克仁克孝稟德坤元惟此幽宮旣固且安子子孫孫百億十千

亡兄亮初先生墓誌銘

吾兄亮初先生旣亡之六月介夫兄乞子銘以葬子固不能銘又

不忍不爲之銘予與兄同出石松公後上世同居夫椒山西戍閒
余延兄課弟姪飲酒談笑爲時幾何今遽爲兄銘其藏也吾家自
石松公而下之子孫雖支分派別計今存者不過三四十人八年
前叔氏亶周公死後三年叔氏虞掌公死子皆爲文哭之後一年
而虞掌公所生弟東蟠復夭死又哭之今年春叔氏子任公又死
正撫公生平爲狀以哭而兄計適至所爲三四十人者十年之內
已喪其五嗚呼可哀也已兄諱世曙號元叟曾祖諱時良祖諱雲
父諱士仁字翼南翼南公遭家難避禍兄以身當之幾殆奉母吳
夫人挈弟妹僦居湖北鄱爲塾師教八九歲童子以養母及弟妹
館舍飲食有可懷者輒懷以奉母翼南公旣歸病甚兄割股肉和
藥以進病立愈家人無知者生三十四年始娶姦氏淮安郡丞李
公稔兄賢具金幣爲聘兄立以其金歸母爲仲弟娶婦已兩喪相
繼哭盡哀拮据喪葬如禮會屢試不售歎曰聖賢何學而可以帖
括盡乎于是發憤有志古聖賢之學于先儒書無不窺與當世名

流往復辨論必求其是後已嘗復某先生書曰先生嘗教某非全
放下不可某因放下二字幾喪本來又曰某非好闢佛但恐斷倫
滅性人道幾歇絕又曰欲從外誘理自根心以證明道先生心有
所欲語兄之所得大略如此以康熙十一年二月朔二日卒享年
六十有六無子子弟介夫子以泗女一適同里孫某先是有先達
語誦內典可得嗣兄曰使鬼神可求鬼神亦有私毅然辭之卒前
一二日猶與友講乾知終始義易簣時作梅花詩三首自況介夫
錄載兄集中銘曰

生寄死歸人道之恆以孝以友不伐不矜窮而不戚困而不鳴讀
書談道以發厥聲有崇者墳其藏冥冥令聞無窮視予之銘

吳孝子墓誌銘

吳孝子琦字又韓小字性壽武進人生而慧四五歲時凡詩文教
讀一過卽成誦不忘十歲能屬文父繼會爲諸生嘗命讀通鑑琦
舍去曰讀史當盡讀二十一史安用此爲繼會以浮誕責之一日

琦見梨園部演宋明獻太后故事酒半不平曰李宸如子雖見攫
劉后然事同螺贏非若皇孫之遭燕啄壞木之值龍齧奈何以此
誣之坐客疑得諸父師因歷叩古來皇后如嬪及闕氏偏方椒寢
皆一一指姓名別賢否以荅繼曾家啟昆曇道場疏例書押琦押
已繼曾問押何字曰押忠孝字兒見經史中教人惟此二字耳母
劉病痢急琦晝夜侍宛轉藥鏹溷穢間更亟則刺血爲書告天求
代又不得則割股肉和藥以進然終不得愈劉死日仰天躄踊呼
母椎膺曰吾聞大孝動天地感鬼神吾母之終不愈必吾孝未至
也自怨自責慟哭不絕聲居喪二十一日死得年十六琦叔祖審
度爲狀乞銘乃爲銘曰
漚珠槿豔以比少亡死忠死孝豈漚槿之足云而何傷

黃節母墓誌銘

刑部員外郎黃君永手鈔節母張太夫人行略號泣乞銘于予予
謝不敏越日復以書來請曰今天下大人先生其言足輕重于時

者永汲欲得之矣然卽不得永亦不甚憾舍先生則無以慊予懷
先生將謁選宦遊或千里數千里外又慮不能卽得永所以皇皇
然求也予發函愧悚不敢復辭按母姓張氏爲武進巨族父俱以
子師繹貴封某府太守年十九歸辟先公顛公素羸疾太夫人伺
起居惟謹及病漸劇周旋藥鏹糞穢間臥不解帶者數年終不起
號慟擗踊不欲生日夜坐臥柩側陳盥具侍飲食篝燈火如生時
如是者三年春秋薦食必求生時嗜好及四時佩服細碎物如藥
囊葛幌之屬必陳左右蓋終身如一日也刑部君本生父爲微之
公與辟先公暨辟先同胞兄劔發公生各母辟先公無子太夫人
告先祠聚族黨立刑部君爲嗣無何劔發公子殤爭嗣之說起太
夫人毅然持之議乃寢微之公中蜚語邑令某欲殺之出亡族匪
人欲爲破巢毀卵計太夫人以一身擋其門田疇室廬卒依然無
恙先是黃門有三節婦曰夏曰馮曰吳吳卽吏部襄繼母初吏部
欲請旌于朝已拜疏吳固止之及直指盧公南巡諸生里耆欲以

太夫人節請旌太夫人聞之曰三節婦吾師也亦固止終不獲盧公遂具題而刑部君嘗泣語人曰某幼承母訓得中科第官小司寇未幾以治本生母薛太夫人喪假歸旋因清賦之累廢不復起在官日少未得邀 朝廷恩典以冠帔榮母賴盧公之請得以吾母姓氏達于 當亡之前差可自慰然某之滋愧益甚矣語罷又泣下太夫人嗣男一卽刑部君永順治乙未進士刑部陝西司員外郎娶蒲氏孫男七某某孫女四適某某太夫人生明萬曆丙戌年卒康熙丙午年享年八十有一方二十九歲而辟先公歿守節五十三年以某年月于岑邨祖塋之次啟辟先公之兆而合葬焉

銘曰

母也壽天旌之母也節史旌之彼崇者臺生也榮斯彼貞者石死也銘斯於萬年文在茲

墓表

明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諡文介孫公

墓表

崇禎皇帝御極之八年奮然念前此置相不得人大破資格進羣臣于廷親試之復詔採在籍諸臣德望堪任相者廷議咸以原任禮部尚書孫某對天子亟命召公時公已病聞命扶挾行病益甚抵都天子亟趣公陛見而公竟不起天子驚悼下所司議卹于是詔以原官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諭祭葬蔭一子官諡文介公諱慎行字聞斯別號淇澳先世鳳陽人大都督廣寧侯繼達與燕山侯興祖爲明太祖戚里以戰功贈侯而繼達同信國公湯和克常州賜府第畱守遂世爲常之武進人公其裔孫也萬曆乙未進士及第授編修公初授官值妖書事起先是神宗王貴如生子四歲目眇居別宮所寵鄭貴如復生子意在立愛不建儲廷臣爭之貴如兄國泰刊呂坤閩範圍誌增入宮闈始漢明德終鄭貴如給事中戴士衡糾紳逢迎掖庭而全椒知縣樊玉衡請建儲有皇貴妃不習語貴如聞之泣訴帝會有爲書刺坤者名憂危詎議國泰兄

弟心疑士衡所爲上書訟語涉玉衡皆成後冊立皇太子鄭貴妃
子已封福王復有書言東宮不得已立之終必改易語侵大學士
朱賡沈一貫一夕宮門至閭巷皆徧是爲續憂危詔議帝怒命廠
衛搜緝幾成大獄公抗言于大學士朱賡曰是何可深究亦慙存
國體乎賡改容謝復激李侍郎廷機言于賡一貫獄由是得解以
詹事知貢舉中官持本至叫囂麾出棘闈外令供事官傳本入內
外肅然升禮部侍郎攝尚書事會福王在邸未有行意而立貴之
議突發福王挾母愛有寵于上諸窺伺者乘之滋爲容致皇太子
日久未定廷臣爭冊立爭竝封坐是落籍永錮者半天下皇太子
猶未出閣也旣而廷臣屢以之國請至癸丑始奉旨卜吉明春貴
妃猶巧營上前以莊田取盈四萬頃爲尼行計公甫視事奮然曰
此禮臣貴也時神廟靜攝久諸典禮廢弛公首疏關治亂者數事
以示責難遂及之國期集僚屬誓曰事無大于之國十日一請不
俞不治他事倡九卿伏闕因危詞動政府政府曰吾以一去謝耳

公曰公何得去請與公以頸血濺殿陛等死耳不爲龍比顧爲褚
遂良韓瑗乎政府大屈服堅持莊田如潞府例奉旨切責不顧又
連請東宮出閣亦不報疏中有何代不封王何王不之國等語神
廟感動始命所司擇吉無何內降忽更期後年葉相國向高惶恐
持未下公擬伏闕爭而亟以九卿公疏候命闕下如是者二旬出
入殿廷每與諸大臣旅會輒曰今日是某死所向葉相國曰今日
是相國死所聲朗朗徹大內于是福王自請減莊田以行而大典
告成如期楚宗數十人實不反久在繫公曰昔賢欲以一官易一
人命余以一官易數十宗命不亦可乎或曰若曹今日出明日且
譁公疏鈐束事宜悉放遣諸宗感泣卒不譁代藩廢長立少公念
其事正類東朝亟正之踰年請告去越八年壬戌再召爲禮部尚
書入朝首論紅丸先是光宗大漸有鴻臚丞李可灼進紅丸光宗
連服之崩廷臣交章劾可灼引疾去首輔方從哲亦引疾公上疏
略曰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書

爲弑父從哲宜何以自處速劒自裁以謝皇上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次也乃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縱無弑君之心已有弑君之事并及貴妃以遺詔封后神廟擬諡恭例同前代亡國李選侍不早移乾清宮有垂簾之漸皆從哲不能先事匡正爲弑逆顯據詔奪從哲官戍可灼天啟某年秦藩一日請封四王邀有中旨公援典故爭非例忤旨又請告去明年逆闖魏忠賢日用事小人附之遂修門戶怨大起詔獄楊忠烈而下死且戍者不可勝數公以紅丸一案坐戍得寧夏極邊而闖黨合刑部侍郎王公之案爭挺擊楊公漣論移宮爲三大案修三朝要典坐公等罔上不道行且殺公公坦然就遣崇禎帝立毅然誅逆闖公得解戍復官方公爭之國事時已枚上公葉文忠私謂公曰少委蛇相矣公曰吾寧不作相不忍以國家大事爲餌公好易學傳易從良之四入還于全乾自癸丑至癸酉凡四傳皆宋儒所未發以授張清惠公瑋朔望跽讀中庸一章因悟不覩聞之所卽大易不獲身不見人

之所作慎獨義凡百篇傳于世公卒年七十四無子子其兄之子士元生卒世系皆詳狀中嗚呼公之功烈赫赫天壤不待表而見玉璣因公孫復初之請爰按狀而書其大者揭于墓之原

蕭孝子墓表

蕭孝子諱日曠字大生揚州江都人能讀書母朱氏病劇投藥不效日曠曰天乎寧以我活母也盥手夜焚香告天請以身代匿小室持利刃剖脇以指抉肝不得復刃他處割肝三片瀹薦母母疾立瘳初不令家人知私以布束胸託疾臥不起越幾日死年二十五康熙七年六月事也江都士大夫爭設酒肴以祭爲建祠梅花嶺上過者皆爲詩文弔之子因表于其墓曰

嗚呼自先王有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言韓愈氏復推廣其說以爲毀傷滅性黷政妨義不可以訓世後世遂據爲令典凡如蕭孝子所爲舉不入于旌格君子憾之然原孝子之心身且勿恤詎嘗計身後名特世之人忠孝不根于心一旦臨危險偷生惜死莫之

知恥又引文飾義以文其過過孝子之墓能無掩面反走也哉
丁烈婦墓表

乙酉五月王師下江南所向望風迎附獨江陰以彈丸之城堅守
八十餘日不下頓兵十萬殺氣盪摩城遠近骸骨相撐委隨阮谷
高下填沒而丁烈婦亦于是時死烈婦姓周氏爲丁志皋妻志皋
武進之馬蹟山人明季儻居江陰長壽鄉兵至志皋挈氏匿田間
兵執志皋斫以刀仆氏號哭身伏志皋兵挾之不動愈牢固兵怒
刺殺之至死抱猶不解兵去志皋卒得生嗚呼人生不幸遇變其
偷生戀死雖偉男子不免焉丁氏一婦人甘死如飴得活其夫于
萬死一生之際豈不難哉予故樂爲之文以表于其墓之原

劉福姐墓表

劉福姐陳州劉瑞禎女許字王志曾志曾未婚天死福姐聞悲號
不輟晝夜會有祖母喪父母以爲祖母故踰月父母令變服福姐
不從福姐素愛于祖母父母又以爲哀未盡也踰月福姐自度服

應除不除父母必以爲不祥計遣請姑來永訣姑劉氏者卽瑞禎
姊也適歸寧福姐喜旣而持姑痛哭失聲遂欲與姑俱歸守喪姑
不可姑歸次日福姐爲父母治早饌色怡怡又給其弟妹相嬉戲
已而淚交頤顧弟妹不忍割弟妹幼不知也又向父母空中作拜
拜畢徐步室中鍵戶自經死時康熙丙午四月六日也福姐素喜
環珮珥璫之屬至是悉脫去獨簪一釵釵故向時姑所遺物父母
亟覓衣殮福姐已悉製就置笥裏且密啟之則麻髻一麻麻衫大
小二麻幫一獨二履朱蓋亦姑所遺者志曾父官鶉請于瑞禎昇
其棺與志曾合葬于某鄉道路過者莫不流涕毗陵陳某表于其
墓曰

婦人從夫不幸遇變死固其常然昧焉者何多也况未婚者乎福
姐從容盡大義可謂難矣世之婦人媿福姐者何可勝計噫獨婦
人乎哉

吏部員外郎王逸菴墓表

明故吏部員外郎逸菴先生王姓諱就學字所敬武進夫椒山桃花里人也夫椒兀立太湖中桃花里當夫椒盡處三面距湖懸崖仄嶺間止一徑通人迹昔人嘗擬之桃源人好讀書多舉科第至大官者而實自先生始中萬曆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時中官有督驗糧事者橫甚解役被迫脇多以身徇先生毅然疏其事達之朝罷之無何以東事轉餉又疏可慮者四可乘者三語侵執政改禮部主事尋陞吏部員外郎會仁聖太后梓宮將發先期有遣官恭代命先生愕然上疏略曰皇上之身太后之身也凡可報恩者何得復顧其身今舉期在此一刻則憑棺痛踊亦惟此一刻而獨靳攀送致聖孝不終聖心何安上頷之詔削籍歸先生無言責而風節凜凜如此豈不可敬歐陽公與高司諫書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在足下然則當日之爲高司諫者何可數顧使出位之愆先生受之豈不可恨也哉先生生卒世系皆載銘中予按其大者表于墓上使過者知所景仰

且以寫予之思康熙壬子閏七月二日同里陳某述

夫椒山節烈女吳氏墓表

嗚呼此夫椒吳氏女嫁而未婚而能死其夫之墓吳氏吳滿女幼字顧恕恕貧滿索聘厚故嫁不以時及恕患惡疾將斃氏計強歸恕滿不得已歸之然氏舅姑皆沒矣旣歸侍恕湯藥惟謹數日而恕卒氏麻衣冠慟哭斂畢闔戶自經死昔先王于夫婦禮最重故設媒氏掌之凡男女相奔父母不禁與無凶荒喪禍而不用婚姻之令者媒氏皆罰而于舅姑皆沒者必三月廟見始稱來婦若未廟見則不得稱婦未廟見而卒者歸葬于父之黨明乎未成夫婦之道也未成夫婦決死徇夫與守貞而歿世者皆爲禮之過至遷葬者與嫁殤者禮且禁之今氏之歸于恕業知恕患惡疾將斃矣是與嫁殤奚異卽不然而未廟見亦未成婦道況乎未婚尤爲禮之所略可知雖然先王所制者禮而變通則存乎人從一而終先王言也女惟知從一而禮與非禮不暇計則雖過乎禮與越乎禮

皆不可謂非禮予因論著之以表于墓上必稱女不稱婦者亦以未成婦道不敢拂先王遺意也

蓋屋李母彭氏墓表

彭氏蓋屋人生而慧及笄歸同邑李可從可從少具大志好談兵以勇聞關中無遠近皆呼壯士彭既歸壯士習聞談論知世故以忠義相激摩每顧謂壯士曰以君之材非長貧賤者今困若是無由爲人出死力立名當代奈何每夫婦相語輒哽咽涕下交頤明崇禎十五年正月闖賊李自成犯河南督師汪喬年奉命討賊而以西安郡丞孫兆祿監紀軍前兆祿素善壯士欲挾之行壯士語彭彭曰吾向慮君無由爲人出死力立名當代今急行矣毋以妻子戀壯士躍起曰我此行誓不殲賊不歸立挾一齒授彭且拜曰儻相憶顧此如見汝夫縱馬去汪喬年督諸帥兵三萬餘騎次襄城會闖賊拒左帥偃城距襄只三舍喬年分賀人龍鄭某牛某三路進兵三帥不戰遯喬年急與監紀策守襄從監紀後得見壯士

奇之未幾天大雨雪城崩賊執喬年喬年大罵不屈死尋執兆祿壯士急從賊伍中躍馬奮戈趨救旋投戈急以身翼蔽遂同兆祿死至死猶抱兆祿不解壯士死彭聞之泣曰天乎吾夫死乎然齒固在也既而曰吾夫死王事日暝矣吾何悲呼幼子顒泣曰汝父能爲國死忠吾獨不能爲夫死節乎闔戶欲自經顒號慟家人守視乃免然家貧無以自活鄰媪有勸再醮者彭叱之曰夜艱苦紡織佐以纒紉易升斗粟如是者數年顒年十六就塾師塾師以貧嫌不納母曰無師遂不可學邪古人皆汝師也由是發憤讀書慨然有慕古聖賢之學凡濂洛關閩之書無不窺嘗編次觀感錄取王心齋良周小泉蕙朱光信恕韓樂吾貞夏雲峯廷美林公敏訥朱子節蘊諸子之言各載其本末蓋以數子或起商賈或起戍卒鹽丁胥吏之屬卒成理學巨儒爲人勸勉又時時向母陳說母大喜曰吾向語汝師古人者非邪自是關中學者莫不尊師交稱爲中孚先生凡四方求見中孚先生者咸登堂羅拜彭母歎嗟而後

去越幾歲母死葬某鄉人皆指爲彭節母塚會願奉父齒合葬又稱齒塚云康熙十年春願不遠數千里至毗陵肅拜號泣請文于予予不敢辭爲表于其墓

祭文 哀辭

祭周櫟園先生文

嗚呼先生雖死何憾哉然予自爲諸生讀先生制科文卽思識先生嗣後于友人選中讀先生詩古文嚮往益甚庚子秋赴京兆試至都先生方在請室以嫌不敢入謁第屬友一道姓名亡何予還江南而先生亦奉赦復官吾鄉糧儲參議戊申冬余至金陵始謁先生時先生方坐公署視事聞予至倒屣麾吏胥十百人出關門痛飲一日夜次早至予寓予宿醉猶未醒臥不能起先生坐予榻執手談詩文不倦窗外雪高數尺予命沽酒寓僧出茶瓜芋栗以佐杯酌先生屬予作賴古堂藏畫記讀畫樓詩筆凍不能作書但口吟三截句越兩月先生至予家予招李研齋龔琅霞諸子共飲

學文堂先生出所鈔古文二十餘篇命予評點兼示賴古堂文選若干卷且曰此選頗嚴古文家不能盡收惟椒峯文最心折序吾選非椒峯不可予謝不敏而先生于次日還金陵庚戌予再至金陵先生已罷官僑居作恕老堂召客飲予其中又一日夜辛亥重九予歸自姑蘇遇先生梁溪舟次先生出尺牘結鄰集見贈索予近所作文十數篇向舟中急讀一過時榜人促放舟不可畱殊快快不謂遂于此成永訣也能不悲哉昔鮑叔脫管子于囚進之桓公以身下之恩莫大矣及管子既貴未嘗舉以爲言所言者貧時與鮑叔商賈逐什一卒伍斯養諸細事豈非人之相感有在死生貴賤之外況文章知己又非商賈逐什一者比故士有千萬人知之不足喜不得一二人知則戚戚然懼此一二人者所爲知己也予于先生殆若是乎猶憶先生過予寓時予正攜寧都三魏子文百篇有奇評選入文統先生一見大稱賞急命善書十數人鈔錄不遺一字時予已戒舟楫先生以鈔未竟遲予行二日瀕行示書

曰僕思見三子如思椒峯先生好賢之心大略可想見今年三魏子先後主予家意待還江右時過金陵作札爲介以慰先生而先生死矣嗚呼哀哉

祭陸副使文

嘗聞尼父之言人生自古皆有死胡必愴魄而悽神然雖自古有死獨于先生氣鬱結而難伸先生于先子居同里總角締交先生早騰驤皇路先子亦得步先生之後塵憶甲辰春子遊苕霅拜先生像于城南之祠斯時先生方優游林下年齒壯盛胡已廟食乎此邦之人此邦之人無問識與不識至者必振衣匍匐瞻顧歔歔可知先生之德澤歷久而彌新越一載余客中州驚聞先生訃始而訝繼而疑閱旬日而家人以書告也其信然矣不覺灑涕于大河之濱重趼入都以告先子先子方退食司寇之署聞予言投匕輟食嗚咽久之淚霑乎衣巾命小子炙雞絮酒歸哭先生又恐先生遽卜葬不得撫棺慟號因戒夫道路之逡巡呼嗟乎往事如昨

忽先子亦棄予小子痛我生之不辰念先生在九泉必思與先子齟齬故交生同事乎詩書今也應共赴脩文之召還望先生致語先子余小子歲時伏臘持饗餼酒漿泣奠東郊之廬亦曾來饗否乎秋夏之與冬春嗚呼余小子將以年來之吉亦營先子宅兆恐不能如令子殫哀盡禮使無憾于吾親君不見橫塘之鄉崇然其墳翼然其碑者非先生窀穸與將千秋百世而不可磨泯嗚呼先生亦可含笑九京之下鑒余微誠來格而來歆

張孝廉哀辭

張孝廉諱壇字步青杭州仁和人曾祖諱濂嘉靖戊辰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諱杞隆慶庚午舉人父諱蔚然天啟辛酉舉人福安知縣步青曰吾王父以進士起家而吾祖以孝廉終吾父又以孝廉不得已仕生平每以爲歉予小子勉乎哉今朝廷加意擴清科目自丁酉之後士之懷才負能者皆發憤爲雄由是步青循例入太學越歲庚子果舉孝廉步青幼孤事母盡孝道交

朋友以信能爲詩歌古文名聞于長安時予亦以太學生舉孝廉者竊喜是科之有聞人而予得廁名于其後也辛丑予與步青皆下第還江南所歷名山勝迹步青必停車感慨留之不忍去往往形諸詠歌以舒其磊落不平之氣吾兩人家隔五六百里然離率不半歲至書劄往還一兩月未嘗絕朋友之情未有如吾兩人者丁未步青復下第流涕語予曰吾母老矣思微祿之養而不可得近例復得授廣文吾其仕乎旣而拂然曰奈何就此嗚呼而不幸死矣步青母夫人年七十方請長安公卿介辭爲壽得詩文數百篇喜曰吾庶幾藉是歸爲母榮也嗚呼不幸死矣然吾聞步青死之日長安公卿走弔哭泣不絕數日且相與經紀其後事各斂賻若干金挈舟令其奴子扶櫬歸步青其可以無憾矣回思予與步青初舉孝廉時名園高會飲酒歡呼如保定黃愛九甲鼎溧陽史天章唐無爲朱卿山前詔皆意氣相得歡好無閒乃數年以來愛九以訟死天章以嘔血死卿山舉進士未得官死予方歎故交零落悲從中來不謂今日又哭吾步青也步青已官教授吾猶稱孝廉者從步青志也

雜著一

記刺船髻者事

梁溪宗人某將之武林旣買舟見髻者獨身刺船偉狀貌目光爍煜射人著犢鼻褌揚揚自得若非刺船者心愕然操舟甚便利後一女子未笄有殊色不櫛沐坐而辟纁意若鬱鬱不樂某數睨之莫敢問至某地將繫舟有三牛浮沈岸下不得繫髻者怒持牛項痛毆之提牧牛兒擲岸上數步人譁然望見髻者皆辟易去某自此憚髻者已而髻者向市沽酒某竊問女子于髻者爲誰平日何爲女悽然不應泣下數行某亟問女曰妾良家女從父母行泖湖夜遇盜殺妾父母掠舟中貨及妾又泣下嗚咽不能言某戰栗莫知所爲色變撫膺曰吾已矣女乃曰方是時妾將自殺髻者忽從蘆葦中踴入舟盡殺羣盜攜妾來曰毋恐汝父母被殺尚有親屬

乎吾當歸之吾不辱汝某曰舟狹何以處女曰自妾入舟髯者常
臥篷櫓閒雖風雨無所苦不以驚妾其嘗所往來甚眾語刺刺時
而仰天或俯畫地亦不知其所云飲酒輒醉叫號久乃散去夜常
登高阜望星斗出沒還舟浩歎俯首不悅久之于是髯者至女勿
復言髯者微知女言目攝之某意稍安呼髯者共飲大醉問其姓
氏弗言已而歎曰嗚呼天哉生我等莫能用使伏匿諱姓名隱忍
而就此嗚呼天哉後莫知所之

記兩烈婦事

國初大將軍張某剿寇齊魯閒降其帥某隸之伍南下挈舟載其
妻孥以行而令某帥步從行數百里某帥騰踴越水入舟盡殺諸
婦人復踴出登岸麾眾降者去張命大索不得于舟尾得二婦未
殺稱女兄弟有殊色問其姓不言張曰汝夫已去將安歸吾爲擇
舍舍汝待夫來二婦曰夫既去負罪當不復至妾亦不願居此張
曰然則奈何曰死耳命投江不甯張曰願死不入江邪二婦曰如

是死固弗願于是出所藏四笥以二授張啟之悉金珠也曰爲我
急召荷鋤者既至畀之二笥令掘土作壙下設甕罽顧視良久仍
入舟盛容飾更新衣徐步入壙其少者低徊不遽入謂姊曰如是
盜必發我姊起共脫簪珥解所佩服易敝衣衣之且命去甕罽藉
以蘆葦畢攜手笑嘻嘻下臥命覆土張憐而止之不可須臾墳崇然
觀者皆流涕立石以表其墓子聞齊魯人言某帥本奇男子多能
道其行事者

篾

丹陽賀子爲余言族祖指揮公向奉命籍某公家得一怪物狀似
竹篾而不可名握之在掌放之則尺而丈而數丈而數十丈繚繞
不絕夏月懸室中風颼颼作聲坐人不知有暑嗟乎寒暖者四時
之序茲以小物奪其權此其所以爲怪也與風雨寒暑天之所主
他不得而竊也生殺予奪君之所主他不得而竊也自某公柄國
凡生殺予奪皆不必出自天子何異乎風雨寒暑不必皆出于天

然則怪豈獨在物也哉

河東君傳

河東君者三河婦人也甲族歷代多顯名者漢天子嘗幸其家築苑以爲居隋煬帝時尤被恩澤錦帆下揚州夾隄彌望縣互道理所賜第宅甚多河東君亦其族先世居河東故號河東君河東君名絲字青青生而姣好睂眼如畫性閒婉動止得人意稍長益婀娜生態好腰肢纖細無比人或欲效之不能得河東君揶揄之曰昔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無以妾爲學也所居臨大道高樓危闌飾以珍珠之簾玉鉤銀蒜掩映蕩漾之有帶陂塘臺榭又多花亭酒店王孫貴客過河東君之門每繫馬其下而河東君爲人風流放誕綺窗朱戶閒往往以青眼窺人去其居士餘里有樊姓者生一子以狂自喜其父母與河東君之祖有舊遂以君字焉河東君頗聞樊氏子狂常邑邑旣嫁益悽然不樂一日樊氏子治裝將之塞外博取封侯與君爲別君製陽關三疊以祖行送之渭城自

是獨居無聊時有亂鳥棲止庭樹君作烏夜啼曲以寄恨常凭高徒倚每于晚煙曉霧細雨斜風未嘗不淚霑羅袂也會偶遊陌上遇一豪家乘玉驄家僮數十人隨行見君容貌竟劫之去河東君初婉拒之又甚柔弱不耐狂暴日就摧折河東君愈憔悴不得意臨秋風望長亭顧影自憐而已其鄰人李生者能道河東君當年爲言盈盈十五時著澹黃衫子盈盈者君小字也又言河東君有中表妹桃姬同居桃姬豔衣麗妝河東君則麤服亂頭不施粉澤嘗同行望之者曰桃姬麗則麗矣然不若河東君搖曳動人又言河東君多態作大垂手小垂手嘗臨水拖綠裙倩碧一色又時作愁蛾遠山狼籍可掬又少學舞曳袖若雲當舞時或結其裙帶恐其仙去也又好人吹笛杏林梅嶺中或有爲新聲以媚之君輒解又言河東君愛春月中立時有王生姿形濯濯君見而悅之曰人言王生似我我亦自謂似王生故當時大有微辭焉子聞君故天上星躔偶謫人間故裊裊絕世如此又聞君有兵術當周亞夫陳

兵時用君計每戰必克令營中皆呼君爲細君天子入其陣甚寵之又聞京兆尹張敞遇君子章臺後敞倣君螺黛法爲婦畫眉噴噴人口云

野史氏曰宋武帝時有爲靈和殿宮人者見寵侍嘗三眠三起亦豈其族邪聞河東君之姊若妹居永豐坊皆倩媚弄姿其族布滿天下灞上漢南尤繁衍大抵輕盈飄宕其天資然也寧獨婦人其男子亦然又其別族爲楊氏有女爲唐明皇妃

記篙工語

陸子自江右歸舟泊湖口有篙工泣且歎者詰之曰我徽州汪姓也年十五六好鬪父母逐之間有航海者輒竊家貲往從歷安南日本琉球已大困歸時流賊燒鳳陽陵圖南下遂渡江走賊所隸羅汝才部已更隸李自成自成與諸部約先破會城者帝聞獻賊破襄陽乃急攻開封謀僭號開封城堅磐石大如屋不可攻藩府暨諸大商日夜具壺飧勞守陴者故守愈嚴賊繫城下入四五丈

皆石不可穿置礮穴中數十處火發燄反激殺賊萬餘三大王者自成叔也告自成不可拔狀且野無所掠以人爲糧不如舍自成怒斬之旦日督兵三十萬期日中登城過期部首皆斬城上伏弩中自成左目久之始甦斬將軍以下數百人今相傳李賊爲左良玉射中目謬也將掠歸德東走聞河上有百歲翁李老善計問之李曰秦得上策賊悟遂掘朱家寨口一夕沒八縣賊溺死萬餘盡走山麓水薄城三日始陷時崇禎壬午九月十五日世傳推官黃澍決黃河尤謬水稍殺自成率兵數十萬塞決口三日隄成宋企郊曰甲子五星聚張分野南陽府汴不可都當在南陽建號應天象至南陽城無一人走襄陽久之決計入秦時孫督師傳庭將兵四萬守潼關甚銳督師皆百五十步鏃長五六寸所遇貫甲賊先驅兵五萬至潼關督師出數千人逆戰某與義兄弟四十人衝鋒存者止四人賊大奔督師不追賊亦不敢攻聞有中官促戰督師不得已出關賊分十八部大者三萬小萬餘迭進迭退督師不得

收兵兩晝夜兵潰賊入關某久有去志因與三人閒走數日不得食殺馬食入少林寺爲頭陀乙酉聞史閣部開府淮揚往投之忽南都陷乞食江上因爲篙工某雖爲賊未嘗妄殺故得不死言已復泣已而莫知所往

大雅堂紀事

大雅堂者梁溪故雷州太守顧某居也予過之見堂三楹破漏不蔽風雨梁木將頽以數木支之糞土委積犬豕日遊處人不敢止足側有數椽其孫某居之然觀其制度之崇翼丹堊彩繪之迹隱隱可覩庭下朱闌石砌雖已傾毀而其位置之妙花木森挺其閒里之老人尚能言之昔之居是堂者何其盛也或曰太守際明極盛時禁網疏闊適官濱海貨物珍貝之所聚宦橐頗豐故得縱其資而爲居或曰太守死不二十年子孫終窶至不能葺先人之室聽其墮廢嗟乎何遽至于是或其子孫有以致之也或又曰否予且爲太守慰吾梁溪俗以門第相誇尚朝貴而夕華其屋者比比

也使此堂一如盛時不知已幾易姓顧氏子孫尚得而守之邪則雖日就墮廢而太守之心未必不反以自慰余聞其言悚然以爲足以警世因與友徘徊堂下顧瞻三太息述其言紀之

記劉叟邊力士事

劉叟少居涿州習射一矢發後有老翁歎息叟曰翁見某射有不足邪翁曰我里正李鸞也少爲盜瀕死者數中表兄郝孝廉精數學一日逐急郝曰若東往伏一橋下橋半圯有穴可仰視追者過西還如其言得脫他日又事發郝曰南去某邨有老嫗戶將闔土坑上然一燈左置一盞漚麻可乞覆若盜下如言又得脫踰年郝患疾不起語余曰後誰脫若者盍改圖予翻然折弓矢學爲善人數年里人以予爲里正又歔歔曰予在馬上縱橫十餘年得惡名然未嘗殺人今年老無事爲吾甥守視禾稼戲作蘆弓蒿矢以禦鳥雀意驚之而已奈不能不中何因與論射竟曰叟自此矢不虛發邊固者以拳勇聞人呼邊力士周行塞下鮮與抗者一日夜行

某地或擊之無語復擊叱曰誰戲乃公者奮力與鬪比歸拳筋畢露命子弟追之周索無有獨草間一石人血斑斑被體猶溼歸語邊邊曰天其亡我乎果卒先是邊少無賴途遇一美婦隨行婦回睇而笑如是者再邊心動漸行入深山中婦折道旁樹枝成兩杖以一授邊曰能勝我與若成夫婦往來衝突邊漸不支婦曰識之識之忽不見邊由是勇無敵

記某牧入觀事

一牧入觀挾兩壯士俱一善彈丸一善劍羣盜尾行數日習知二人技將至涿州縱馬行遇一市兒挾之跨以馬授弓矢曰塵起處當有人來來則汝大聲命發矢然汝慎勿發未幾牧至市兒如言壯士張皇連彈十數丸盜引弓射殺彈者佩劍者不知所爲牧下輿曰止止弗傷人盜曰與我千金既與復曰再與一大鏹盜呼市兒與大鏹策馬去市兒竊念終年謀利未嘗得一鏹今所獲遽爾顧弓馬尚在復追及牧牧曰適已與若何又至曰愛君貂裘牧心

疑曰試射我輿中卽與市兒竟不能執弓從者競擊墜馬大鏹猶在因語曰汝去則已矣貪故至此行人聞而竊笑曰嘻牧固廉者哉

記何推官事

何公棟如無錫人中萬歷間進士授襄陽推官時內監陳奉奉旨開鑛流毒襄陽諸郡縣公病之提學某歲試襄陽儒學諸生奉遣小璫突入試院挾諸生二人出提學側目無如何公途遇叱曰今日歲試乃朝廷大事汝等何得妄爲卽詣奉切責髮衝冠斂五指欲得當奉曰煩君鞠之耳命璫二十人擁二生去公返署叱縛諸璫杖之立斃奉怒疏糾公神宗時朝政叢脞疏入經年旨不下故公得無恙巡撫計以杯酒釋其事公密諭平日受害人飽食各攜一布囊隨往皆不解遂多至千人而奉亦以三百人自衛席閒公語稍侵奉巡撫目攝公已而奉不能忍公推案起呼左右人撲之聲震天地立死二百餘人餘皆糜爛殘肢體三百人無一脫者命

出布囊囊其屍把酒向江頭狂飲大呼擲布囊立盡奉以巡撫力
救得不死然已身無完肉臂折兩目腫不能仰視公隨自以檻車
就道距京五百里而緹騎至詔下獄踰五年奉赦出願立邊功以
報不殺詔赴某總督軍前監紀公建用兵策不納遂相牴牾某復
糾公下獄又踰五年出

記金陵教坊范希民事

金陵范希民者世隸教坊嘗流涕而語于人曰予本遜國忠臣台
州黃公希范後范其變姓也我公以明經起家建文時官徽州太
守靖難兵入金川門方黃諸公皆抗節不屈被慘禍時公斂兵守
徽州已而靖難兵薄城下度不可支大罵不絕墜城死二子能藝
殉焉幼子寅方七歲同幼女發隸教坊子孫諱之遂以公名爲姓
迄今教坊有台州巷其遺迹也言罷又泣曰先朝時屢謀脫籍有
司莫肯白其事至本朝始獲免膠川陸子聞之歎曰昔明太祖
方定金陵卽褒忠節如元臣余闕死安慶詔贈官立祠致祭他日

復謫危素守其祠以媿之其時人臣以忠義相激勸故一傳至遜
國遂有殺身誅族而不悔者而黃公復抗節孤城以死至子孫僂
辱不遑恤文皇摧挫忠義之氣已極士大夫惴惴畏禍以全軀保
妻子爲得計其後土木之變遂無一人殉國至闖賊犯京師死事
者亦寥寥僅見不逮遜國遠甚若郡縣率多望風迎附如黃公者
指不一二屈嗚呼豈無自而然與然則教坊一事實明一代之恥
非特君一姓僂辱爲足悲也余聞其言悚然遂記之

記募收骸骨事

京師寂照寺旁隙地百畝浙江柴道人建義塚收埋無主屍骨及
暴露棺槨遺骸日令僧奔走道路見則攜拾輦赴下至狗馬之屬
亦勿遺每歲擇期焚瘞豎碑以記月日碑纍纍然山陰胡忘菴先
生復念僧足恐有未徧廣其法有致人骨至者給錢若干致嬰兒
骸至者給錢若干于是人皆踴躍爲之每月骸骨積不可勝計又
念費用浩繁力有不繼募好義者計日分董其事一時相率爲善

者自公卿大夫而下至庶民若干人皆書于籍嗚呼古人葬則銘其骸示莫可混今以四方雜流異業之人錯然以處其生也莫不有欲爲之志竟溘焉以死死且不能掩其骼庶幾得兩公者差足慰于荒煙蔓草間然亦重可悲矣予謂是舉也有三善掩骼埋胔合古先王之教一也貧而無業者賴攜拾以自給二也怵惕惻隱人人所同有以倡之則感而思奮三也遂喜而記其事

記虎

搏虎者以巨絙爲網虎觸絙怒一躍過眾不敢偪執弓矢遙伺之虎跳擲越數絙來日復逐跳躑如故已而力漸疲競以兵刺之虎斃夫絙之設距地高或至丈向虎俛首行終莫可制乃竟不能屈抑以脫禍也一虎踞山鄉人環而攻一人以爲可情語也排眾前立向虎再拜曰盍速去將不利于若語未畢虎奮攫傷其半體死一虎臥湖灘斷行旅數日邨民駕船過漸近虎虎虓吼渡湖將及舟舟子持篙力擊之折其尾沈水死嗚呼用其短而失其所恃雖

虎之威猶敗哉

紀孫知縣事

孫振先字光裕泗州人國初署武進縣時署府事宗灝貪殘暴虐縉紳富民中以事立置死地籍其家不可勝數人心洶洶怨毒之聲盈耳灝恐時 豫王率兵攻江陰暫駐武邑灝喜曰 以行吾志矣請曰常民亂形已萌不速屠立叛 王從其言將發兵振先急入辨誣叩頭流涕願以身保民灝怒揮左右毆之振先伏地無異詞舊守郭嘉胤都督馮可宗適至皆言振先之言是協請得免常民數千萬人遮道泣謝振先解衣帶示人血淋漓肢體無完膚灝銜之無何斥之去

紀六烈婦事

徐安遠武進諸生明末挈家避亂洞庭湖男女二舟分處父叔美妻楊妾蕙香俱叔美遭賊兵被創安遠痛哭抱父同赴水死蕙香睇前舟呼曰事急矣主母速自裁躍入湖死而賊遽登舟執楊欲

辱不從拷掠無完膚賊露刃向楊引頸自斷其喉賊歎曰真烈婦也命懸其頭柳樹相率羅拜去
宗氏邑諸生須成孫妾年少有姿嫡死撫嫡子如已出成孫因弟禍及氏恐被辱卽整衣笄欲赴井而捕役踵至氏給曰吾有私蓄可簡畀爾役縱之急躍入井死時酷暑家人遠遁旬日後出其屍面色如生時笄髮不亂

新塘鄉曹昌女嫁無錫朱承宇爲妻承宇病篤氏割臂肉以療人無知者及承宇死其弟甫利秦傭聘金屢偪嫁不從甫奪其懷中兒擲地幾斃氏佯許之曰但須一見吾姊耳甫喜氏一日夜取兒女衣裳補綴浣濯畢攜詣姊家曰叔迫改嫁不得已聽之特不能纍纍然抱兒女去作新婦故以累吾姊俟三日後取歸慎毋與吾叔姉意頗不悅而漫許之氏欲別顧兒女若痛割不可忍姉曰三日耳何悲也氏歸拜夫墓號哭暮始入門而娶者已至遂自經死姊聞攜其子女往視目猶注視姉姊撫尸長慟許養其子女目乃

瞑而左臂有刀瘡未愈凝血尚殷紅

橫林鎮農家女朱氏嫁李某生一女不數年李瘵死伯欲嫁氏剪髮毀容自誓伯復強氏積薪自繞抱女坐其上火發鄰人驚救議乃寢踰數年氏女十齡里人薛某計攫之勢迫氏踉蹌牽女出投之河越日撈其屍母子猶抱不解

馬蹟山孟元卿年未三十死妻李氏捐軀殉者三皆救免一日白姑曰姑在婦不宜死然婦少一旦冒陵犯死且不自姑愛婦俾早從郎君地下姑知志不可奪不得已聽之氏櫛沐整衣笄向姑再拜姑挽之氏絕袖急闔戶自經死氏自經時日將晡姑倚戶外以耳附壁聞嗒嗒有聲嚙指出血淚汗不敢張目視時年二十七

紀吳孝女兆麟事

吳孝女名兆麟武進吳治復女明末治復挈女避居魏邨聞治復歎曰欲行不能欲死不得蓋慮女之無依也女聞曰世變方殷女貞難保久決計自盡恐傷親心敢以弱息累父治復作臨流自弔

詩女曰大人將赴波濤晨昏寂寞兒願裹巾櫛從治復壯之賦別世詩有父子同歸萬里流之句吟罷投江女一躍隨之治復救甦而兆麟死治復弔之曰吁嗟兆麟汝伴父死父棄汝生重泉相見實愧我心聞者哀之而治復卒死

記武進三孝子事

夏序功父某與同里某不相能嘗追逐羣盜同里某乘閒殺之序功尚幼躡踵哭泣不欲生既長出入恆囊一錐日夜磨刮示不忘而佯與讐善母歿歎曰天乎可以行吾志矣邀讐共飲酒肆誘大醉扶掖行途聞以錐刺殺之投其屍于河序功卽投獄不食死李貞字維閻襁褓喪父母織衽教育之母病年餘貞醫禱罄衣資及卒鬻妻以備棺衾里中義士稍資之得贖妻而鬻妻者以孝感卒不犯陳陞字省涵父望軒明隆萬閒論成者例用富民押解有巨惡戍黔奸胥與望軒隙誑令繫之其時解役中途往往被戍者殺故人多賄脫望軒計無所出將自盡陞長跽云父年邁安能役遠

昔緹縈女子猶上書贖父刑況陞男子毅然請代父行令不許哀請乃得代或語遠行無貲牽某某當可仗助陞曰吾爲父死則死耳何忍累人遂行

記王台輔事

王台輔邳州人太學生嘗冠高冠博帶步履整齊不亂里中人笑之甲申國變以死誓復徧告里中人曰吾生也與哉吾死矣里中人益笑之閱數月台輔固未死也里中人又大笑台輔聞之曰吾家有餘粟故國粟也不忍遺人吾食盡乃死一日向里中人曰粟盡矣可以死遂駕小車上載生平所讀書數百卷酒數升刀如環者一一奴子御之去邳五十里至象山謂御者曰止勿行遂登山之巔里中人多從之猶竊笑不止而其友某則設酒醴生祭台輔台輔端坐受祭三奠爵三飲起謂里中人曰從此別矣聳身以刀斷喉死里中人向竊笑者皆戰慄舌橋不能下旋大哭聲震陵谷中死後二日有一僧至山撫其屍大笑曰死矣乎在此山邪數日

後睢寧石屋寺忽有僧自外至仰天長歎死佛殿中人爭視之則象山大笑王台輔死者也卒不識其爲何人

記仲立事

仲立字符公山東曲阜人爲仲夫子後裔爲人任俠好擊劍弄丸蓄駿馬日馳二百里與同里汪弘仁善弘仁家貧教授里中兒糊口不給立佐之以爲常弘仁有子雲生八歲出亡爲人奴立廉得之歸弘仁未幾復背父出旣長變姓名得官擁車騎過里門親故皆目攝之而不歸省其父立勃然怒曰是焉得爲人子乎又二年而弘仁死雲聞亦不顧立益怒誓殺之然以母在不敢輕出門後母死曰今可以行吾志矣遂往雲官所冠黃冠請見隱諷之不悟已爲雲通姓名且言其父死故雲曰某世居陽城非曲阜籍老父已迎養至署何言也有頃一老者出曰吾兒孝養備至老夫健飯未死也立審其音類吳語不盡解有一奴子叉手匿笑不止立益怒眼瞬瞬光射雲亟取袖中丸擊之中左目雲抱頭環柱走立

扼其項至地數卒羣起逐立拔所佩劍殺一卒羣卒駭散立罵曰爾不父而父他人父吾取爾頭歸祭爾父以洩爾父恨于九泉也遂殺之囊其頭躍馬去追者莫能及之

記垢仙事

蘇州甫橋夜臥一乞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吳人胡姓然莫可考日則乞食闖闖間夜則臥橋上裸形霜雪不改人以其類狗也戲呼狗仙所至不妄乞或向市肆索一櫛是日肆輒獲奇羨他肆故招之不顧也手嘗弄圓府錢十餘枚肉好爛然若摩漫人以此錢易輒易之而故所弄錢自若人奇之狀豐脂縮項閉息語格格不吐時蓬頭魁髻時以壯髮覆其背及尻時繫敝袴塵土積面上終日不沐人莫敢近故又呼垢仙嘗語人曰若以我爲垢乎世之人內汗而外示潔者于我何如又曰我誠乞者爾輩皇皇然雞鳴而過吾前者非乞乎夜忽有人截其髮持袴去越日死矣先是橋側有醫某嘗夜分穴隙瞰之垢仙地臥一瓢挂壁聞瓢中酒漉瀑丈許

奔注口中醫大驚醫又言妬仙乞得漿臚曾與予共喉閒嘗吞吐一物碧色如彈丸或又言垢仙死之日有見其躔躔出城莫知所往

雜著二

擬天體策問

問古帝欽若昊天授時正厯以熙庶績以釐百工悉由于此故璇璣象天而載七政之躔度玉衡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求端于天者為甚詳也然非先測乎天體而欲定七政之度數次舍進退順逆雖容成撓首不能無差古言天者三家曰蓋天曰宣夜曰渾天迨後安天之論全祖宣夜而穹天則祖蓋天而小變之昕天則反蓋天而實同之皆與渾天刺謬但舜之璣衡渾天儀也而蓋天之儀製自黃帝周髀之術用于周公似難與邳萌所傳宣夜之言槩為斥黜豈聖人之觀天亦有不同歟渾天家言天形圓如彈丸地處其中天包其外周旋無端視天體旁轉日月旁旋之說大相徑

庭術家理家俱以為確而北史所載信都芳四術周髀宗序又云渾天覆觀蓋天仰觀仰覆雖殊大歸是一其故何歟且言渾天者必先定極星出地三十六度為北極所在入地三十六度為南極所在北極稍偏于北南極稍偏于南知蓋天以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非矣乃考亭謂嵩山是地中非天中蔡氏書傳又謂嵩高當天地之中其異同不可得而參歟至于評蓋天者以如磨左行之說周圍平轉則非而日月右行則是不知蓋天所謂左旋右行仍作周圍平轉無可從者特渾天家之言七政或謂逆天右旋或謂隨天左旋者為同為異將何去而何從歟我皇上法天行健則天垂象凡所以垂戒人君者知無不謹察灾祥所用西洋厯法日月東西及本動帶動之說與渾天舊說相符若十二重天則書傳未載揆之于古亦有互相發明者歟爾多士謹讀律令自不敢私習天文其據理家言以對

擬星野策問

問帝王欽若昊天察災祥于象緯必以分野驗之在天成象爲十二辰十二次在地成形爲十二國十二州由來相配也第周禮大司徒言分土而不言所應何次保章氏言星土辨九州之士而不言所辨何星二鄭釋經始謂各有繫屬後又詳分度數以應郡國而相配之理卒未有明言之者周得歲而王越得歲而不可伐熒惑守心而宋景穰實沈爲崇而晉侯殃歲淫玄枵禪竈知楚子之將死星見大辰梓慎知宋之將失左國之說鑿然無疑而考其方位則南北東西各不相合周宅中而何以應在南之鶡火齊衛東而何以應在北之玄枵姬魯東而何以應在西之降婁吳越南而何以應北之星紀壽星東而鄭不東大梁西而趙不西鶡無西而東北爲魏井鬼西南而西北爲秦此皆不可以理曉者後人求其說而不得羣議紛紜有謂受封之日歲星所在而國屬焉者若問以分封之有先後則其說窮有謂高辛之子主參闕伯之墟主辰以列國主祀之尚而屬焉者若問以吳越同次燕陳其分則其說

又窮此昔人之已辨者也至有指天市垣列星所屬之分而言者昔人未之辨焉今苟以其說爲然則右樞之鄭不宜隔周秦而與韓同分左樞之徐不宜先吳越齊衛而次宋竝列有謂山河兩限視天漢之升降而不係列國并謂北極天首而體與背反負山海而致差者昔人亦未之辨焉果若所云又不宜復以四方之宿并中宮軒轅分主五行之位分直五帝之墟而截然齊整是則分星分野驗其占則無可疑求其理則終無可信歟天之精氣結于中而爲地地之精氣發于天而爲星辰斷無絕不相關之理邇者上天警戒彗星所歷自翼軫至奎凡十三宿 皇上特諭臣工共爲修省若欲因象緯以祭災祥舍分野無自二三子折衷羣說以備天官之采焉

記錢塘子生三世事

錢塘子生某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暑不解衣帶每沐浴必深自蔽匿人怪之一日浴昭慶寺僧寮同學蔡生者排戶偈

視見其兩腋間肌寸許左豕右蛇豕鬣而黝蛇鱗鱗然生泣下已
乃曰此予三生業也于今猶不忘予初爲豕甚憎其生既就死極
挺刃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爲蟒蛇在巖穴下自顧猶惡時掩藏而
日苦饑百蟲啐腥附于甲立啖盡已念業益重閒日食一大禽又
念殺生無已時誓日飲水又念毒涎入水殺魚蚌悞飲人殺人慨
然曰生而害生曷不死遂引首于山曝烈日中以死見冥官曰汝
有人性重生命舍生當拔汝爲人言罷生又泣曰予未嘗以告妻
子今亦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于李九來筆之書陳子曰
輪迴果報爲浮屠家說予不樂道閱太平廣記諸書載此類甚多
亦不之信今九來親得之其友可無疑嗟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
爲人人嗜殺將不得復爲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巨公死距百
里許農家適產牛見腹下殊毛若書某公姓名眾駭語聞其子鬻
歸閉之別室以終其年予聞之巨公姻黨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爲
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往有逃于

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于請無所用人亦何
憚而不爲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
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于世道人心當書此文質之

紀唐縣孝子謝萬程事

謝孝子萬程南陽唐縣人妻李產于楚父儀爲邑庠生家故貧萬
程夫婦耕織供滌灑稱孝儀死不能斂夫婦號泣擗踊罄衣皿買
棺斂之力不能葬萬程時時目其妻泣若有言格格不吐已而語
未半又大哭李曰妾知之矣請鬻妾身以營葬于是相抱持又哭
而子俊娃生五閱月方牽母衣嘯索乳哺夫婦相顧則又大哭失
聲鄰材董官店王全者有子生七歲被寇掠棄擲道路某翁嫗撫
養爲子由是全遂無子萬程遂以李鬻爲妾得二十四金以葬李
既歸全泣告曰妾生秀才家知禮義夫以葬翁故鬻妾願全妾節
全憐之而全子向被掠者適歸 朝廷重逃人律全兄疑之恐其
累已愬于南陽郡丞張三異張廉其實令李仍歸萬程給全金如

數全不受且飲助之去吾友葉埋菴悉其事于南陽佔客欲爲謝
孝子立傳語予予喜而紀之

記楊行甫高仁禎施粥事

甲辰秋江浙罷兵還旗舟過吾邑用民夫三萬有奇當兵未過前
數日郭外上下百里邨落皆墟戶絕煙火民夫挽絳饑渴瀕死無
告獷卒復以杖扶其後血肉淋漓道途淒風雨驟至哀號聲相聞
死病常什二三橫山民楊行甫憫之倡設粥于中道而高仁禎以
荷擔之徒敝衣不掩脛罄瓶粟三斗五升盡佐釜鬻又脫鉏破柄
以給薪謂妻孥曰來日食姑再計也予聞之歎曰異哉仁禎之斗
粟固相倚爲命者也乃視妻孥不之恤皇皇焉惟他人是謀豈所
謂從井救人者乎雖然怵惕惻隱之心每發于俄頃之際仁禎以
爲吾雖無來日食猶得以荷擔之身優游而計之彼枵腹者更驅
之百十里其氣必竭而獷卒又從而迫之必至糜爛以死稍遲回
顧慮則不能有濟于人嗟乎孰謂愚民一念遂與仁人君子用心

無異哉吾見當家大族千倉萬箱者以聞出并斗粟以急人急遂
使好義之名鄉里兩細民居之是亦細民之幸也夫

記犬

吾郡南郭溥惠菴僧復明嘗言順治辛卯冬有吳興客舟過偶遺
一犬犬晝夜守故處時時引頸望饑則水飲未嘗搖尾乞憐千人
僧怪之投之食而里中人亦爭投之初有腹瀕育一入鄒氏廁再
宿一往視尋棄不復顧守故處如初歷一年又五閱月而客舟再
過遂踊躍登舟去予聞之曰異哉事一主而無二心歷十有七月
而守不變棄所生而不之顧可謂忠矣孟子語告子以人性犬性
爲別今犬能如是與人性將毋同吁人毋反遜弗若也

學文堂文集卷十六

